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兩般秋雨菴隨筆

梁紹壬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兩般秋雨  
盦隨筆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魏科等身讀書儂指數典膏盲箴乎經疾然疑訂為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真誥之編五燈珠林之冊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兩奩隨筆若干卷子受而讀之軋軋乎錦線之抽機磊磊乎星徽之溢目己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卧游之圖也一曰微辭則砭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秦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吐同穴之鵠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于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奧如羊續不誤於杖枝博如馬遷無譏於尸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散燕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儀地限僮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眾香之國薰陶盡是旃檀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語言紹矢音之遺芬文莊公集名矢音演瞥記之餘緒諫庵先生有瞥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璣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為助手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過甕牖之閒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嶽浮海之才為鑿險絕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來賢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聲逸其情暢其興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嘖嘖聞馬舍之豬聲三台峩

我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誚深鄭酷毀甚滕屠矜對鏡之青臚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  
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  
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稜等魏公之斌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  
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雙鷓鴣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焦  
卿黃夫  
人巽有聽月  
樓詩二首藐藐鳳雛少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為文人薄命之尤豔吐餘絲靈留贖字又  
為禁拔劍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為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為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  
之零章斷簡雖難倖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  
而適適然驚且走也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迺孫拜序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目錄

詠物詩

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張仙

甌北控詞

詩值五千金

秦良玉詞

二名偏稱

術堂

汀茫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泠感舊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蘭因館

豬語牛鳴

鬚換銀米

琴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姊

鼈子疊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科場對

因詩得贈

張子野

火浣布

蘇州狀元

乳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瓦刺

無題詩

趙篠珊

和尚太守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埋骨

千支戲

名士受窘

毒詭

中庸非孔門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少年詩

治變離

桴炭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禁宰大豬

羣仙液

續勝進士

朱閑泉詩

狼跋鴛鴦

李遜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韋陀

葬說

都圖鹽阜

輓對

汪彥章

高鳳卿

蚌佛

四書偶語

吳稟

徐文長

貢院對

題畫詩

潞王琴

武廟對聯

宋端宗展硯

西施詩

黃梅橋

尋常音誤

對聯

過洋樂

孔萬

曲阜孔林

青詞

堯舜禹湯所舉

亂世之臣識大體

借書

喪心語

博士待詔

尼姑

小說傳奇

鐐子

趙普

國書

滇南不知孔子

貴賤同誕

古人名作

筆端刻薄

三楊

墓樹

牡丹

簪花樓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聖諱

三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鬪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詰士詠胭脂云：南朝有并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團似富家翁。盡相窮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鳧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鈞魚，卻鈞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詩筒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鄘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鮑學博光彝云：此戴媯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鮑五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一 上海楊葉山房石印

經皆有著作。今歿後不知藁尚存否。

###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峨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禰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當此語者。

###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煙，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

其饗餐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 詩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撫事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藁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為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撒漫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 秦良玉詞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幀。上錢謝盒先生枚題金縷曲一闋。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砭天生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夔巫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畧。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妾男耳。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鬟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甯南左。軍國恨。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一

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尚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者。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魯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遷葛亮。其濫觴耳。

術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術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遂於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寔。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卧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為王。先生作詩畱之云。江夏那那未結盟。廿年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龍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為人傳誦。錄其

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堤上花枝也姓蘇。卽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卽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芊綿。情文斐疊。鐵厓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眾賞其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攜孝吳澹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激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尚餘三斛米。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為君沽酒典袈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春三月。鸞環恰似鈎。卽心鈎不轉。鈎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目雙瞽。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  
櫂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  
潮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韻音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  
野詞。請曾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  
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舊詩

姚大陞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  
西泠感舊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  
尚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幸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改碧軒。美人家近竺  
蘿村。芳蘭佩結繡經綵。杏子衫嬌潑酒痕。鬪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  
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土  
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駘瑤島鶴。蒼烟吹破嶺頭笙。西泠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  
榆柳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  
淚泣琵琶。哀豔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為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非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惜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孟云當以不惜為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泥溼棄之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為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牒八塊可為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泠坏土千古豔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為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為虎林馮氏家姬雖雜見諸家小說而衣香鬢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四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若有若無人尚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菊香且為  
 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  
 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必欲  
 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  
 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方穉韋孝廉懋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艷鄉親况有六朝人吳飛卿  
 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其詩云鄭  
 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菊礪程晴江以菊香墓為高菊礪臆說也前身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  
 瓊姬墓朱竹垞毛馳黃兩先生曾訪之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作墓誌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墨  
蘇菊香此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姓小音蔣家小妹是同鄉小音鏡  
 湖桃葉鷗盟遠女弟紫雲通會稽馬鬢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最憶橫波摹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願眉樓  
青小影此詠小青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姪女姪叢殘著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輕薄姻緣說意  
 中李笠翁意中緣傳奇以楊雲友配董香先謬論也謝逸畫圖寒翠晚謝樹有雲友及汪倫潭水夜空空嘗客汪然依然智  
 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返閩碧城壇坫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  
 雪美人相管一枝花隔湖香冢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  
 為瓊姬小玉營墓于虎阜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閣四詩典麗風華洵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  
 閨女名勝玉又名勝玉小玉夫差女亦名紫玉  
 故矣

豬語牛鳴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留鬚掌班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留偶閱尊鄉贊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旦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髯如戟因強其難鬚乃曰俗語去鬚一莖價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家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偕其夫遊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畧行其道要非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灺縷述舊情未始不淚涔涔也余聞而感焉為賦金縷曲二闋云雙泛珠江艤儘風流秦娘身樣瑩娘眉嫵生自小嫻文君技花底秋桐慣撫總羞學尋常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臨淮府鷓鴣比翼鳳鸞伍瑟瑟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闌干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尚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頰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飄泊恨不須訴剗地鶉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官宮絕華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鳥有多少花啼柳泣何況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歇飛絮影化萍葉漂流卻向明湖側恁忽忽宮移羽換珠狼翠藉舊日鞦韆尖三千拜今日鷄衣百結回兩般秋雨盒隨筆

卷一

五 上海楊葉山房石印

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接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裏感而述嗟乎始則王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為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免再則曰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為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楊妃死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為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即冉伯牛也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為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即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為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衽拜尤堪捧腹

也

陶篁村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為餽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蒼江泛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柳粟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鶼慳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珣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奔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篁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興頗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為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

接考。知首題為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勝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据撫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壁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 錢宗伯對

嘉興錢擇石侍郎。載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為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寶用之。已奇絕矣。壬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篷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櫓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 高小姊

天啟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為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啟宮詞注。

鬘子疊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見文牘中有鬘子疊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疊字。何得誤讀為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鳧鷖之說以進。曰。舊注疊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峰如門也。某公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間處作奇峰。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讒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屬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薑畦先生詩云。屬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屬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尚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

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闌闌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瘖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傲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束江通楚蜀。萬峰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眾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

莊一姓鞠。莊公顛頊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慙，未幾死。人以為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為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尚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尚書不率大夏者，則批云：大夏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是科場話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丁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襌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翁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嗷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翁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為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偏示同人。質厚且麤。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濕憎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缺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為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為衣。芝階所攜。即此是也。

###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為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向容出剔腳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撰言載一則云。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噓。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局量。

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唯噉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黑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為法。

###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著沈友。三明經。益頗尚公書。嘗為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错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為識。

###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頰。此魚獨動上齒。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偏身鱗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譬最利。故能尅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九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炷。往往漠然。人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誚。適然不顧也。一日見某部某郎。不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爾抽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鈎翰格磔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申後約。化為蝴蝶夢前身。玅鏤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蓮子苦心多。鳥因銜恨思填海。狐為生疑怕渡河。欲託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篠珊

仁和趙篠珊先生。銘湖北安陸縣知縣。以墨誤歸。一琴一鶴。頗有祖風。擔石無儲。不改其樂。嘗作小詞自遣。記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沲。有一鷺飛來。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為憫忠寺僧。饒於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枷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為僧如禿鷲。棄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游。讀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閔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頭看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擊節歎賞，以為此題絕唱也。

張旻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掩覆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曆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為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八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戌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棄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頰如磨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凌人。頰如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譏。作而言曰。頰如先生。有何開罪。卻向句奚落下官。頰如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頰。太史曰。晉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頰如慙不能答。

毒詭

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答曰。我須相報。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葛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毒詭。實侮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門書

葉書山度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偽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積。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為宰相。哲嗣為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為宰相。八座聲名。驚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省之黎庶。以共祝期頤。九旬福壽。慶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崖尚書鼎贈聯云。恩衍韋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既相。後嵇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尚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下事也。下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于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下。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鵠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羹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叙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黃璠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為殘缺。祝英臺近鶯囀序之別無添字。三臺之分兩段為三段。笛家之當移撤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即上西平。蝶戀花之即一籬金。念奴嬌之即賽天香。六醜之即箇儂。高陽臺之即慶春澤。望梅之即解連環。過秦樓之即惜餘春。雨中花之即夜行船。玉人歌之即採芳信。紅情綠意之即暗香疏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校勘不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玉番槍子一調。而數闋以後。又收李獻能春草碧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即以為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樓連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即為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仄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于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於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明中。大恒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愧高人吐屬。示寂時。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腳千峯去。不問盧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篆玉工隸字。五言白。涼話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真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際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

者曰松光。了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遊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價。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 學海堂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唱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詁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子。于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艷之致。

###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為春。陳子蕭妓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誰家娘。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暮。王母一笑天為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 索詩癡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賞休覓句詩也。人以為是失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宴西王母詩也。兩般秋雨盃隨筆。



人以為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為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為是分界。瘞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為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為是登瀛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為是破船詩。雖屬揶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為有類于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為冷雋。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詼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雞皮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為小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關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或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

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已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蓋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浮思廣雅作桴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為炭亦見筆記

姚古芬

姚古芬伊憲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階吉穎雙侍御遠吉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縭未及一年猝患痲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吐吐顧朦朧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鰥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丁冬鐵錦瑟春安子夜絃指點蓬萊山不遠只教為雨莫為煙豈關靈夢召巫醫病從一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妒女兒心地亦書癡幻成海蜃空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夢而起

不是飛龍真沒藥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騷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蕙草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毫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圻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掩抑心扉未敢通杜子卿為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忍種離支側挺叢誰奪王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匆匆讀其詩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角段沃雨盦道筆 卷一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藥轉

玉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箋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為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句換骨者。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苑。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歸臥養病也。說此奇闕。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于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砭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詼諧處意極灑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社。雖皆不稱。然後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彫琢揜其才氣。禔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余

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為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慣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蘼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辜負錫簫巷陌，已清明時過，嬾攜遊屐。只潤逼薰鑪，約畧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傍人半响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細膩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然梨花濃熱。柳嬌然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簾窳地膩。薰鑪潤逼。沈檀炷香篆，外迥飛絮。佳遊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剗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

###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鞵，乘大輜，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夫索雇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即空昇此兩鞵，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為諫議，謂上生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兩般：秋雨盪隨筆。

卷一

厲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杓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牲不許喂養。並易賣宰殺。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鬢。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啟宮詞注。

###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 朱閑泉詩

仁和朱閑泉詩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披猖。下流地豈唐靈武。偽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遊。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甓戈沈燕子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

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塔影壓春愁。冲泉追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  
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刊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  
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各路  
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蘭士太守出守甯  
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云。  
平野盡消無賴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  
樹因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樓夜泊云。雁將來候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煙。集湖上第一  
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鍊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魏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躑。蜀人楊少卿民望  
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躑。比四國而  
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  
鴛鴦之雁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  
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春戀之。余戲  
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一

十五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贈四絕云。芳草芊綿易夕陽。枇杷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釵兒夢。合讓風流李十郎。百轉歌喉一捻腰。媚香扇墜比風騷。銷魂最是雙蓮瓣。風颭蜻蜒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懸。酒酣曾否意團圓。將

新婚詞

家烏舫兄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懷茂才。玉海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闕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峰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與檀郎補就。詎諧入妙。可謂雅諳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答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闢。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題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惟來江上潮。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臯羽泣。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

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豐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綈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  
陳雲伯大令文述攝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鑄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饗虛時偏畫永。敝裘典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扎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箴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箴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茶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宋玉招魂篋箴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為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于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為大海。三角為山。為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砲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為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著。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鬪角。更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十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文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帔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於膠山絹海中。別立一幟。

###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為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蒞任。議王招降。郭率眾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 變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偈受王公禮拜。絕不為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

身章院也

堊說

青由端木國瑚著堊說二卷全以周易為經緯按文獻通攷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墓書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圖鹽阜

都圖二字音附本周禮都鄙之舊從音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某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者悉阜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音作閉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為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浙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為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屬公挽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叔先生爾準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霞韓公見而歎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彥章為南陵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啟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一

十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公寃。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尚論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人知為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為助矣。

高鳳卿

高鳳卿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楹帖云。媿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殮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裊裊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鵑太守倬。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即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眾。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為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穩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冢對云。揜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鋪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 異稟

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穀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衿也。又曾于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哲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褥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瓠白。便便經史一百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和。在陰鳴。復似雨。鸛不作。鵬下有。天池激。仙渭五字。又一行寫萬曆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 貢院對

杭人觀潮。例于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往觀。非謂江潮獨大。于是日也。阮芸臺宮保為浙江監臨。于行臺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何等風流興會。又宮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對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

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口中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為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遍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姓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韉錦作鞍嘶風嘯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解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幀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然然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 潞王琴

吾杭南關樞署為明季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曾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

###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甯改漢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儷無慚允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壯矜工力悉敵京

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為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亂諸聯。同是稗官氣太重。為後人偽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從今後走徧天涯。再休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豈敢忘杯酒綿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裏凹外凸。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毘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欲有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挲三日夕而後去之。說見陶馨之履硯履歷。既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為履硯齋圖。汪莒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嫩。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彬外舅鐵年先生胞弟也。錢唐諸生。久困棘闈。四句外以贅廢。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士賻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柬。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壬曰。我生

平觀臨松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為金科玉律可也。梅橋先生令將六旬。尚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獵金根。貽譏大雅。連螻蚱

覓。見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颶風海大風也。颶音具。漢汙積水也。漢音橫。鯨魚海魚。即石決

明也。鯨音暴。嶢嶢山峻也。音橙宏。誤。覆瓿廢紙覆瓿也。誤音滿。滑稽諧也。滑稽音骨。鞞然大笑也。鞞音

侯。鯖侯家之饌也。鯖音蒸。錯音鏤。錯音鏤。閩鄉陝州縣名也。閩音聞。老媪女老之稱也。媪音

慍。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音前。神荼鬱壘門神也。音伸。舒鬱律。暴顯露也。暴音卜。炎沴陰陽氣

亂也。沴音疾。盧灘兗州二水名也。音雷。離誤。慮虎邑名也。音盧。夷誤。祆廟胡神廟也。祆音軒。泛駕馬

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捧。糧餉軍食也。餉音去。聲。脛腩肥也。音兀。納誤。土著土人也。著音酌。水槩寒

苦也。槩音拍。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格。喫悃悃至誠也。悃音通。狡狴獅屬也。狴音酸。竣事歲事也。竣音

作俊。鄺食漢人其名也。音歷。異基。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音梭。去聲。睚眦目相忤也。音愛。蔡誤

駟僧牙人會兩家貿易者也。駟音掌。誤作。愧慙慙也。慙音忸。靚妝妝飾明嫵也。靚音情。勦勦急遽也。勦音

勦音襍。斡旋轉圜也。斡音樞。檣槍慧星也。槍音撐。鄆州地名也。鄆音孚。朱提邑名。地出銀。故曰金曰

朱提也。音殊。時誤。屏營惶恐不安也。屏音本。音醜。酒醉怒也。醜音許。孤鶩鳥孤飛也。鶩音木。秋人名也。音密。伏

金日磾漢人名也。日磾音密。低。萬俟高宋人名也。音木。其盾。萬俟。李陽冰秦人名

也水音甯誤樊於期燕人名也於音烏誤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吐谷渾夷人名也音突浴魂誤

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克寒誤角里先生漢人名也角音鹿誤逆邑名也逆音遇誤嫪毐士無行者之

稱又姓也音勞謫誤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綿繆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繆音撮格澤星名妖氣自

地屬天也音霍鐸誤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心不師心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潭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筆

經閣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螺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

西湖白雲庵月老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

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顛撲不破于忠肅公

廟對云恃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

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

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騭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

鴻濛開面目過這關方為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為

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

中人措詞質而不邪

過洋樂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二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為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為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倭衣倭帽。名曰過洋樂。

### 孔萬

陳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帛御史是也。因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璫出示朝堂。厲詞誚責。文康唯唯。此等諂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為也。

###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卜葬于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公之遽于易。精于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鳥之術者。而四方觀葬。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顧可及哉。

### 青詞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撰靈著之草。以成文。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嶰竹之簫。以協

律陽聲六陰聲六六三十二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貴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為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為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貢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亮臨終不報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兆麟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兗書後人作借書一紙孫愐唐韻紙字注云紙酒器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魚紙又作鷗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紙不知起于何時余意古人于書矜重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謀者乃設為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料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二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或有以爲言者。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剃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沿。不知何昉。

###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 小說傳奇

小說起于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鉞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 鐐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鐐子。必是盛酒漿之器。如今銚子。銚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鐐子。庖人之別名也。引軍牢字子爲證。以爲鐐字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隨隱從駕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鐐子之名。此則可爲確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

事。帝曰：吾屢顧不見僚鄰女子，名色又異，且錄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受錢，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子金事。

### 國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行而兼左施，是又一格也。

###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浼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于左，坐左，則拐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蹤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于支干並同。

### 古人名作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儲中子在文。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文公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收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駮一書。其於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詆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為必無之事。而鑿鑿言之。躍躍書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持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為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為。而乃名士為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為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餽錢一事。尤嗾嗾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叙文僖美政之故。怨讟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清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

或曰魏泰所作  
嫁名聖俞者

### 三陽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位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陽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為的對

牡丹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閭外之尊尤為眾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尚書金濂策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為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末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鏘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三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鳶繫詔而援卒不來隋煬帝木鵝繫詔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諸侯解體已久視等弁髦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例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丘軻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丘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蹠可乎

### 三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蟲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甚解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目錄

周芷卿 京官苦况

喫醋 焦烈婦

花簾詞 壽聯

秋潭二鄉先生詩

謝表

張月娟原本闕文

典試改充

聖童

圈兜信

鐵鞋嶺

趙秋舲

信

十半軟半

吳臺卿

下第制義

吳公雅諺

竹影詞人

喝火令

條幅扇頭詩

長十八

李後主詞

沈去矜卷子

短錢

姪

達詩

集句

蜘蛛

破題

阮大鍼祭文

頻羅庵挽壽聯

中書詩

供春

御舟

白撞雨

珊瑚樹

岳王詩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武陵孃子

梅龕詩佛

命

莫如用猛

分茅硃

紅豆

木龍血

王廉訪輓聯

壽星

毛西河

同年嫂

尚綱堂詩

盧費對

穀城詩

賀知章

落英

嫁

么字

商燈

任邱邊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賽鷓鴣

詠史詩

腋氣

于廟祈夢

門對

單傳句

袁趙蔣

架袋繡龍

八斗萬斛

一典兩用

赤子

鼻天子陵

僧誦中庸

藩臬

岳王論

乾阿奶

跳行

添註塗改

吳澹川

見過亭

彭文勤試題

食量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彌勒對

戲名對

悼亡詞

軟金杯

二蘇

閻典史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梁文康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銅盤

文信國綠端蟬腹

品酒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陣亡疏語

太誓

二我

玉鬮

搖俗

鬼輕巡檢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疊字詩

財色

湯武

識遺論相

彭生鐵杖

薛能

蘇文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春秋人物

常平

而已

壽王妃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妻椅妾

畢趙  
詩禍

宗室詩詞

仁義

食其

儒作禪語

佛

拘泥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	--	--	--	--	--	--	--	--	--	--	--	--	--	--	--	--	--	--	--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周芷卿

周芷卿，頤慶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賦《西冷惆悵詞》，而屬余為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門，碧漢紅牆，半天隔路，采靡蕪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也。芷卿茂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偶游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緣，油壁青驄，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西北牽牛，郎非河鼓，擁雙檝于十三灣下，桃葉難迎，恨一枝于五百年前，蓮花未蒂，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作鴛鴦，繡上雙函之枕，思為蝴蝶，飛來百褶之裙，于是雪絳緘愁，雲藍織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空際華嚴，彈成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梅子黃時，碧紗廚黯黯，魂銷桐花白後，幾家簾閣，偏傳絕妙之詞，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珊，翦來半幅秋江，有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所美，宓妃留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為雲，宋玉荒唐之賦，信瑯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君意纏綿，予懷根觸，吳宮花草，平原十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留鴻爪，遂縛蠶絲，迨思椒壁紅時，棗簾綠處，釵頭贈玉，約指留金，圖白傅于屏風，畫放翁于團扇，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尚憐昔日風姿，枇杷樹底，令者空憶舊時月色，楊柳梢頭，僕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卿須憐我，莫吹宛轉之簫，芷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盪氣，不永其志，惜哉。歿後詩藁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中有句云：刻意

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孀獨好  
同游。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子娘。以南村諸揚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  
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粲花妙舌也。

### 京官苦况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貨質。偶閱宋稗類  
鈔。章伯鎮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  
風自古已然矣。

### 喫醋

浙江轉運張誅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  
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  
笑而善遣之。

###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焦氏。陸好呼盧蕩其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  
章。投繯死。鄰族鳴于官。題請旌表。得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鶉衣冷  
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為戒。

###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  
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  
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遍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  
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墜那堪  
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  
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卻繡幃推卧河傳云春唾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  
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  
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朶紅怪得黃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疏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櫺倦倚  
重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釵頭綴玉蟲柳梢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  
捲幾摺闌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是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  
沒處尋他如夢令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伫延伫含  
笑回他不許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騷長  
曲一套因繪為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為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  
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並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長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于頌揚得體。而難于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儷句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于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為吳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為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冲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蛉。題采芝圖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來自如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禎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見。二鄉先生文游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歿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牘句。如天地多情猶如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霽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蝸蝓依然瘦。嬾似蜒蚰總不肥。不雨云。雷聲請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上忽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覩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曾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即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蘭生雍正

壬子。以安徽學政。即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彥陸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翦。剪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于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紙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未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人于此掘得一石。曰楊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為海昌查伊璜考廉別墅。即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厓嶺山麓。相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煞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叩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尚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雨般秋雨。盃盃隨筆。



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曉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堞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為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 趙秋舲

仁和趙秋舲慶熈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棱。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于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祖篠山太令。銘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金陵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祖家傳感孝陵。孫作縹流祖還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所聘室卒。作續離騷招魂哭之詞。青悲豔末題浣溪沙闕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啼。鷓鴣。樓外夕陽一酒旗。陽花不住飛。蘇幕遮云。玉闌干。金屈戌。簾外長廊。廊響弓弓屨。鬢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鬆。笙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艷。楊柳小于人。便解留船住。歌聲過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又虞永興帖。

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顯德松園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于提學大興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為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乩鸞。叩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瘳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輓聯云。天道竟何知。不許阿姪留李賀。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為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厄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鞞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為笑。憶

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喟生明經來為余述之

吳公雅諺

金棕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誚其過侈類于齷商不以廣文首藉者興化諭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吳名達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敬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着個人兩字杭堇浦太史呼為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闋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揩聞道香泥舊選重印鳳頭鞵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旖旎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浣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為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翦齊如絲春雨溼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鞵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為姑蘇程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鬢小女玉娟娟。自捲紗簾出帳前。忽然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為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于在位之日。不當責之于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為有情。對宗社。揮為乏味也。此與宋荅塘譏白香山詩。諛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允為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黍禾荒後。廢微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臍刁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葉步步嬌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棹。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悽。對篷窗。寫出傷心調。折桂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閒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苔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

條海國游遊。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免水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天涯眼見黃塵

掃。你浮生夢醒黃梁覺。你閒身許作黃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想當

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艣雙枝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

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攬。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麼焦。更

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麼號。贏得箇西臺哭謝翱。饒僥留幾幅殘箋兼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誦。心

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

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輶。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帳貞松自彫。歎芳蘭自熬。只賸得梅邊一集

殿南軒。好園林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

沽美酒。喜裝籤玉共瑤。喜裝籤玉共瑤。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

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

風淒月寥。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弔。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

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晉時似已有之。印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舅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為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娶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挂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藉。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颺零在異鄉。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罰一杯。雖同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鈔。救百姓。小夫人以兩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知所往。詰且于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臙色灰。圍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蜘蛛絲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蛛絲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實賣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鍼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鍼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為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為知己哉孔融博文彊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忘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于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臚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于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為米錄則恩怨親讐與眾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豎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為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于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譚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為玩弄及竄鳩茲公曰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唐無論自比宰嚭作讖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穢公等讒邪

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藁本。以國為戲。于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鉤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然。而賢姦竝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即譏其返正之無術。故死于公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雖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雖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于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毒螫。及悔為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尚同方合志。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補過蓋愆。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竝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為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智能保首領于生前。不能全軀于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于以知公之意。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為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為公淺之人。議公彘。余為公厚之人。議公巧。于為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正坐此病。九原有知。當亦以為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庚午闈後。有人以闈義質公爪牙。君見評閱。當座叱之。其人忿而謁公。借君為質。公于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涓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目矣。夫士脾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視余。昔秦檜胡安國。始末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甚嚴。檜雖心恨。未



至于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予即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相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倔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為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為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綢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文甚長，節錄之。此文嬉笑甚于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頻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文，卒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館，没于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哀，心傷荆樹一齊摧。挽家文定公時，冲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藏書，卅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騎箕，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葭葦。挽姑丈張藻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泓夫人。孝思盡宦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幾人入座，哭春風。挽莊對樵師。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林文苑竝傳人。挽錢籀石侍，上書房致仕。帝界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風節，媿關西。挽藍素亭河督。萬里兜啼，此日愁攀賢令轍，卅年老淚隔江空，盼少微星。挽陶篁村時，令子官黔。名在千秋，服鄭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錢竹汀宮詹。畫裡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山中獻蓋，前塵誰證，衲禪師。挽明中和，尚余畫過去僧像師。為補衲，又師與先君同在詩社，絕筆詩成，寫照鬢

仙明月清風人已遠平生墨妙辦香冰叟虹樓瀛海世爭傳挽孔谷園殁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

樓谷園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書也竹萎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儔挽佛齋師次句海邦至

竟思賢宰湖社從今感寓公挽華秋棧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灑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挽許表

月八日卒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挽家春涼二兄天際綠衣榮右宸手中色綫補垂

裳壽曹司農今堂八十螭坳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壽程中堂八十以萬八座起居令子宮袍慈母

綫重閣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十八吳年伯母八十壽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

團扇還山官府即神仙壽王述甲子從頭開上壽神仙自古有曾孫壽許小范六十東方先生善諧

諺南極老人應壽昌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為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尚可得供春則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陶錄以為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為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雨般秋雨盒隨筆 卷二 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乙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為擁便見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絙百丈不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十環之若典守者然

### 岳王詩

向閱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寥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學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三峯每一石鐫諸生一人姓名即其所獻也

### 武陵孃子

常德蠡山廟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孃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高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合為八字遂以為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維屏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為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于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內高營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為江南仲柘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東莞之俗好勇鬪狠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棗強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不知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砮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砮。砮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砮。蓋學署初為都指揮府。今官廢而砮猶存。土人尚以都司衛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曾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溟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閘名應宿閘。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于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閘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稟郡守。自投于水而閘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閘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使。一城之官。處分殆徧。廉使王公惟恂。以無術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身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閔也。蔡生甫學士之友。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一。沒則為神。

壽星

臨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叙年四十九歲。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十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免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為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檝。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陽。曾與者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為書坊對云。身歷四朝。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耆英。趙來謝時。自江干擎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係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為人短小無鬚鬢。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于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為詳請旌。蒙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啜過人。顧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勤諸石。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如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懶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為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話之。蓋五官竝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并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

尚絅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副館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尚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到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濯名花延井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

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鉤。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于磨。騰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唐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缺鼎便成仙。廢堦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 盧費對

周蓮塘大司空。北基。堯。盧南石少宰。蔭溥代之。費西雖京兆。錫章往弔于周。一哭而殂。京師為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雖。屬對工絕。

### 穀城詩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蓑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悵悵漁洋句。漫猜看江穀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滕縣花偏為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遍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特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為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闐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梯子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眾於瑣闥外作鬧。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為始。意落英為始開之花。其說甚新。然以上句墜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為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于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甯。錢起詩。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則歸甯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主失于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為仕也。

厶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厶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厶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厶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于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于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闈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穆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蓋自矜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遂巡曰某乃曲阜孔子是孝廉大慚

賽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賽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巖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歙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閔蓮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為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詠周公廟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

宋君臣自謂竅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粵人為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娑媚而微愠羶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幘錄唐詩云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為璿璣玉衡賦恍惚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玉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恩訖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竝鋪而卧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竝卧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竝卧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教增金陵人節鉞閩浙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于杭城之三撥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 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 予告而先生已

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于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聖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戍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歷城書院故也。

###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學博。縱以古人獨傳名句為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並命飲酒。眾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並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于是眾乃心服。以次受罰。

###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苔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璫。又辦香表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松。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稚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為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 袈裟繡龍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勔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于肩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摘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為法

###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北濛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為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為有據

### 鼻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大戎患募得大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大名槃弧入

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為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皇曰。鎡。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始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令明明曰。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為此臆說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曰。鼻之為言始也。盤古始為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零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壽。始興原屬荊州。毋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鄩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蠻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搢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為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賸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綿延。可有子孫尚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犬戎。絲竹居然聞魯壁。全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本文至。並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

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返將消之玉弩，為敵報讐。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乾阿奶

俗呼乾孃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擡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擡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于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

諱宰相諱王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 吳澹川

馮李吳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冲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鯉魚潭晚憇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劍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闈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倚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兜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蓬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為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

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二

五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于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琅琊。肄業童云。館于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眾。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處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于為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年。剡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

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蓬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檢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禁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乃其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免的聲音孃慣聽。如何孃不謦。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贓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為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飡。今混稱饕飡曰口饒。爾雅翼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今混稱婚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 彌勒對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十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為告眾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為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鶯醜風箏對嚇癡八義。盜甲雁翎對闕丁桃花。訪

素紅禁對拷紅西廂。扶頭繡襦對切脚翡翠。開眼荆釵對拔眉鸞釵。折柳紫釵對采蓮浣紗。麻地白兔

對蘆林躍鯉。教歌繡襦對題曲療妒。春店萬里對秋江玉簪。哭像長生對描容琵琶。敗金精忠對

埋玉長生。三擋麒麟對七擒三國。逼試琵琶對勸妝占花。打虎義俠對罵雞白兔。看襪長生對哭鞵

荆釵鐵冠對斬貂三國。亂箭鐵冠對單刀三國。拜冬荆釵對賞夏琵琶。告雁牧羊對喉琴八義

思飯金鎖對借茶水滸。斬竈金鎖對刺梁漁家。投井金印對跳牆西廂。送米躍鯉對拾柴綠樓。相面

宵光對審頭。一棒醒妓醉茗對規。如琵琶盜令翡翠對偷詩玉簪。飯店尋親對酒樓翠屏。北樵欄柯

對西諜邯鄲。落院繡襦對借廂西廂。小妹子時劇對胖姑兒慈悲。開天宮對遊地府。安天醉易放易鳴鳳

對相梁刺梁。漁家大宴小宴連環對前親後親。風箏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達與余為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醅醲。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君請于朝。願就學正末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亦可想其襟懷之沖淡矣。長于制義。尤精算學。

閒作小詞極細意。尉貼記其祝英臺近悼亡詞一闋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隄。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爭忍見翠圍紅舞。漫延伫。猶記雙袖。凭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烟零雨。清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矣。

###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為之。可與碧筩杯作對。

###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 閩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閩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我朝賜諡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都湘帆同年。嚙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為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蒂則花自落。乃專攻花家壘。城遂破。白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閣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施。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黏上竹。不如歸去鳥投林。道中和賈蘭皋云。平沙盡處盤孤鶻。遠樹濃邊見一城。

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孃。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昂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昂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玉顏當日覩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于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南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于石鼈村。四月十七日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象樞有庸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

其味冲。其為用也可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為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不潔。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髫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中歸。誤仆于地。父遲庵掖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于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才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 河南村狗

廣郡蜜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遂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鄉賢祠。

###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 宣德銅盤

曾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蜨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十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文信國錄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臯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蕢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莢宏骨。款識臯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于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為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于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憇雲林寺。次日獨游弋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畧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眾。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浚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于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甌。歸而飲于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尚也。于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

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壘歿後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汙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發始之所存止及壘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香透腦膠錫琰底其濃厚有過于發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達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真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鎮祁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亦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曾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說以為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兩般秋雨盦隨筆



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釀。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穡。不肯效為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于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飯。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為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意以為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為利息。甚至取其種之大害于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蔽精力。耗財用。大半溺于所嗜。視其為用。與菽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于高文典冊。前此未之有也。

###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將士疏畧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真摯。九原應有感激涕零之意。

太誓

尚書太誓。泰言大也。或曰伐高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太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為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髑髏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為玉。急為揜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為玉。金石不能傷也。刺客大怖而退。則其說亦可有證。

狻俗

狻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于路口。曰插青。人無敢繼入者。其交也。銜弩裸體遺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短狐。

鬼輕巡檢

先君宰始興。曰清化司巡檢蔡君洗。凡廷棟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

廣穎豐頤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又健于談。懸河一開沛然莫禦。但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始天起怪風。民間七隻醬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處。道理分寸不差。累黍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述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亦累累然。從未有為鬼所敗者。方談此時。摹形繪色。數腳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方談。余戲之云。君為鬼所輕矣。待明年升轉一階。必來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繙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于主簿署。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班直者為巡檢。初到任。簿招與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于巡檢身後。因引手捽之。而鬼仆于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脫。其家以為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曉寂然。啟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麤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笑。闕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

###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于一錢而極于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備轂。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鶴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為貓。武為鼠。啗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窮龍妃。可為的對。俗言貓為虎窮言。虎事事肖貓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彎彎月子照當頭。翦翦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檣鳥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挂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焦兩點鬪嬋娟。彼也投瓊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卧冷袁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蓬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蕉葉拚教醉鷓頭。梅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張觸關山萬里愁。鶴太禰。襠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粲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牧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為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恕詞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燾以為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十七年間。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鐵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宋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卧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貶詞矣。

###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于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于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于城社之神。本輕蔑矣。況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必不願也。故封自以至聖先師。最為允當。

###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為中賢。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為亞聖。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婁。子家。蠆。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物。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祈奚。魏絳。秦伯里奚。楚沈尹筮。宋公子目夷。鄭子皮。魯季友。仲孫蔑。衛石碚。公叔發。

晉荀瑩諸人亦皆後先競秀不可沒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周官所言。即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俞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為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鑄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見侯鯖錄。及閱稗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撫其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短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于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蹭蹬于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敘事。俱未道及。蓋為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殿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

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啟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推沮。魂亡魄喪。影迹滅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諛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人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椅妾

清波雜志。太學生呂榮義為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椅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篙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為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著飛馬。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謀逆伏誅。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二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諺所謂口頭讖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闕蚶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宮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酣豢富貴其衰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溼之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深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約因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為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為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傳奕韓退之以為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于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  
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教器之作。句亦  
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于教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  
集。版教與陳俱得罪。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輒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京若  
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于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  
興。起于楊惲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于空梁落燕  
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  
講孟子。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  
于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  
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  
祭酒。聖人之于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  
著。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公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為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麀糞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則是日歡慶。即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已。

雨般秋雨盦隨筆卷三目錄

黃孝子

屈戌

趙南星硯

李西齋

祭文

池塘生春草

勝朝奢靡

紈袴

詩傍門戶

在璞堂老人

京師梨園

銀杯

理學偏僻

青躬道人

仔

碧城仙館詩

頻羅庵主

作詩取法

枕代頭

張詡庵

懲矯

痘疹

侮聖非賢

荆釵記祭文

青芙蓉閣詩

丞相衙衙

漱玉斷腸詞

背蘇州

拍曲几

密薔薇

補子

病詩輓聯

萬支

端午

顧受笙

南梁北孔

盧溝橋

陳眉公

墨派濫調

詩求新異

崔紅葉

老先生

五官並用

閨秀

謝道韞

柳如是

黃子未

蕉葉

絕唱

乩示闈題

洋錢

恥認祖宗

詆毀東坡

海忠介

老少同榜

黃石齋斷碑硯

集虛

酒樹糖樹

瓶水齋詩

梧桐

子同生

閨秀詩

詼諧本色

宋玉

小救駕

蘇芷香

十些

葛秋生

致趙秋舲書

祈夢

麻蛋燒豬

鈔法

哲那環

字音假借

象牙

釣臺詩

絕人太甚

割裂題

詩學太白

荆軻詩

異物

武成

青州從事

物性

武人口吻

巖牆

騙

諸葛鍋

龜魚佩

威德入人心

曲詞取士

紙月

虛字入詩

胡旦

詩用俗稱呼

疊句單傳

享國之久

晝寢

校人

下官

辨名非字

易安詞

闕門踰閭

汗青殺青

小縣少古蹟

急語成話柄

短小人詞

名姓在五十筆外

毒藥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錢唐梁紹壬應來南纂

黃孝子

仁和黃小松司馬易尊人松石處士樹穀孝子也父歿于保定處士走數千里玉骨以歸沙石穿麻  
屨血痕縷縷有負骸圖詩云負骸孤走保陽城日日愁霖淚雨傾只有父魂兇命在夜來同宿畫同  
行其先人官少參者人呼黃佛兒處士詩云為展松楸到梵村墓門華表百年存白頭老嫗遙相指  
黃佛兒家七世孫處士工鐵筆小松司馬繼其學

屈戌

窗門之鈎舊名屈戌程十然文曰戌字當作戌字戌有守義屈戌者屈鐵以為守也趙秋舫同年云  
尤西堂詞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韻則訓戌為戌前人已久之矣

趙南星硯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忠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此時  
拜疏揭大闢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劾璫疏蓋用此硯也

李西齋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為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篷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  
口矣詩不常作然閒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錫逃於麴蘖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  
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峰朱閑泉徐西澗登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受夕陽遲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綠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穀人祭酒云廿年宦橐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篋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呈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昶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岡蹟已陳蘭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西冷又見西齋出始信風騷在逸民其為前輩推許如此

### 祭文

祭文之簡古者宋李觀祭歐陽太夫人文云孟軻亞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陸放翁祭朱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鬢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趙介如祭賈似道文云嗚乎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吳丞相先生死閔死于虎臣哀哉尚饗明武宗祭新閣老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哀哉尚饗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領掃墓先伯祖諫庵公在湖舫述示且訓之云聞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千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為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 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

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為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弇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對空牀。衾枕昧節倭。乃其根也。寧幃暫窺明。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卧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侯變。今日變鳴禽。是侯將改也。夫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 勝朝奢靡

嚴分宜父子擅權。賄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綜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閹寺之貪婪。更百倍于宰執。累朝剝削。末造之貧。兆于此矣。恭讀 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資。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 紈袴

晉帝見歉歲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遼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不食乾腊。千古庸闇。如出一轍。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也。紈袴不辨菽麥。往往如此。



詩傍門戶

吳脩齡園鑪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文公。闡壁葺廡。庶堊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虛誕。然後入門戶者。可以戒矣。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攜文二首。一為吳頡雲修撰。其一則芍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敬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今則孫階之蘭玉森森矣。余為夫人之再從彌甥。幼時得侍警效。言論揮霍。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評者以為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云。嗚鳥猶呼奈何帝。今人尚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想見矣。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之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過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爭妍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

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處，閒居無事，時復觀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即三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以檜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既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為小錄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裏，題其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黎園錄，而屬余為之序云。首善繁華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涼州，既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上珠簾，裙履三千，幾箇偷來鐵笛，固已猜疑長樂，彷彿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愛當定子之筵，履顧周郎之曲，衫裳個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日，令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秀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菲無遺，存花有素，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不行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聲選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嗔，可歌可泣，于是按圖集錦，照譜徵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羣仙簇綵，大羅自有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隸梨園，難歸菊部，爰已同于割玉，情匪類于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變調，仰天撫缶，但唱鳴鳴，市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檜下概比，鄭聲，凡此旁搜，俱不贅列，願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離鶯乳燕之名，采豔金臺，不書董袖鄂香，兩般秋雨盦隨筆

之事。豈知酒闌燈燭。茶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迴殊乎崔灑。使僅闌凭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挂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娛耳之資。不敘銷魂之事云爾。

### 銀杯

孫兩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名號爵里于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荃。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薰。直隸清苑人。次王吳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湄。嘉慶山西代州人。次張孰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予。順天大興人。次朱即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蘊。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 理學偏僻

王荆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通鑑為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能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嬾。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小于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女曰顛門仔。呼  
紈袴曰阿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經注云。鸞童卅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為罵詈之  
詞。與羔子蹠子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艷之詞。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  
句云。七十死央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余幼時酷愛誦之。

頻羅庵主

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舟學士。因自號頻羅庵主。公性淡榮利。且自  
以鯁介不諧于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登迎  
駕次。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向山先生與公  
同列。退而詭謂公曰。頃。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以。恩重不得乞  
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對君慙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  
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顧。即日出都。家居賦答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蕪。壯不如人况老  
乎。苦筍硬差良有願。葫蘆依樣已難摹。休言報。國文章在。只合投閒草木俱。物不答施天地大。始  
節慚負是頑軀。北望。君門首重回。一門三世荷。栽培。臣心不似菘菘草。天意須憐擁腫材。絮已  
兩般秋雨。金盞隨筆

卷三

四 上海場葉山房石印

沾泥飛不起。豆和灰冷爆難開。他生願作銜環雀。再上觚棱高處來。公平居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內。不喜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為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于門。以謝客。故自述詩有云。老夫自祝飛光酒。一具桐棺萬楮錢。道其實也。嘉慶十六年冬。公患髮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烟雲開瘴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因自號新吾長翁。九十誕辰。張岐山問萊壽聯云。人近百年猶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孫。人賞其工。公配汪恭人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靳此。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公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刻行狀。同里眾紳士輓聯云。采殿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猶傳大手筆。明湖思俎豆。九十載清風僧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矜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 作詩取法

駕部許周生先生嘗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聞之先輩云。凡押啞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其人必夷。亦是名論。

###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卧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止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

魏闈大索不得遂秘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顧也此事甚新見始甯陳氏秋曹日錄

張訥庵

張訥庵又姓韓甘肅人狀貌修偉奮力絕人遨遊江浙間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無嫌從善飲啖斗酒盡肩未嘗告飽蔬菜脫粟未嘗苦飢所識多兩江知名士與之談述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則某年奉某○上諭行某事某官治某省捐益某政元元本本緞鉅靡遺尤好談兵酒酣以往言年岳西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曰家有老母年逾九十書來趣歸行有日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跡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批根者願及未填溝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尚存否也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跋以清貧辭師賜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痘疹

痘疹李時珍以為始于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見清源牧時面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尚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姑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則竟詠面

麻矣。

侮聖非賢

王莽處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莽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于予。溲豆其如予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為兩箇姓。王人蕪惱。又宋濤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為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宣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為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為妾巷不經之談無疑。

青芙蓉閣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鉉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寬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問道何年歸白壁。游仙有客夢黃梁。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興無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鑿寺人詩。

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家法寡恩多。宏詞肅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丞相衙

京師繩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嚴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為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祖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鑒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軒敞。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窖。甃以青磚。局以石戶。嚴關鐵牡。啟之深邃不可測。蓋當日藏弄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攸秉軸。賄賂充斥。有暮夜當緣者。往往於地中納約理。或然歟。

漱玉斷腸詞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請。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譏。後人力辨。易安無此事。漱真無此詞。此不過為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闕。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簞錢一事。今古嘵嘵。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甯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背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髻。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頗雅而謔。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鬢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薑。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三



輕梳罷。留與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風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摹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拍曲八

盧代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昉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為跋識數語。歸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婢。青衫溼三種。今其藁猶存黃氏。蓋先生為文信相國孫婿也。

密蓄薇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為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蓄薇。其名色甚新。

補子

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汪韓門綴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無史。稱宮眷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葫蘆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毒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則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為之者。至李闖制補服。以雲為品。一品一雲。九品九雲。偽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病詩輓聯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閱鑑止水齋無此二句。蓋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歿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矣。

### 荔支

余向慕嶺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尚未實也。偶於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談及之。先生曰。子母然。荔支于北不如葡萄。于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語。真定評也。因為詩紀其事。中有句云。勝來西域纔為婢。賣到南村合是奴。

###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令言初五也。

### 顧受笙

嘉善程上舍亭治困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樂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憮然。人猶無恙也。若我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闈。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于號舍。余作輓聯云。矮屋痛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驚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間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令弟星符以兩般秋雨盃隨筆。

其遺稿一冊屬余點定。畧摘一二以存豹斑。昴星符益生兩弟云。憶到從前悔浪遊。韶華渾似水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邊月苦。十年應念舊臺幽。衣單我亦悲秋冷。各有傷心莫倚樓。蓋受筌與星符同母。時萱堂已去世十年。而益生尊人渚茶先生。方謫戍烏魯木齊也。沈摯之語。讀之酸鼻。其他斷句如青浦舟中云。和風皺野水。破網熨斜曛。旅感云。讀史不多休弔古。學詩雖好易傷時。即事云。臧枝小鳥間關語。破浪老漁撥刺鳴。方美梅太守招賞牡丹。即席用吳毅人祭酒水繪園看牡丹韻。兼懷令兄蓮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意玉關人。皆可誦也。

###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涑刻玉虹樓鑒真帖數十卷。先生之書。辦香天瓶居士。○高廟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嶽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令人以南梁為山舟學士誤矣。

### 盧溝橋

關之為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為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黃閣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比至橋。剛辰巳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別賜。贈以青蚨四百片。行進彰義門。已交未正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

方睽睽雞既鳴。膏車秣馬重前征。行行三里復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橫。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憑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車陳其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瓜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褚中安有晉知瑩。問我南來何積蓄。才如八斗愁萬斛。書數十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如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莫嗤。我上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并無鶴。我向袁江三躑躅。未聞餽贖嗟垂橐。千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喫粥。今日春明襪被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黃墟邊。明知未足飽欲壑。聊以餘潤分書田。吏前晚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攜。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槁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鞭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烏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荏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擬祭詩書充

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謹而虛矣。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即以墨卷為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弼中彪外者也。

詩求新異

某作詩力求新異。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撻平王。語奇而殊無理。此與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何異。又有句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風趣差勝。

崔紅葉

昔有崔黃葉。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觀察次子瘦生。如夢令紅葉詞云。為愛吳江晚景。渡口斜陽相映。點水似桃花。無數游魚。錯認風定。風定。一樣落紅堆徑。洪穉存太史呼為崔紅葉。可與陳簾鉤。廷慶鮑夕陽以文並傳。

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幹臣中丞桂楨奏請改教回籍。按弇州觚不觚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渠似亦不為無。

本

五官並用

崑山朱厚章字以載沈歸愚尚書親見其令二人各操紙筆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長律而手自書孝子傳序與長律皆工所書傳無一脫誤殆五官並用人也以鴻博徵惜未試而卒

閨秀

昔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然今之閨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語云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于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雖刻酷而亦有理願以告玉臺之治詩者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棲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矣

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楊見鈕玉樵觚觿又別號影憐見珊瑚網

黃子未

黃子未若濟嘉善人潮州太守霽青先生之胞弟也不求仕進專事謳吟與頻伽郭先生昆季相友

善著百藥山房詩稿。夏日漫興云。新僮馴習如調鶴。舊稿安排似補琴。秋日遊徐氏池亭云。柳如寫影。欹池面。鶴似閒吟步徑中。社日云。客都別去花為伴。春到濃時草亦香。夏夜云。桃笙久卧如冰滑。紈扇新題有墨香。晨起云。荷葉兩枝搖水鴨。桐花一樹鬧山蜂。草閣云。溪邊雲隔前村雨。樹杪帆飛別浦潮。信江書院題壁云。雨足一江春水碧。風甜十里菜花黃。湖樓小飲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陽積老宿。半隄疏柳畫秋孃。皆精鍊可法。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恒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麈。僕必僂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誠之曰。座中皆士大夫。汝臧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輒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并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辨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偏索羣芳譜。輪囷葉數蓮。誰還能撫取。開囊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任由夕烹于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氣。因指畫客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絕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無人。商寶意先生令愛詠苔詩也。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孫秀芬詠夕陽詩也。可為二題絕唱。

凡示闈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闌題叩札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河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 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銀。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尙其像于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倉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取認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謨。一派出京下。京下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為君謨後。猶今無錫秦氏的係會之之後。然無不詭為淮海裔孫也。英雄之名。雖子孫亦避忌之。可畏哉。

### 詆毀東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秦觀李薦。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醜詆如此。抑何忍也。



海忠介

忠介無子。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慈孫。皆公孫也。將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撒其文而去。按網鑑輯畧。天啟元年。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則公有子矣。鈕玉樵。鮒。贖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遂得上天。則公有孫矣。疑族人為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謝立山。啟祚。高要諸生。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賜翰林院檢討。秋闈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好。好速。恒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二歲。相國朱公珪以聞。詔加編修。賜壽寓昌文廡。時人榮之。是科番禺劉樸石先生彬華。年十五。老少一榜同登。至今傳為佳話。

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方伯。于廣陵市上得一硯。係坡公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書來乞詩。一行曰。尾書溪藤。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銘曰。身可汗。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為八分書。

集虛

鄉城聚眾貿易之處。北人曰集。從其聚而言之也。南人曰虛。指其散而言之也。宛邱有地名義神實。羅莘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

###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幹。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錫。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

### 瓶水齋詩

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吳。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從峨嵋山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父翼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迂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瀟太史。秀水王仲瞿孝廉。相友善。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三君詠以贈之。著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生跋其詩云。開選如鑿山破。下語如鐵鑄成。無一語不受。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歷。能于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為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為最。如破被篇。張公石任城太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霍霍雙鷹眼。紅踏荒荒四馬蹏。曲阜拜聖人林下。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云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彀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熱帝衣青。卧龍岡云。兩表涕零前出塞。一公安樂老稱藩。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旣拖鄧艾來。皋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瞿經解各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死央多識字。只留鱗豕與驅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羸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琴陽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浦。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兔悔嫦娥。諸聯憂憂獨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 梧桐

江西峽江縣有筍山某姓別業在焉。樹木茂密。中有梧桐一株。尤翹出林表。夏月人每納涼其下。一日為迅雷所拔。根底有錫十餘觔。清泉一窪。澄澈如鏡。解其木中成雷天大壯卦象。點畫分明。片片無異亦一奇也。

### 子同生

偶見有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齋。齋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心思頗曲折。惜乎有傷忠厚。案桓公六年。經書九月。子卯子同生。穀梁傳曰。志疑也。朱子駁之曰。聖人一筆一削。堂堂正正。豈有

以曖昧之事。疑其君父者。其說是也。然愚謂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于莊公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竟成姦。恐後之讀史者。或有嬴呂之嫌。故特于十八年。夫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曰子同生。以明其的係吾君之子。故曰志疑者非以傳疑也。乃以釋疑也。詩曰展我甥兮。春秋曰子同生。皆別嫌明微之要旨也。

閨秀詩

嘉興徐簡字文游。吳于庭副室也。詩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徧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立意甚新。無人道過。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于史學。翁嘗撫而語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嬙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山陰祁忠愍公女德蒞字湘君。臨鏡詩云。一匝秋水寒無影。十樣春山淡有痕。丰神綽約。齒頰生香。姊德淵德瓊並能詩。忠愍家子弟美丰儀。故其時有祁門男子盡佳人。婦女皆才子之目。

詼諧本色

詼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即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宋玉

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紀載之缺

小救駕

唐東始興民俗剽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錐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匕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駕事雖悖而號則甚新

蘇芷香

蘇芷香校書吳門人貌娟秀而性極孤冷流寓于杭之西湖李小牧茂才丙頤春戀之令弟聽松茂才寅為畫梅花便面題一絕云西泠曲港斷橋邊冷抱烟霞不計年指點孤山三百樹此花曾受小青憐語極痛峭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二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葛秋生

葛秋生慶曾仁和諸生人極醜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顧久躡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淮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于家四壁相如遺稿率多散佚猶記其早秋即事二絕云磁缸雨過小盤蝸圓蕊微黃葉半遮道是今年澹湖後漁人都賣水芙蓉花曙風吹影墮殘缸亂貼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

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絕。秋生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余為賦。買陂塘詞一闋。同年趙子秋舫題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詞

云。新水莽天涯。何處挂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橋。今日个。纔畫出

停雲稿。步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硯也。金蘭薄。訂交硯北花南。

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換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折桂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

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廂風塵懊悔。那壁廂書札迢迢。故人兒。幾箇雲霄。幾

箇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江兒吳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採束

琴書。試鼓迴波權。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的杼下流黃。博得箇萱花微笑。雁兒再

休提蹟名場。劍氣消。說甚麼困寒氈。心緒稿。你看有的是痛黃壚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

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漿

好。寒宵擁紅鑪。合座邀。僥僥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叉手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寂寥。

此江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歎生成。蕙泣蘭嗥。

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熬我一銜秋雨續離騷。園林盼魚書。長江路。憶朋儕。離魂暗消。依

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醕醪。重識面。贈瓊瑤。沽美望橫河水一條。望橫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了卯。

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沒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別恨。畫裏勾消。索舊雨

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呵。劈名箋。烏闌自鈔。熱名香。銀鑪自燒。這圖兒。須索自收藏好。尾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今不恨知音少。拚箇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簾花開透了。

致趙秋舫書

附來書

余戊子春至粵。是歲冬忽患咯血症。幸而無恙。次年春間故鄉戚友喧傳余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死。秋舫聞之。為位而哭。遲之又久。始知其訛。因以書來示余。余報書云。秋舫同年足下。僕以伯倫嗜酒之身。忽得長吉嘔血之疾。空江冷暑。一病經年。意將物化蠻邦。長與故人生死辭矣。乃春蠶未死。尚許牽絲。而秋雁遙來。欣逢剖素。注存而外。兼述異聞。猥以春來王粲之不歸。訛傳海外東坡之已死。風言影語。莫識來因。一介鮪生。何忌何惜。夫彭殤等視。顏蹠不齊。達者觀之。詎有欣畏。所可喜者良朋愛我。痛哭湖山。較之生索輓歌。壽陳樽具者。更饒風趣。知交之涕淚。榮于流俗之揄揚多矣。微之垂死。病中得讀香山筆札。如投靈藥。如賜神鍼。大夫七發之筆。痼疾全除。記室一檄之文。頭風頓愈。生死肉骨。肺膈銘之。往歲長安之行。僕非游倦。顧瞻時勢。進取良難。厥有數端。請陳其略。夫玉雕楮葉。寸陰不廢。其功強視車輪。三載必專其力。僕溷迹塵埃之內。置身案牘之旁。柔史剛經。久淪肺腑。秦章漢律。漸入膏肓。加以役志錐刀。瘁形籌尺。而謂挾貨殖之傳。可遊瓊苑。持名法之學。能貢玉堂乎。此其尼行之故一也。矧夫公車競發之時。甫當僕病未能之日。雖菴菴未死。難忘向日之誠。而蒲柳將零。敢作搏風之想。叫鷓鴣而南飛。翼倦。望燕鴻而北向心驚。勢難握鉛槧以登程。載刀圭而就道。豈有嘶風病馬。能隨良御先驅。而喘月胡牛。敢望相公垂問者乎。此其尼行之故二也。且夫遠游者必飾裘馬。挾策者不廢金貨。苟宦橐之稍贏。庶行囊其克壯。而乃官清似水。事集如雲。開門有爛

用之錢捫篋無蓋藏之虛晏子卅年之狸製已付債家孟光百歲之荆釵膏歸質庫雀皆羅盡蚨不  
飛來勢難分老親鶴俸之肥作遊子貂裘之費此其尼行之故三也而况有資成季子之行無人于  
繆公之側老父性高簡略雅厭紛紜乘廐內之家駒不知牝牡徒牀頭之阿堵絕口錢刀使左右不  
有親臣將籌畫重勞長者公私交瘁栽花之鬢易皤服事徒虛寸草之心更歎此其尼行之故四也  
然而志慕風雲氣留湖海捫王猛禪間之蝨尚愛高談聽劉琨枕上之雞猶思起舞時當○明聖敢  
高在澗之思倘遇○旁求又見○闢門之典意欲重鞭赭白復踏軟紅跌宕燕南遨遊趙北倘再秋  
鴻鍛羽病鶴彫翎然後服末路之鹽車計身後之醬瓿區區者志茫茫者天如彼如斯能耶否耶若  
夫花天酒地追東閣之曩遊冷雨淒風記西窗之往事某年某月如夢如雲今者病廢文長悲涼藤  
館徐寶幢風流姚合惆悵蓉城姚古芳王喬控鶴於海邊王紫卿葛洪采藥于江上葛秋生聚如萍  
恭儉離若參商而吾兩人者昔為駉駉之依今作燕勞之避湖邊楊柳難牽別緒而來嶺上梅花孰寄  
離情而去加以蠻方恩則下邑周旋勞心極絀之度支蒿目無情之牒牘俗塵斗撲雅韻雲消益陳  
偏隅積弊之風以濟他日賢侯之聽乎墨江當衝北道扼要南方孖水岑山絕少和平之氣蠻花  
鳥全非姬煦之春以故林密藏奸草深聚匪盟香會火開來一縣白蓮孽帛妖旗飛出滿城黃鸝花  
巾扎額繡鐵橫腰每當月黑風高山深水曲蟻屯估客千艘捆載而來烏合么麼一網搜牢而去雖  
復屢懲重法嚴示明條而乃朝令懸頭夕禍旋踵其民情之剽悍有如此者今夫吏為社鼠役是城  
狐所在皆然于斯為甚陽作官之牙爪陰與賊為腹心每當密捕渠魁細研脅黨秋毫察處泥首者



未畢其詞。春色藏時。屬耳者早通其信。術偏工于縱虎。師早漏于多魚。然猶故示先機。虛耗在官之費。私開法網。廣搜買命之錢。于是晉未興師。秦先遣諜。青蟲變幻。化為蝴蝶而飛。黃雀深藏。返被螳螂之誘。其胥役之講張。有如此者。至若鄭居兩大。敢辭玉帛犧牲。齊出一軍。例獻資糧。屣履然而大官一飯。中人十家。縫染酒漿。非時之需。必備。翟閤炮輝。惠下之澤。無虛。大舟舳而小舟。十夫推而百夫。輓盤匿載路。曾饋吳師者百宰。委積連雲。晉館楚穀者三日。又况劣弁之貪饕。無厭。鷺已獻而索。鳧豪奴之喜怒。難防。狐作威而假虎。或至莠言自口。蜚語成災。其洪德之紛繁。有如此者。且夫紳士為里黨。觀型之地。巨室為國家。藏富之區。無如吞噬成風。桀鷲積性。鄉鄰一攘竊之細。束縛而誣以強梁。家庭一詬誶之微。風影而攻其帷薄。無故囚人子弟。勒取贖之多金。有時戕及祖宗。發已埋之朽骨。律令之所難追。神鬼之所不容。而乃比比皆然。時時習見。難成信讞。孰挽刁風。其薄俗之澆漓。有如此者。際此變禍。又當瘠壤。佩鞞都盡。簞挹徒虛。當局者既費運籌。旁觀者亦難借箸。愁城元坐。樂境全非。別僕自遺疾以來。從事者。苓小除。麴藥。學蘇公之量。不過三蕉。登張子之筵。怕嘗九醞。用是逸情頓減。狂興都消。心冷如灰。腸枯若井。雖復偶拈楮墨。閒事謳吟。而寒暄酬贈者。居多。圖繪性靈者。絕少。欲如臨日之雨。窗選韻。雪舫聯詩。月榭填詞。風簾讀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僕所以夢寐追尋。而形神飛越者也。足下以優閒之歲月。樂瀟灑之琴書。盪風雅之襟懷。養循良之體度。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未栽滿縣之花。先負力田之米。德門懸榜。孝友可風。陋室泐銘。書律兼讀。此日宜風宜月。置君於阮咸謝朓之流。他年為雨為霖。期爾以卓茂劉寬之治。勤修令

德勉之勉之。秋風以淒行矣。自愛又此信之前。曾有詩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備錄之以見兩人之交誼。其詩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自在故鄉。我翔南北翼。故鄉好湖山。不能與君陟。異鄉好山水。不能共君織。相思復相思。耿耿在胸臆。何當樽酒歡。鄉味試蓴鱖。其去年辭帝京。重九黃花禮。歸來剛十月。湖上開芙蓉。陸家舊酒鑪。一次欣相從。陳家舊酒鑪。有約難相逢。中間七八面。未盡傾離悰。君懷似鶴懶。我性如雲慵。加以兩三旬。風雨疏其蹤。去日苦太短。倏忽成殘冬。其殘冬十二月。游子將南征。西窗小話別。風雨送我行。我行至江口。行李累不輕。十三停棹待。十四返楫迎。十五蟾兔滿。柔艣離江城。其四日嚴州山。六日龍游路。加以五日期。行抵西安渡。一灘復一灘。灘灘逢水怒。一山復一山。山山被雲妒。寫我風雨懷。瘳我烟霞痼。蓬窗了無事。酒渴驥奔赴。復有老坡仙。蕉葉不知數。謂姨丈蘇子齋太守醉狂醒亦狂。懷抱各傾吐。其平生慣行役。南北車驅之。風餐兼雪虐。未嘗逢雨師。何期常山道。忽遭癡龍癡。自辰以至酉。大雨兼寒颼。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遲。改火以為宿。饑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蓋無吝詞。絕似曹阿瞞。赤壁逃兵時。其翼日天乃霽。曉發玉山驛。行行重行行。已屆小除夕。遂為餞歲計。旅店得安宅。人生本如寄。矧乃遠行客。眷屬厭開筵。親朋團作席。忽憶歲辛巳。與君得同船。爆竹滿揚州。三更轟飲劇。記否雪泥中。有此鴻爪蹟。其春王月二日。挂帆發西江。廣信至河口。河口下弋陽。貴溪三百里。彭蠡環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閣瞻滕王。帝子不可見。才子不可望。水天混一色。四顧空茫茫。其西江文才數。其人峻且潔。逶迤至廬陵。山水乃秀絕。水紆徐為妍。山卓犖為傑。由其水紆徐。筆乃作委折。由其山卓犖。氣乃奮激烈。永叔得其品。

文山得其節。迄今數百年。影事空飄瞥。問山山瘠。瘠問水水鳴咽。皋羽如意殘。處仲唾壺缺。其百里復百里。萬安還萬安。萬安縣進灘莫擊三千水。須防十八灘。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難。水小介于石。水大觀其瀾。丁甯眾篙師。過此而朝餐。忽見沈舟破。坎坎置河干。其昔過天妃牆。牆上水如駛。今過天柱灘。灘上石如齒。履險貴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語操舟人。風波不足恃。短繩上下牽。長篙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進不及咫。我輩論前程。坎坷亦如是。世人用心機。險巇甚於此。其贛州至大庾計里三百三。看山復看水。如飲能沈酣。其山聳空翠。其水拖軟藍。其花豔桃李。其木紛梗楠。頗聞厥土瘠。縣官苦難堪。始信佳山水。富貴人不諳。其一梅嶺一重關。其形若劍閣。一峰銳且高。一峰削而落。兩峰相去間。七扶五扶博。何年六甲開。何時五丁鑿。中間一徑通。人行蟹郭索。馬後飛雪花。馬前綻桃萼。始信南北分。此一大關鑰。其十平生看畫圖。厭見大青綠。竊謂山水清。不應如此俗。今日廣州來。麗景親寓目。峰峰瘦且皴。樹樹繡以縷。一水漾玻璃。羣山環碧玉。尚覺所見畫。設色苦不足。安得仇唐筆。到處寫一幅。其三山之至奇者。莫若觀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萬仞。堅臨水一石罅。小艇通其前。沿緣蟻行進。九曲如螺旋。中有兩重屋。石棧相鈎連。須臾透光亮。見水復見天。石壁削而前。正出如飛檐。鐘乳一一垂。倒挂珍珠簾。江波流浩浩。泉水鳴濺濺。兩聲相應處。微妙何人詮。此時憑虛立。已若凌雲烟。尚須十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勢若將崩填。猿猴不可上。鷹隼不得騫。但覺平空際。擲下青花蓮。其十迤行入峽江。中有飛來寺。較之靈鷲峰。未便遽軒輊。亦有冷泉亭。寒冽不可試。雄奇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先登快拔幟。余亦從之行。步步懼顛躓。盤旋陟其巔。捫碑剔蘚

字微聞飛鳥聲。罡風刷雲翅。其十廣州好荔支。我來猶未熟。青蕉葉成林。紅棉花在木。最妙黃皮橙。

其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氣幽以馥。檳榔好風味。實紺葉深綠。枇杷桃李等。一一已盈劑。惟筍則

不佳。毋乃出苦竹。其十韶華剛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見紅杏風。但見黃梅雨。我從極北來。骨相寒幾

許。忽而冷水澆。忽而沸湯煮。竊恐外病求。握冰兼寘褚。安得內丹成。嬰兒共姪女。其十一二八侑酒鬢

佳者連城壁。大或鬢籠頭。小亦髮垂額。蔥指何纖纖。蓮翹何窄窄。浮蟻頰生潮。轉鶯喉按拍。惟當蘭

言吐。鈎翰而格磔。將毋林第間。亦須置重譯。一笑謝佳人。無言情脈脈。其十始興苦差役。其地當繁

郵。民氣更剽悍。厥性好鬪毆。周官言理財。儲蓄須充周。孔門貴折獄。兩造必立囚。何圖叢爾邑。在在

難應求。所出倍所入。餅恥而疊羞。所殺非所犯。李去而桃留。近聞有嘯聚。行劫興戈矛。督師去勦撫。

未得誅其酋。老親聞是事。未往心先憂。晨昏趨侍下。何以寬親愁。其十行役復行役。行蹤本無據。甫

從廣州來。又向潮州去。時奉嚴命至潮潮陽王大令。哲嗣我姑壻。藉彼海水寬。涸鮒望挹注。迢迢二千里。迅

速敢猶豫。未識代籌者。可能借前箸。其十二韓公貶潮州。蘇公居惠州。我途所必歷。遺蹟堪遐搜。穀雨

後七日。片帆發江頭。上水復上水。日日看羅浮。所恨塵事擾。不能著屐遊。孤蓬一何悶。以酒澆其愁。

迤行十二日。登陸而艤舟。其十二秦嶺家何處。藍關馬不前。當時偶然作。千載訛烏焉。我來雲橫處。十

里皆山田。須臾至山頂。輿夫各息肩。我義刺史祠。入廟展拜虔。中間塑公像。立馬懸崖巔。傍有二侍

者。僵凍狀可憐。壁間貌湘子。鶴氅何翩翩。口橫一枝笛。足下生雲烟。頗如劇所演。度叔桃林邊。公志

在開佛。公心豈慕仙。香火類優戲。毋乃誣前賢。况復藍關地。實在秦西偏。考公集中此詩作於陝西胡為好事者。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十六 上海培葉山房石印

移而至南天其二歧嶺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至潮州為期止五日尚須渡重洋卅里附海舶自

漢渡至湖湯歷書生一寸光大地許蠡測屈指到明晚行事可以畢嗟余半年來行程七千七得詩

剛百篇飲酒過三石拉雜書報君愧乏紀遊筆其二吾兄擁皋比一卷不釋手謀食養老親持家仗

健婦季弟近何如弱女今安否去年嫂彌月璋瓦未分割今年定育麟舉家開笑口昔我出京時進

士選丁丑究須幾鷓鴣方得印懸肘尚有雙鯉魚一緘須報某其二最憶是姚合謂古今年賦閒居

可有問字者牽羊造其廬詩興定不減酒懷復何如中年不得意冷抱一卷書秋風使者來藝海搜

璠璣庶幾協泰占拔茅連其茹其二許劭滯京國吉王喬去天台紫葛洪客江左秋項斯走燕臺梅

落落此數子昔日俱同儕一旦盡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見者為我道離懷并祈述近狀可以佐

酒杯其二城西黃閨甫城北朱二泉瑤二君皆有書各賸以數篇劣札走蛇蚓露封呈君前請君

寓目後一一加封鈴并煩穎士奴分致雙魚箋歸來酬酒資三百青銅錢其二我趁梅開來我待梅

開去未知能與無迢迢故鄉樹卿樹不可望於此且小住豈不思奮飛沾泥已如絮揚州鶴不肥羅

浮蜨何趣區區一第名得失豈吾慮其二

附別後秋來書

晉竹仁弟同年判秩年餘有記憶而無筆札非疏也心所欲言者筆足以達之心所欲言而不能

言者筆不足以達之加以人事變遷心緒惡劣以此沈吟毫欲輒止故君致兩紙而僕無一

字也書窗日暖請詳言之自吾弟赴粵後即已歲暮俗務營來入春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柳

尚逗留西江故不能函也入夏梅雨連綿炎日如火從遊者文可寸計終日拈管批抹猶恐不及

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書并讀好詩秋風拂拂紙上生涼即擬報贈而詩思為帖括所澆故

不能函也場事畢文債完擬將吾弟詩與同人編閱以知生涼而古芬於出閣之夕梓疾長逝驚

魂駭鮠頭覺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後嗒焉傷逝而猶有私望者春闈在邇吾弟當買

棹旋杭庶可秉燭尋歡一傾積悽後晤君修始知不果成行縮地無術故欲已而仍不能去也去歲無日不在阻風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竈日過閩浦處忽傳言吾弟有少微星隕之說歸家一慟君亦無聲事固可疑然因古勞之死已信天於才人本不甚惜此情此理當或有是後無日不痛君亦無日不夢君故除夕園宅歡騰而我獨神亡質在梅酸蓮苦方寸自知正月初又為人作伐旋赴刻江回家接君第二玉喜動眉宇深恨何處忌才人作此惡語然無此波折一年之積悶難消且無以見他日相逢之樂耳秋生紫柳去年因考回鄉相會吳山約試坡作湖上遊不料旬日中四人已亡其一才奇命薄莫過古芬秋闈報罷彼此星散近聞秋生客海州亦復臥牀不起因思人生中年以往有哀無樂頗思十五年前君家詩社姚家酒社飛觴選韻張宴評花方謂此樂吾輩未艾不意轉瞬飄零如此舊遊如夢恨不登鳳皇山頂搔首問天然使當世而有吾兩人在此樂終有望也惟願天涯珍重僕亦同之吾弟詩絕豔矜才惟稍有襲迹之病近則格律老成卓然一家墨江差役頗多吾弟維持左右分所當為惟椿庭得能遷調吾弟仍宜作長安之行世俗固非所願然有不得不為者如我將來亦出一轍性情同者當不河漢斯言兄景况如常家用日劇丁亥臘月二十七夜內子舉一男現才牙牙學語老母康健弟妹無恙故鄉諸友嘯雲不獲見受筌尋園偶見梅侶彼此欲見而不得見閩浦不時常見附陳近狀不盡言宣此信到日迅賜回音勿以疏懶而報之也幸甚幸甚慶熿頓首

祈夢

杭城於于忠肅公廟祈夢蘇人於况太守廟祈夢京師於二相公廟祈夢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甚奇又封氏聞見記言雍邱婦人多於孔廟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之堂者此事更奇

麻蛋燒豬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大者如爪粵中年節及昏嫁以為餽遺德清余半眉欽曾以八律詠之警句云安得規模如此大不堪心腹竟全空四面圓光皆客氣一番投贈半虛花又粵俗最重燒豬娶婦得完璧則婿家以此餽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頭者蓋誇富也如不致送則媒氏隨押妝奩背負其女而歸矣其他賽愿敬神等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觀音誕辰亦薦此品豈佛

門清淨之戒不到南天歟

鈔法

崇禎十六年。欲行鈔法。以流賊渡河乃止。其時建議有九妙十便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銀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其銅悉鑄軍器。十曰鈔法。民間貨賣。并可不用銀。天下之銀竟可盡入內庫。嘲之者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強十富。策更大奇。

哲那環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遂昌雜錄。

字音假借

流連二字可作留聯。琴賦乍留聯而扶疏。絡繹二字可作駱驛。後漢郭伋傳。駱驛不絕。干支二字可作榦枝。浩瀚二字可作皓軒。瓠子歌。皓皓軒軒兮。問彈為河。邱阜二字可作魁父。列子子之力不能捐魁父。潦草二字可作悵惘。文賦悵惘爛漫。浮圖二字可作蘇塗。後漢書馬韓諸國。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又立蘇塗。踏踏二字可作局迹。夏侯太初文。豈其局迹當時。周章二字可作翰張。南史桓康傳。欲翰張問桓康。差池二字可作柴池。相如賦柴池。芘鹿。甘脆二字可作甘毳。聶政傳。朝夕得甘毳。可以養親。逡巡二字可作侵尋。史記漢武帝紀。始巡郡縣。侵尋於太山。剝落二字可作暴樂。爾雅毗劉。暴樂也。毳勉二字可作閔免。見谷永傳。酩酊二字可作茗行。梁簡文曰。劉尹茗行。有實理。紆迴二字

可作迂威。六朝詩山徑轉迂威。藏奔二字可作臧去。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臧去以為榮。慨慷二字可  
 作凱康。神女賦心凱康以樂歡。逍遙二字可作消搖。湘烟錄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及鋒二字可作及  
 逢。韓信傳及其逢。東向可以爭天下。依稀二字可作鬻鬻。海賦鬻鬻其形。率爾二字可作帥余。甘泉  
 賦帥余陰閉。唐突二字可作盪突。柳宗元晉問盪突碑兀。又作礪突。馬融長笛賦。奔遯礪突。又搪揆。  
 子建牛鬪詩。行至土山頭。欸起相搪揆。擔荷二字可作儋何。國語負重儋何。依回二字可作倚違。孔  
 光傳倚違者連歲。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詩陶謝不枝梧。造次二字可作草次。春秋隱四年注。草次  
 之期。寂寞二字可作冢漠。楚詞遠遊野冢漠。其無人。首鼠二字可作首施。漢書鄧訓傳。小月氏胡雖  
 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幕府二字可作莫府。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麾下二字可作戲下。史  
 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憔悴二字可作蕉萃。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眉嫵二字可作眉詡。  
 漢書張敞傳。京兆眉詡。大風可作大鳳。史記繳大鳳於青邱。他如控總。可作控總。著雍可作祝犁。矯  
 飾可作橋飾。甲圻可作甲宅。馮夷可作馮遲。又可作冰夷。胭脂可作綉菽。扶蘇可作搏尼。委蛇可作  
 禕墜。蟾蜍可作詹諸。谷嗇可作遴嗇。含糊可作啣胡。躊躇可作遲佇。又可作踟踌。提攜可作履履。孚  
 尹可作隻筠。陸渾可作賁渾。盤桓可作畔桓。涖灘可作芮漢。揖讓可作揖攘。煽爛可作豳歛。號咷可  
 作嗥囁。龜鼈可作龜鱉。偃僂可作懈螻。衾裯可作衾幃。肺腑可作肺附。供張可作共張。歸藏可作歸  
 匪。鳳皇可作明皇。性情可作姓恣。洞庭可作銅庭。骨朵可作脈朶。齟齬可作鉏鋸。蝸牛可作瓜牛。亮  
 陰可作梁闇。慙慙可作總央。闌尤可作闌茸。疆圍可作疆梧。渤海可作賁海。中允可作中造。爵蓋可



作雀錢曼行可作曼羨固兩可作方良愴悅可作澈兌影響可作景器坎窞可作飲寧迢遞可作道  
適抑戒可作懿戒照耀可作照難容貌可作頌免柔兆可作游姚顰笑可作儻笑博浪可作博狼惆  
悵可作惆倡俎豆可作祖楹穗鬻可作葷粥天竺可作身毒躑躅可作趯趯跼蹐可作趨趨孕育可  
作媿粥亭毒可作亭育彷彿可作仞佛密勿可作蠹沒披拂可作披披開閉可作闔闔凹凸可作容  
突鸞雀可作鸞朔陌落可作伯格阡陌可作汗佰玄默可作橫艾酬酢可作讐柞澹泊可作擔怕糟  
粕可作酒醜垠堦可作鄴鄂磅礴可作旁魄踴躍可作踊趨寥落可作牢落恐喝可作患獨奄忽可  
作魑魍月窟可作月窟鬻發可作澤液杪忽可作翾忽饘粥可作健鷲菜竹可作蘇蕙霹靂可作溟  
沐孤竹可作觚竹四瀆可作四竇昭穆可作召穆鬼谷可作鬼臾又可作鬼容盥漱可作涓涑沖澹  
可作神禪要妙可作窈眇節操可作節教近信可作迎遠適竄可作遂竄扼腕可作搯擊簡在可作  
簡裁瓊璫可作萃蔡冶媚可作盡媚逸豫可作侑悖蟲屬可作曩屢魑魅可作离条累贅可作誣諉  
瘡氣可作郭氣泄柳可作世柳尚綱可作尚榮泰丙可作晉晉陳寶可作陳采解豸可作鮭魴蓓蕾  
可作琲瑁梁父可作亢父茱萸可作桴鼓許子可作鄒子終南可作終隆騅兜可作鴟咬驛駟可作  
華聊裨謹可作卑湛沈潛可作湛漸徜徉可作方羊又可作常翔帆檣可作颿艸卞和可作弁瑀滹  
沱可作亞駝又可作澆池伶倫可作冷綸蕭條可作霄霏鞞韞可作緇輿寂寥可作淑淑芋絲可作  
瑤珉蹒跚可作嬰散烏孫可作戶孫翩翻可作翩幅氛氳可作樊縕嬰孩可作膺玃沈災可作沈蓋  
荆舒可作荊荼囁嚅可作蟲咬流蘇可作穎囷雕菰可作安胡須臾可作須搖挪揄可作歛斂埽除

可作豎除。鬚眉可作須。麋棲。邏可作獬狝。雨師可作宋。棊。料希可作斗。獻。辛夷可作新。薺。嗟咨可作  
駘。資。屠維可作徒。維。四肢可作四。肢。園公可作園。公。黃鐘可作園。鐘。莽峰可作專。峯。烏江可作益。江。  
曲江可作曲。紅。旃蒙可作端。蒙。蛟龍可作蚺。龍。西施可作先。施。塘陂可作唐。波。罌惡可作桴。思。又覆  
思。又罌。罌又寧。思。又浮。思。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古者多假借也。

象牙

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鏤山水人物。細入毫髮。聞之匠氏云。凡牙鋸解之後。醋浸經宿。則軟如腐。雕  
成。再以木賊草水煮之。則堅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釣臺詩

釣臺詩云。雲臺華及釣臺高。此七字最渾成。翻其意者云。不有雲臺。諸將在。釣臺亦在戰爭中。佳則  
佳矣。然此乃駁前詩之詩。非詠釣臺詩也。范文正詩云。子為功名隱。我為功名來。蓋見先生面。黃昏  
過釣臺。不鋪張而景仰之意。自見。方正學詩云。去邪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  
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烟水。正襟危坐而談。自是第一  
等議論。至羅泌詩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著滄蓑去。烟水茫茫何處尋。雖屬  
翻陳出新。未免尋瑕索垢。余最愛唐權文公詩云。心靈棲灝元。纓冕猶緇塵。不樂禁中卧。卻歸江上  
村。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溫。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為得溫。敦厚之旨。此題絕唱也。

絕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傳。香山之詩。李相掩卷而弗視。惡其人遂惡其詩。趙王收解紵。見水中之蟹而憤生。忠敬惡諸桓。見木旁之姓而亦怒。惡其人并惡其姓。真退人墜淵心地。

割裂題

鮑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

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世間何物最為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

其餘慢慢設牢籠。虎驅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

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殼鯨覺生愁。見禮云再說亦徒然。實

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

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湯十尺沒頭沒腳信難題。七十捉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贖將一

子獨孤恹。七十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紙上

筌蹠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驚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

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龔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

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

詩學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如過仙人拍手崖云。天仙大笑來人閒。可憐天上無青山。

白榆如錢落我手。安得瓊樓亦賣酒。看山把酒樂何如。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招葉二青游天臺云。索君笑。贈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銅山若肯盡沽酒。九萬仙人齊拍手。一朝餓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來。相與挈榼游天臺。笑口且共桃花開。桃花飛落掌中杯。照我顏色如紅醅。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荆軻詩

金匱徐鉉慶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有玉山閣稿。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記其易水懷古一篇云。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讐。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例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督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卻擊軻軻入創。匕首不利藥囊利。人術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椎。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異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麵可以入饑。此菽粟外之食也。冰絲可以成縵。火毛可以織布。此蠶桑外之衣也。雪蛆可以療疾。銀蛙可以煎鐵。此動植外之用物也。

武成

前明番禺龐一嵩先生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為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於

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殿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前。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挨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為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謂宜從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生之說如此。識以俟。講求經學者。

### 青州從事

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佳者曰青州從事。惡者曰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言好酒下臍。惡酒凝臍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以為比。而徐彭年家範云。其子問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青州從事。古善造酒者。此一說也。

###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狸及黃爵。必以蜜塗之。雖沸燂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 武人口吻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精見江鄰幾。

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為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伴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記畧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巖牆

陳大所好飲一夕與一同僚席中談及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遂斷酒終身可謂立地成佛矣

驕

驕馬宦牛羯羊閹豬鐵雞善狗淨貓皆閹也見臞仙肘後經馬曰驕亦曰牯見說文

諸葛鍋

平谷縣鄉民掘地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遂投以米即熟下有諸葛行窩四字鄉民以為有寶碎之其釜夾底中有水火二字見代醉編

龜魚佩

唐百官佩金魚武后朝佩金龜或曰唐姓李故以鯉魚為瑞后姓武故以元武為瑞也其說甚新

威德入人心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今人道及闡壯繆岳忠武之名。則自然凜慄。威之在人心者遠也。論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之死。則自然流涕。德之入人心者深也。

### 詞曲取士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同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 紙月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為不詳所出。山舟學士曰。貫齋塗說云。紙字當即子字。猶是之為氏。非之為飛。皆見漢志漢碑。古字音通也。

### 虛字入詩

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並舍者誰青可喜。兩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于月雨餘雲。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虛字入詩。天然生動。又一格也。

### 胡旦

宋胡旦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晚年目疾閉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為諱之非實錄。書之難措詞。胡旦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宰天下之志。聞者嘆服。

詩用俗稱呼

甲乙賸言。載一御史中丞除夕詩。中有荆妻太太之句。人以為笑。白樂天詩。惟有夫人笑不休。司空圖詩。姊姊教人且抱兒。亦嫌過俗。

疊句單傳

趙高相秦。指鹿為馬。指蒲為脯。指牛為犬。今人但知指鹿為馬一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今人但用韋編三絕一句。

享國之久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三代以來。此其最久。春秋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後此無之。

晝寢

宰予晝寢。侯白論語注。及李習之筆解。俱作晝寢解。許周生先生云。南史何尚之為侍中。在直。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則六朝舊解。俱作晝寢無疑。

校人

校人掌馬之官。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宜有掌馬之人。生魚畜池。亦不過見校人付校人耳。朱子孟子注。又另撰一主池沼小吏之名。恐無所據。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于六朝。不知先見于漢書。曰下官不職。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二十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辨名非字

舊以阿衡伊尹非名字也。祭公謀父，謀父非名，號也。皆非。太甲篇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國語諫征犬戎，祭公自稱其名謀父于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詞

易安一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烟火氣，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闕門踳閤

闕門而與之語見公羊。踳閤而語見國語。皆闕門限說話也。若令內外簾官然。

汗青殺青

青溪暇筆古者著書以竹。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浮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音賽，削也。言去青皮而書竹白，不可改易也。此說極明暢近理。而或者曰：以火炙竹令汗，殺青。殺音熱，寫書謂之汗青。說殊扭捏。

小縣少古蹟

廣東肇慶府開平縣。于國初始分置。割新會恩平新興三縣而成者。水曲山深，羌無古蹟。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蘇渡。云坡公貶海南，自惠之瓊，道經新會，值江潦暴漲，乃從山僻小徑取道，故開平有蘇渡。因公所過而名之也。又離城百里馬山，有陸秀夫墓。按新會潮州俱有陸秀夫墓，通志亦兩存。

之。而邑志乃力辨張陸殉難之處。皆在崖山。即今崖門。崖門去開平最近。故墓以此為真。夫以遠近  
爭虛實。其說殊杳渺。總之彈丸小邑。僻陋自慚。蓋不得不為此巧偷豪奪之行也。一笑。  
急語成話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請醫。服藥罔效。勢迫危殆。聞一名醫自京師至。急自往延之。約以即日過診。醫  
曰。尊翁久病。恐入膏肓。晚生薄才。未必有挽回之力。奈何。其子曰。大人雖臥牀日久。未遇扁佗。今必  
須先生一行。死馬當活。馬醫可耳。聞者絕倒。

短小人詞

友有詠短小人黃鶯兒一闋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雉毛。鵝黃蠶繭。烟氳帽。扇。襪兒束腰。拐杖兒  
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名姓在五十筆外

友人有以此為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蕙蘭。余獨舉蕭鸞。蓋三字者尚多。而兩字者  
則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為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人九二人。

毒藥庫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御馬新巡大內。至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乃貯毒藥之所也。前代用以  
殺不廷之臣者。詔命罷之。見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藥共七等。鳩鳥猶在第三。其土有手觸鼻嗅而  
立死者。更不知何藥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二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目錄

邵飛飛

鴉片

四海

竹樓

錐刀硯

范增詩

良心居士

金鈴小犬圖

對月曲

好名

西廂記

山歌

聽月樓詩

蘇杭遊女

告墓文

馬字

書中絕句

摸秋

橫看

舜兄

古人名字

賈秋壑

四書對

李秋雁

晏元獻詩

江城梅花引

安公子

對聯

梁瀛侯語

讀書

孔子

花押

蘇繡鞋

別號小照

香市

梁秋草

王伯穀

聯譜

烟波釣徒

蔡木龕

程十然

山現字畫

詩家烘託法

小顛

薛白楊唐

雲起石

蓮笠

餓鄉記

橘紅

菩提葉

麻瘋女

復姓

庸主知人

鼻子

反切

眉子硯

三家店題壁詩

燈謎

天下大師墓

聽信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拂水山莊

韻蘭

重宴鹿鳴紀事

詩忌正論

李袁輕薄

昆明池對聯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詩宗唐音

巍字改書

地窖

副車詩下第詩

三十六江樓

鬼詩

行比伯夷

菱落

村學詩

會館對

朱侍御奏疏

陳小魯

三蟲

土語入詩

一杯羹

竹衫瓶菊

規矩草

臨終對句

黨姦

量人蛇

果下豹

城隍

白鴿標

種痘

金蘭會

三江賦重

渾不似

迦陵填詞圖

王紫稼

李郎

介甫東坡

明妃詩

因詩得婦

薦書

伶俐不如癡

狐仙能畫

長生殿

考差會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邵飛飛

邵飛飛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詩書。稍長能吟詠。及笄以才色聞。里中有求之者。其母輒曰。吾女當隨貴人。焉能為牧豬奴配。王師討閩寇。總制幕賓羅某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驚為絕色。乃遺母千金。以繼室為詞。既歸。大婦悍妒不能容。使閹奴強妻之。弱質久延。香魂旋化。作上下平韻三十絕句。以見志。茲錄其數首云。秋簾日影自遲遲。亂綰烏雲掠鬢絲。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胭脂。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窗前掩面啼。萬里漂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皇棲。嗚聲猶語聽多般。翻道他人缺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唳話家山。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卻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鬢簪。北地風高凜冽嚴。漫天風雪壓前檐。炕頭不是金鑪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諸篇怨而涉怒。聞者傷之。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彼處名為合甫融。見徐伯齡蟬精集。向止行于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刺。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刺薩。烏土為上。即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為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盞唎哩者。名鴨屎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蓉。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載鴉片之船。曰躉船。省城包賣之戶。曰窰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雨。殺快雨。盦隨筆

卷四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蟹艇亦曰扒龍艇。貶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應州吳石華學博蘭修弭害文。辨之甚詳。且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台漿。在閩者曰建漿。在蜀者曰葵漿。耗精傷財。廢時失業。莫此為甚。余曾有鴉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模糊。中有鴛肩鶴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蘭非鮑氣若草。如膠如錫色則烏。或云烏糞或花子。運以土化搏泥塗。加以水齊炮製法。文火武火煎為酥。清光大來渣滓去。鍊金而液成醍醐。此品來自西域地。居奇者誰番賈胡。○朝廷嚴禁官曉諭。捆載來若牛腰麤。關津吏胥豈不覺。偷而賂者千青蚨。况復此輩盡癖嗜。一見寶若青珊瑚。近聞中國亦能製。其物愈雜毒愈痛。吁嗟黃金買糞土。可為痛哭哀無辜。頗聞此物妙房術。久服亦復成虛無。其氣既室血盡耗。其精隨失髓亦枯。積而成引屏不止。參苓難起膏盲甦。可憐世人溺所好。甯食無肉此不疏。典裘質被靡不至。那顧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牀頭猶自聲嗚嗚。有江南程某者。已成大引。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因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言之嗚咽。又裝烟之管。俗名曰槍。價有昂至數十金者。有人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槍。警絕。

####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又海紅花。即山茶花。海桐花。即七里香。吳陸子淵嘗植四花于圃。建亭其中。名四海亭。

竹樓

常州府署中有竹樓一所。某太守題一對云：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集句天成，且的是官齋中語，故妙。

錐刀硯

家秋潭先生于所親家見一硯，石質細潤，良材也。其家不之貴，用以覆甌。且磨刀錐，傷痕數處。先生乞歸，名錐刀硯，鐫銘其旁云：磨刀則磨，磨錐則磨，磨墨則磨，磨人則磨。

范增詩

錢舜臣詠范增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尊前若遂鴻門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中孚詠范增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詩痛快，可括東坡范增論一篇。

良心居士

良心居士，舅氏華荔生先生別號也。先生諱文梳，字繡之，號荔生。又號冬玉。行九，少余二歲。幼與余同學，不屑沾沾于帖括，因改習名法度。願亦以繁重厭棄之，因小就書記遊江西，遊廣東，遊浙江。雖各有際遇，而糊口之外，內顧維艱，以故鬱鬱不得志。辛卯之冬，以患髮疽卒于象山縣署。時年甫三十七，無子。以兄子為嗣。生平好吟詠，所存不多。沒後為收其遺藁，殘牋斷楮，多半漫漶，感懷云：春水自深非藉雨，秋雲漸薄不關風。冬柳云：依依老去風情減，絮絮飛來雪色寒。梅雨云：亂如人意添兩般。秋雨盦隨筆。



愁重酸入天心灑淚多。美人風箏云。紅粉亦能通綫索。青雲何必不裙釵。又絕句云。潑墨天容吞晚晴。冷吟閒醉未分明。年來別有閒愁緒。不種芭蕉聽雨聲。皆可誦也。

金鈴小犬圖

先伯祖諫庵公藏明世宗所畫金鈴小犬圖一幀。秀麗明嫵。想見幾暇宸翰之精。下綴七言絕句二首云。獵罷西山萬馬屯。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鈴小犬雖無力。此際還知報主恩。小吠花陰為守宮。蒼鷹搏擊志相同。君恩已是酬難報。况復圖形紀汝功。末署曰。臣高奉勅謹題。居中御印篆天河釣叟四字。世宗別號也。書畫譜載明宣憲孝三宗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補紀載之缺。考嘉靖號堯齋。萬曆號舜齋。天啟號禹齋。嘉靖又號雷軒。又號天河釣叟。俱見萬曆野獲編。

對月曲

趙秋舲對月曲內江兒水一支云。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鬪。我十三窺你妝兒就。我廿三覩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好名

楊鐵厓至嘉禾選同人詩。夜已半。聞門外剝啄聲。啟視則皆禾中能詩者也。人人持金繒。均乞留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尚可假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奕金炯四首。諸人相顧錯愕。固乞寬假。至有涕泣長跪者。遂俱揮出門外。閉關藏燭。曰。風雅掃地盡矣。隨園老人選詩。丹陽貢生何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

望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無所取。則某將投江死矣。先生大駭。為稱許數聯。欣然而去。已不能傳。而求附人以傳。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 西廂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污鱗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曠園雜誌。載唐鄭太常恒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又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說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 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箇楊柳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謡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真如古樂府。又免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着地。誨葛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襖之以弄璋。牽衣裙襖之以衣裳。不着地襖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弁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腳下唱山歌。山色彎彎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三

上海楊葉山房石印

聽月樓詩

亡室黃孺人名巽字順之號蕉卿。蕭山訓導黃公起女。文僖相國七世孫女也。年十九來歸于余。齠  
謹恭儉。族戚無間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粵。孺人以母病不能從。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症。孺人  
聞而心驚。間關度嶺。乃未及半年。猝得風疾。沈綿牀第。一載有餘。竟爾不起。余作輓聯云。四千里累  
爾遠來。父在家母在殯。翁姑在堂。屬纊定知難瞑目。廿三年棄余永訣。拜無兒哭無女。繼承無姪。蓋  
棺未免太傷心。實事實情。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孺人受外姑雷夫人教。解吟詠。著聽月樓稿。喜讀元  
人詩。故所作多與之相近。偶成云。滑笏春箋臨晉草。玲瓏小几供唐花。寄穎卿妹蕭山云。家遠愁看  
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不寐云。蛩語鬧于牛馬鬪。雞聲難若鳳鸞鳴。病中偶成云。竹徑亂敲風似  
翦。蕉階不住雨如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過六千日。一飲真須三百杯。詠手鑪云。卻為摩挲知冷暖。  
偶從翻覆見炎涼。呈程十然丈云。帷絳經言飛白字。殺青史筆比紅詩。雨後看山絕句云。玻璃水鏡  
淨于揩。螺髻多從雨後開。無數青山青不夠。暮雲添出一峯來。湘湖采菱曲云。吳江女兒采蓮花。凌  
波綽約如朝霞。越江女兒采菱角。隔水輕盈籠芍藥。兜家生小湘湖邊。只種秋菱不種蓮。種蓮蓮子  
心中苦。剝菱菱實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風緊。三五鴉鬟蕩雙艇。戲牽菱葉釣竿絲。笑指菱花鏡奩影。  
采菱菱角紅。頰暈雙渦濃。采菱菱角綠。眉痕兩峰蹙。菱根叢雜菱刺多。纖纖素手臨清波。鯉魚風起  
芙蓉外。蟬鬢生寒可奈何。春風采萼萼欲小。秋風采菱菱漸老。年年春去又秋來。不及兜家顏色好。  
采菱復采菱。菱船四面來前汀。湖水淨逾碧。湖山瘦且清。雙漿只在波中停。菱歌靜後不知處。却向

湖頭浣紗去詩二卷未暇付梓也遺稿重繕曷勝於邑

蘇杭遊女

蘇人風俗凡婦女下山輿夫每倒擡而行有人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杭州風俗凡婦女遊湖每逢上岸觀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情儂乞雨要他微雨散閑人二語俱極風致

告墓文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于江干之諸橋空事皆山舟學士經營有告墓文云嗚呼雁行中斷荆樹半摧境有幽明情無睽隔憶昔童年喪母吾兩人如形影之相依壯歲登朝吾兩人亦駢蛩之相負自宦分中外合少離多迨病滯鄉閭我南爾北方冀歸田有日白首同依何圖先我云亡黃腸空遞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婦歿早殯于前楹歲久未安乎幽室維茲山名百子筮協龜從所奇事隔廿年珠還劍返地師無媒而自至山靈虛席以相迎似有數存豈非天幸賜塋在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冢所經我先爾子爾孫之列從此幽靈永奠同穴相莊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嗚呼阿兄老矣泉臺之相見有期吾弟聞乎華表之來歸何日哀哉尚饗沈痛之語令人酸鼻寃窆之役先大父夾庵公躬親畚揭乃卜葬甫終而大父亦病而長逝矣學士輓聯云齒髮已如斯泉下相尋知有日丹鉛儼然在篋中忍展未完書次聯所云以大父所著左通未曾卒業也迄今四十餘年左通一書藉表弟汪小米中翰遠孫之力亦已付刊敬繕手澤曷勝泣然

馬字

馬字之為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為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銜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子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子。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插秧之杓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楛板再重。注行馬也。又俗于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馬。淨桶曰馬子。此皆象形之馬也。惟簷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又不知何所取義。

書中絕句

董東亭癸酉闌後。從市上買舊書數種。內有文中子一本。塗乙狼籍。于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云。一樹桃花卧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聽東風舞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熏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款曰松雲。蓋閨人之作也。

摸秋

鳩茲俗。女伴秋夜出遊。各于瓜田摘瓜歸。為宜男兆。名曰摸秋。

橫看

古人覽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直看也。韓宗伯茨撰崑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截。遂乃盡舉其辭。姜大驚。以為絕才無對。

舜兄

舜妹馘手。舜妃癸比。俱有明徵。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又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舜兄不可攷。二書不知何據。

### 古人名字

倉頡帝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皇侃論語疏。仲雍字熟哉。見史記註。后稷字度辰。見路史後紀。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太宗師比干名胥餘。見尸子。瞽瞍名機。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紂字受德。見及冢周書孔晁注。微仲名泄字子思。見家語。本姓解。商均名章。鷁。見金樓子。巫咸名裕。見莊子天運。朱張字子己。見釋文。王弼注。荀子。弦高字隨牛。見淮南說林。祁奚字黃羊。見呂氏春秋。去私注。羊古大夫。姓李名果。見閔二昭三疏。老聃名元祿。見路史。又名乾字元杲。見前涼錄。介之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易牙名亞。見孔疏。晉解揚字子虎。見說苑。孟懿子字子嗣。林放字子邱。並見閩中金石記。倉頡廟碑。吾黨直躬。姓石名奢。見韓詩外傳。公冶長名芝。見論語。疏。漆雕開名憑。字子修。見宋楊簡先聖大訓。白水碑。扁鵲名少齊。見周禮疾醫釋文。宋仲幾字子然。見春秋分記。通志。氏族略。文種字少禽。見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孟子字子居。見禮部韻略。及顏師古急就章注。陳仲子字子終。見列士傳。告子名勝。字子勝。見陳琳為曹洪與魏文書。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荀卿名况。見劉向荀子序。

### 賈秋壑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五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看。蓋久知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位時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醜。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有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荆襄方危之際。汪紫原以三策投似道。一謂抽內兵過江。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之。緩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稽使者不如遣歸。啗緩師期。三謂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準備投拜。賈得書大怒。罷汪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賦詩云。厚我牆垣長彼貪。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五詩皆輕倩淺易。然的是杭人輕薄口氣。

#### 四書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帖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 李秋雁

李紉蘭女史。佩金江蘇長洲人。山陰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詞著生香館集。逼真淑玉。年三十餘卒。楊蓉裳農部芳燦之夫人為之序。孫古雲襲伯均次而刊之。李又有秋雁詩四首。中有句云。偶聽弓弦驚寤寐。久疏箋字報平安。箏無急柱甯辭鼓。琴有哀音未忍彈。不脫不黏幽怨之思。溢于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為李秋雁。

晏元獻詩

元獻嘗舉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謂的是富貴人吐屬是已然余尤愛其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愈冷淡愈風流而又絕無衰頹氣真有福澤人語也

江城梅花引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轉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音頃得郭頻迦屢一闋云一重方空一重紗采蓮花采菱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鴉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家構亭制府肯堂石幢居士吟藁二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詩餘十數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內有安公子一闋云不道春歸也一春飄泊名花謝風雨妒花飛片片可憐狼籍愁得我瘦無半把春難借腸九曲獨立迴廊下更縈懷抱微耳鶯嘯聲聲嬌婉待把流鶯罵罵時休想鶯兒怕離怨繫來心裏病畫工難畫他自過曲臺芳榭閑消夏更不管零落薔薇架恨雲惱月者樣痴情向誰同寫清致纏綿敬為錄而存之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對聯

偶見雞頭鋪一對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工雅渾切。又大道邊茶亭一對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喫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又吾杭湧金門外藕香居茶室對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梁瀛侯語

瀛侯先生日省錄云。天下無難處之事。要兩如之何。天下無難與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語似舊而實新。似迂而實切。

讀書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是涵養性情事。孔明讀書略觀大義。是講求經濟事。冥心躁氣者不得藉口。

孔子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為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為儒童菩薩。酉陽雜俎玉格以孔子為玄宮仙真。靈位葉圖以孔子為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

花押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見曾造類說。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悻悻。人以為類反字。見石林燕語。章陟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鞵

明蘇子平衡詠繡鞵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蹟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鞵呼之古人詩云願得將身化錦鞋此公何其旖旎也然以此得名較之鴛鴦鷓鴣風斯下矣

別號小照

近俗市儈牙人俱有別號後生小子並畫小照舒鐵雲懷王仲瞿詩云文如謝靈運武如郭子儀有名而無字古人亦大奇後世好標榜稱謂日日新走卒號居士達官署山人相如高傳說將如漢馬援版築非自圖雲臺未嘗見後世重形貌畫像日日增男女競紅綠富貴私丹青我愛王仲瞿其人無他殊既不取別號亦不畫小照

香市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雲孫淵如觀察詩云絲帶束腰綿襯額遊廊叉手走東西描寫下路婦人形景如繪

梁秋草

高叔祖午樓公諱夢善文莊胞弟也年十五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出宰直隸蠡縣卒于官著木雁齋詩稿秋草詩最傳誦警句云馬散玉關肥苜蓿月明青冢冷琵琶時呼梁秋草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詩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有人戲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鬚為花聞者絕倒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聯譜

狄武襄不祖仁傑郭崇韜哭拜汾陽人之賢否自是不同張獻忠僭號于蜀追尊梓潼帝君為始祖盜賊之行恃謬固不足責若唐有天下以老子為始祖何亦誕妄乃爾耶余家舊遭回祿譜牒無存先冑遙遙已不可攷憶在京時有人以梁鴻梁灝為問者余笑應之曰碩德魏科不敢扳扯惟綠珠紅玉千古風流當認為遠代閨秀耳

烟波釣徒

聖祖幸海昌捕魚○賜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對也

蔡木龕

蔡木龕布衣焜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之外斜橋河下身為齋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柳一事客至擊之則此嫗啟扇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重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受花而愛草牆階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種芊綿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則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恒尤酷愛翠雲草卧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平鋪一碧無際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洋翠扇蓋貯水之簞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也翁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博嫉

惡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談一邱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仍煦煦作春氣殆市隱之流歟木龕有小照一幀諸人題徧尚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木龕曰當俟晉竹歸來屬其補題詎意余于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姪堦何叔明攜圖來為述其遺意余題金縷曲一闋云市隱風流絕展遺圖琳瑯滿紙留一隙聞說先生曾有語待我歸來贅筆詎咫尺音容頓隔愴然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外思往事淚沾臆鬢眉雙鑠猶如昔恁匆匆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瑤草種絕勝人間春色要一詩公手植識字打鐘原本分說徑山曾託前生鉢翁臨親自言前生為徑山僧泡夢語感而述

程十然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忠清里之雙眼井巷性通脫善諧謔少遊克沂間出入羣公卿門勸之仕且助之資夷然不屑也有老母歸而課徒奉甘旨好彈琴受教于李玉峰先生盡得其法尤善製琴座側斤鋸彩髹無不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因自製曲曰烈風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著春秋正義一書蒼諸說而折衷之尤精厯算諸學酒量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許可合意者則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為程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兼述其梗概如此十然嘗誦其玉峰師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峰萬峰任所之青溪無言白雲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山現字畫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廣東肇慶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托岡。絕壁上現父母二字。四面樹木叢雜。而字畫中寸草不生。又  
蔥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纏繞。雖精于畫者不能及。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復見。又  
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詩家烘托法

詠老馬詩云。齒長幾何君莫問。沙塢舊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詠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  
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托月法也。又有人詠一丈紅詩云。五尺闌干  
遮不住。尚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別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即蜀葵花也。

小顛

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楷具。署一小扁。題曰阿呀。又于所居山房榜一聯云。老屋將傾。只管淹留何日  
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幾時來。其風趣類多如此。詩則沖淡之中。時見奇峭。有萬峰山房稿。

薛白楊唐

康熙中毘陵四書家薛瑄。白某楊大鶴唐某。時有薛白楊唐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

雲起石

天台齊息園宗伯。主講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滃起。必識其處。及霽隨一童往鋤。之輒得  
一石。上有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先  
生亦不久歸道山矣。異哉。山長馬秋藥先生履泰課士。嘗以雲起石為題詠其事。

蓮笠

六硯齋筆記曰蓮初出水為驟雨所霖輒中天因出新意翦荷葉綫縫之作兜整狀名曰蓮笠雨則編覆之較錦帳覆牡丹尤為韻致

餓鄉記

漳浦藍鹿洲先生鼎元杜門講讀歲饑作餓鄉記云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有餓鄉王蘇二子所未曾遊也風土與二鄉上下但節尚介行尚清氣尚高又二鄉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齊造是鄉愛不忍去鄉人留奉為主凡過客悉稟命別去留孔子適陳道經是鄉夷郊迎甚恭以至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作弟子停驂七日其後曾參原憲輩嘗竊往遊與夷齊甚相得於陵仲子矯廉于齊投是鄉三日夷曰辟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慙而去漢周亞夫棄通侯尊徒步款門夷曰莽夫豈足居此然來者不拒因別築數楹居之未幾而幸臣鄧通質貨然往夷大怒曰吾鄉乾淨土監子敢來相辱命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高風滌穢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迫侯景逃是鄉夷不納固請乃可卒免侯景刃夷懼為天下通逃數乃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凡賤隸鄙夫富貴庸人亡命至止悉拒不納自是遊者日以眾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代止數人元之初謝枋得至焉夷齊樂其同志也倚為性命交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言佳勝余初未信比偕越甫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巖復勉進忽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山茫茫水淼淼人渾渾噩噩三光飛彈大塊轉圜俯視王侯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九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卿相持梁齒肥俗孰甚焉。夷齊為余言。天將有意斯人。必先使歷是鄉。以曾益之。余笑不信。但樂其鄉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千古。深以為獨得之秘。恨王蘇之不獲從吾遊也。鹿洲先生雍正間人。以明經宰廣東。政有循聲。補署廣府而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 橘紅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于石龍腹上。共九株。各相去數武。以近龍井略偏一株為最。并在州署大堂左廊下。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殊矣。廣西孝廉江樹玉著橘紅辨。謂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透纔轉黃。閒嘗坐卧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實好奇之過云。

### 菩提葉

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中丞陳公大文命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餘復槁。寺僧喬庵離相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今翹然蔥蒨矣。按五代僭偽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為大風所拔。南漢林衢光孝寺詩云。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據此則樹已屢易。非復達摩手植矣。

### 麻瘋女

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麻瘋院。其間自為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艷之。

咱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為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為封其墓若伉儷然番禺孝廉黃蓉石玉階作歌紀其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葉狂花正愁絕瘋人有女初長成貌似大桃心似鐵扁舟學汎石城霞錯被旁人豔色誇綺籍恥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復珍饈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噫饑消盡舊腰支批把花發難通屐楊柳春濃嬾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麗卿冀北馬空真少偶花南鳥轉况多情阿嬌早把多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裯送情根難斷意纏綿妾負君情雨可憐流傳三葉歌茱萸恨更番事筦絃語入郎心心已槁盈盈淚墮郎懷抱桃葉江心欲渡難蓮香卷內因君惱一從分作兩鴛鴦鎮日懨懨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鵲哭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為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鬢影釵光尚宛然招魂翦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韋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真是放下屠刀手段蓉石年逾弱冠工詩古文詞先君壬辰分校秋闈所得士也

復姓

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引用獨切



庸主知人

蔡京立黨碑。徽宗允之。然宴會強蔡攸飲酒攸辭以酒力不勝。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是亦知君實之賢也。秦檜力主和議言于帝曰方今天下須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帝曰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是亦知會之之姦也。乃知之而猶溺之。此其所以為庸主也歟。

鼻子

今俗詈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據。按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曰鼻子。又民母嫡母也。支婆庶母也。見漢服虔注。

反切

反切之學。近日罕有講求者。三家村課徒。以兩字顛倒相呼。可得本音。此欺人之談也。不知雙聲不能反切。不辨字母。不知雙聲。辨字母不難。只要練得口吻熟耳。大興李氏音鑑一書。極明白曉暢。玩之當自得也。

眉子硯

陶綬之會稽人。篁村先生之姪也。因其祖為廣西司馬。遂寄籍廣東番禺縣。補博士弟子員。人極樸澆。酷好風雅。嘗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腰圍式。面有犀紋。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兄弟。瓊章得眉子硯。綴以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鸞。素袖輕籠金鴨烟。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絃。下

署白己已寒自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反生香集中失載。惟近日陶鳧鄉太守有詠眉子硯詞。所記正與之相同。綬之得此。徧徵歌詠。哀然成冊。余為填摸魚兒詞一闋。歸之冊中。余最愛誦郎蘇門太守葆辰三絕云。仙蹟留傳未肯銷。摩挲片石也瓊瑤。不然銅雀臺前瓦。誰更春深憶二喬。一握端溪玉不如。再休想像畫眉初。自傳晚鏡偷窺戒。不寫黃庭便紫書。塵願都從佛法拋。更無恨上月痕梢。先生若為脩眉史。竟與心經一例鈔。又吳石華學博蘭修疏影詞云。三生片石有黛痕。隱隱依舊凝碧。字瘦如人。詩靚於春。都是可憐香澤。曇花悴後。瑤琴冷。共一縷玉烟蕭瑟。最傷心。細雨櫻桃。又過幾回寒食。猶記疏香舊事。小顰初畫了。無限憐惜。羨夢年華。寫韻風神。轉盼已成今昔。彩鸞未許人間嫁。更莫問蓬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曾照那時顏色。

###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間題五絕句云。十載長安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芒羅紗。底道天津是妾家。紅豆落時郎有意。為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墨望中收。縱教塵污花紗繡。不數飛英逐水流。同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夢自遙。怕說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陵潮。下署天津薄命女。左手書。大父和詩云。古牆塵網筆蹤昏。無限芳情動旅魂。人事左來書亦左。留將右手拭啼痕。

### 燈謎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十一 上海場葉山房石印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松子。父為大夫。直把官場作戲

場。優而紅旗報捷。於君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季氏旅於泰山。打胎。既欲其生一乘

轎子兩人擡。踉脚跟班隨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怕妻羞下跪。儒夫有立志。四箇頭六隻眼睛。四隻手。

十二隻腳。牛半羊。前頭吹笛子。後面敲破鑼。魚麗于。挑燈閒看牡丹亭。光臨。士曰既且。言游。第二箇

士曰既且。又先於其所往。鳴金收軍。使畢。君子從來陋巷居。小人偏得住華廬。若將四角齊聲去。兩處園亭

盡是虛。好惡核果在外仁鴉爵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師與有竈妾。納諸廚子之房。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

不是。平旦之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玉環。下上。其音。佯。以。羊。易。之。晉襄公。爺賦得偃武修文

得閒字。春雨連綿妻獨宿。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十字在口裏。無頭又無尾。若作田字猜。便

是呆秀才。魚。夫妻猜拳。一箇叫五。一箇叫八馬。語。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看三百二十三。

非兩箇男的。兩箇女的。兩箇活的。兩箇死的。兩箇有名字的。兩箇沒名字的。華周杞如夫人。其稱名也。小其

取類也。大。一鞭殘照裏。馬兒。連元。又是一箇禽。離多亥。一時。太史公下蠶室。畢竟是文。妾。悞。半。推。也。小。其

三四六。饒有梅花。似曾相識燕歸來。永不忘。主器莫若長子。籩豆。遊方和尚廟無人。所過者化。顏淵

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前誘事。父母幾諫。子規浣花草堂。杜。一箇大。一箇小。一箇跳。一箇跑。一箇喫人。一箇喫草。駭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凌霄。節孝祠祭品。食之。王不留行。孟浩。跪池。后來。張別古寄信

貨郎兒。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困也

一封書。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困也。

貨郎兒。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困也。

貨郎兒。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困也。

貨郎兒。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困也。

或正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略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 天下大師墓

京師西山。天下大師墓。竹垞先生以為是房山僧塔。後人附會之。為建文帝墓也。國初沈方舟先生用濟詩云。曾聞近蹟入禪關。身似浮雲到處閒。解道龍蛇潛草野。何年弓劍傍橋山。緇衣那有中官識。御馬誰迎老佛還。一自櫻桃無薦地。肯留青樹在人間。曰曾聞曰解道曰那有曰誰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詞。以著致身從亡。隨筆等書之偽。真詩史之筆也。方舟又有詠思陵句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語極悲壯。

### 颶信

粵中瀕海多風。正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九月發者為颶。颶甚于颶。而颶急于颶。習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為接神颶。初九日為玉皇颶。此日驗也。一年皆驗。十三日為關王颶。二十九日為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為白髮颶。三月初三日為元帝颶。十五日為真人颶。二十三日為媽祖颶。即天后誕辰也。凡真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為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為屈原颶。係大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六月十三日為彭祖颶。十八日為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為洗吹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七月十五日為鬼颶。八月初五日為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日亦為大颶旬。十八日為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為送神颶。舟行大洋。颶可支。颶不可支。蓋颶散而颶聚也。

拂水山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為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陳卧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黑頭已自欲飲宴。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話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為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竅阿沒竅。錢大恚。又錢一夕于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為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諺亦虐矣哉。

韻蘭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特。顧性傲。晚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相色授。頗見妒于同儕。而捉月盟言。誓同枯菀。蓋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為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為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况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轉鶯聞噤噤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譽燕臺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絲么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眾裏目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

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攜手相將保母鄂被董香銷魂真箇如  
之者以為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為比翼之鷦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  
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鏤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  
樹生孤蓮的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卧相如之病彼也春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  
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烟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  
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泪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  
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沈浮菊部將春殘楊  
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鬢髮潘貌能銷黯黯江魂則與為彌子瑕之色衰  
母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  
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繡卷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  
重破壁神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  
損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何雀腦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  
情而况書劍漂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數  
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  
讀南華秋水

重宴鹿鳴紀事

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四

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嘉慶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過鹿鳴盛典。親知子姪咸以呈請轉奏為言。公曰。吾以世受國恩之人。偷安五十餘年。無萬一之報。在家即其罪。許在家即其恩焉。敢復生冀幸耶。固請不獲命。事幾寢矣。祭酒吳穀人先生。適自維陽歸。以為言于公。必不可。乃合紳士數十人具呈曰。呈為桑梓耆英。科名人瑞。公籲具題。懇請恩准。重赴鹿鳴事。竊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型。禮重興賢。正藉羣倫之冠冕。恰支干之周帀。秋試應期。喜福壽之曼延。春風到座。既振羽儀于先路。宜光樽俎于今朝。如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黻冕承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德之門。推于梓里。久膺華選。早歷清班。讀中秘之書。躡裾翫禁。領內史之職。珥筆螭坳。洎乎引疾邱園。養疴林藪。子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晏嬰已做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玉軼。羣欽騷雅之才。墨蘊金壺。人慕晉唐之格。信是翁之夔鑠。實一代之靈光。茲者祥屆丁年。花開乙榜。騰郟林之一心。尚留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肆雅。袍如立鵠。只添冰樣之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餘之尾段。伏願甄以髦學。降禮者年。當德星垂耀之期。揚壽世作人之化。用光奏牘。俾與賓筵。庶招蓬苑之神仙。來作儒林之領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請看老桂之榮。萬物樂得其由。庚預慶斯文之瑞。謹呈呈既上巡撫清公奏稿。曰。浙江巡撫清安泰謹。奏。為耆紳重過鹿鳴懇恩預宴以光盛典事。竊據藩司崇祿詳據杭州府錢唐縣詳稱。查有該縣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現年八十五歲。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舉人。屆本年丁卯浙江鄉試之期。已歷周甲。應請循例重赴鹿鳴。○恩宴等情。具詳前來。奴才查梁同書係木天舊籍。林壑高蹤。年已近乎期頤。科再逢乎丁卯。是皆○聖朝重熙累洽。蘊為休

徵○皇上雅化作人。蒸成異瑞。遠佳辰以令宴。髦耆增逾分之榮。偕碩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墮于上聞。為此恭摺具奏。休祈○膺鑒。旋于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清安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鳴筵宴。一摺。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垣。歸志林泉。年臻耄耋。茲屆周甲賓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公拜○命。後於次日恭詣○萬壽宮謝○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為恭謝○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恭承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聞。特蒙我○皇上念綸閣舊臣。推○恩下逮。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著賞給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即于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竊念同書世受○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兩充分校。入闈以病告歸。三度祝釐。赴○闕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顧。長願為○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恩華之想。乃今○錫之禮宴。○寵以清階。俾蓬藿餘生。重沾○雨露。桑榆晚景。益被○光華。里黨傳為美談。士林紀為榮遇。惟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殿廷遙望。○九重螭枕莫達。用抒寸牘。葵向難名。為此具呈。伏求代奏。不勝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揭曉。十三日禮宴。是科典試為萬和園侍郎。承風吳荷屋編修。榮光先期。仁和縣送儀。注單云。本年鄉試有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



林院侍講梁重赴鹿鳴筵宴應送金花臺琰表裏宴席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俟主試茶畢  
 侍講梁乘輿由中門入堂簷降輿各大人出迎簷下行賓主禮相揖畢藩臬運三司監試提調各道  
 下俱相揖畢杭州府引新舉人上堂排班侍講梁另設拜單望闕謝恩其筵宴位次設于堂之  
 東北隅是日傾城士女夾道環觀公歸賦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天閣白髮重新拜○寵  
 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  
 今日不齊芳舍弟冲泉于是科登順天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裳點檢煩朋舊籃輦蕭疏笑僕  
 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詔許歸來五十年此  
 身早荷○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閭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  
 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聖虔前賢十度賦嘉賓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燁甲午范承式癸巳錢宗聖丁酉趙世玉雍正癸卯陳克錦乙酉吳嗣  
富乾隆乙卯馮浩戊午顧光范崇榮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  
 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四詩既出一時和者不下數百人先是七十餘歲  
 時至南屏山上冢偶見土人方姓懸畫一幀乃裝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距公鄉舉之歲  
 恰當花甲一周公因題五古一篇于其上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鄉薦上溯六十年此榜實羔雁憶  
 予堂謁時羣集隨諸彥領袖鶴髮翁歸然如魯殿謂錄中四十三名周公天相錢唐人風貌既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  
 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仕秩視諸侯半杜詩縣實諸侯半歸卧田里閒後生沒由見恭逢○盛典舉  
 重預嘉賓宴今復卅載餘翁久隨物變即予同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鐫千

佛名一佛曾識面。當時取士嚴額僅踰大行。副榜一至十。同考十二縣。衡鑿堂中人。氏號一一縵。不獨脚色詳。次第具鄉貫。字蹟頗工整。首尾無漫漶。想見診賣時。狼籍坊市徧。此紙過百年。獨再優曇現。異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弃等吟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人。彰美在所先。去索書五字。詩留下一重。案自康熙丁卯至嘉慶丁卯。距一百二十年。而以鄉人片紙之收藏。隱為之兆。公子無意中而見之。而題之。且敘及周翁重宴一事。若作後來人之左券也。抑何奇歟。

詩忌正論

陸稼書先生南村寨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議論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又元人牡丹詩云。棗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麤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種翻新。殊煞風景。即如姮娥織女。原屬子虛。而妙論奇思。瀾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誣。大可哂也。

李袁輕薄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譚諛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閱董閨白尊鄉贊筆。載笠翁之為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并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其人輕薄原于天性。發為文章。無足怪也。又撰西樓記之袁子令。為人貪污無恥。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闈。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此。夫洪裨畦長生一曲。

卒傷采石之沈。湯王若文章鉅公。四夢之成。特其遊戲。乃猶以牡丹亭口業相傳。永墮泥犁。况下此者乎。

昆明池對聯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對聯。每聯長至九十字。孫髯翁所題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濶無邊。看東驥金馬。西翥碧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騷人韻事。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烟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長句硬盤。如僧綽之甚累而不墜。真傑筆也。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高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愛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獨有千古。後有作者。亦如崔灑題詩。諸人擱筆矣。

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為宋。元之為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

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漢魏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  
九首乎。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劉後村則云。宋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詩云。前宋  
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大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  
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正學辦香東坡。故有此語。然足以鍼砭墨守盛唐者。

### 魏字改書

天啟朝魏璫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祠云。堯天魏湯。帝德難名。魏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  
之首。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 地窖

蕭山縣內西河下酒鋪中。有一地窖。石門封鎖。曾有人入視之內。有朱漆巨棺一。石卓石牀備具。棺  
左右有油七缸。殘已過半。燈火尚明。人為漆油而復閉之。相傳為宋萬俟卨墓。奸邪殘魄。千載猶存。  
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 副車詩下第詩

有人六赴鄉闈。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運典大方。又仁和繆蓮仙  
艮下第詩有句云。妻子望他龍虎日。科名於我馬牛風。亦極工趣。

### 三十六江樓

廣東廣州府三水縣江口。有行臺。舊為督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于肇慶府。其址遂廢。芸臺宮保改  
雨般秋雨盃。隨筆

為書院規模極其宏壯飛閣臨江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湏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滘江政賓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覽江牂牁江柳江灘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藤江繡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壘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合流於此故以為名可與二十四橋十四妝樓同為詩料

鬼詩

流水涓涓芹芡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此鬼詩中之最峭者盤塘江上是鬼家郎若游時來喫茶黃土覆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櫻花此鬼詩中之最逸者又姚古芬大嘗誦其江南楊姓友人鬼春詞句云數點鬼燈移近岸夜深蘇小踏青歸設想幽絕

行比伯夷

橘頌云行比伯夷有以此命題者湯畫人庶常錫藩句云叟真稱大老奴肯附新王士貢猶懷夏山呼詎改商巧不傷雅落落大方

菱落

菱角最易落故諺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對十棹九空工切無比又粵人呼芋薺曰馬蹄以對龍眼亦甚工也

村學詩

海昌郭臣堯好為俳體詩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十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箇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

會館對

廣東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吾杭高賈於此者釀金糴建既落成屬余撰戲臺對云一闋荔枝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書此者李聽松也

朱侍御奏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義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嗣浙江葉元整江蘇黃宜誠陸續捐輸亦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為法侍御朱公嶠奏云竊惟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于春官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荷皇仁浩蕩賑糶頻施小民已無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為定例也且潘仕成誠本係副貢去舉人一間耳賞給舉人是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漫然哉厥後葉元整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議叙蒙勅下大學士機軍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昭畫一然于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

心而阻寒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為舉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廁清班。欲肅官廉。亦已難矣。况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謂舉人既可倖邀。進士何難弋獲。于是買通關節。僱請槍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單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為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為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為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報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為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趣日卑。術業日廢。臣故曰。阻寒儒進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為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不知花翎舉人均為○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寶器也。舉人虛名也。寶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為表裏。未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志。而于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仰見○聖主明聰。名臣風格。謹識錄之。

陳小魯行仁和布衣負才所弛嗜酒工長短句家貧訓蒙賣字以自給性孤介不諧于俗坐是益困頓日泥飲壚頭有伯倫荷鍤之風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于友人黃山漁家貧無以斂同人助之殯葬一女曙後星孤寄居外家予為搜輯遺稿積五六年得如千閱彙而刊之詞出入蘇辛小令酷肖板橋高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關太常引答陳月堦云蒲帆十幅挂江干來倚我危欄受得一宵寒便說到燈殘夢殘入門風月出門烟雨無意上吟壇指點與君看楊柳外青青遠山浣溪紗懷董九九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漂零掬水攀條無別意百般憐惜汝前生何人知我此時情太常引水上人家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菱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些只管朝雲暮鴉詩非其所長然閒亦一作如寄友云我家門外雞楓樹不見君來不肯黃雜詩云寶刀若贈黃衫客定斬無情李十郎亦琅然可誦也又小魯好以俗語俗字入詞余付梓時悉刪汰之有貂裘換酒醉言一闋久膾炙諸友人以余汰去頗悵悵因亟錄之其詞云覺得魂兒驟夢初醒被他冰冷一鎧紅瘦斗大眼花看不定撐下牀來行走似顛倒風前楊柳渴殺劉伶難忍耐索茶湯笑向妻開口妻不語兩蛾鬪蒼天生我卿知否早安排幾千萬石無愁春酒明日杏花村裏去還要盡情消受待記取歸來時候跌進門來須照管玉纖纖扶住勞卿手直睡到百年後

三蟲



道德篇。聲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聲蟲鼈也。又馬亦稱聲蟲。抱朴子。廣譬篇。晉文回車於勇蟲。勇蟲螳螂也。張衡賦。剛蟲搏擊。剛蟲鷹也。

土語入詩

古人姬偶曜清池。以蠻語入詩。誤我一生踏裏粉。蒙古語入詩。今李甯甫太守潮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襟千金莫浪誇。高捲篷窗陳午宴。爭看老行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佳。梳攏曰開襟。呼塔曰老行。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儂指佳期不計年。插遍青山黃竹子。嚶嚶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于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卺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子墳前祭焉。山房縹渺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啼鴉。注克孟拈羊親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鬧屍。至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先大父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盡何緣號撒羹。注貢院者彼邦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曰撒羹。膠青拭鬢膩。髻鬟。妻住花街任住還。那管吳兜心木石。我邦卻有換心山。注妓所居之山曰換心山。

一杯羹

有人作太上皇詩云。得意斯為天下養。失時要作一杯羹。劉芙初編修詠陳平云。笑問社中分肉手。如何處置一杯羹。二詩讀之。真堪失笑。又孫子瀟太史芒碭懷古詩云。威加四海誅元功。羹分一杯

棄而翁君不見蛟龍白日與媪遇龍種何曾屬太公奇論闕空得未曾有

竹衫瓶菊

王香雪州佐乃斌詠竹衫句云六月最宜君子服三秋還疊女兒箱周南卿茂才三爨詠瓶菊句云白水訂交真耐久黃金垂盡易生寒各有風致俱李小牧云

規矩草

熱河避暑山莊苑牆之外草皆滋蔓一入苑內則彌望蒙茸如鋪綠罽人呼為規矩草

臨終對句

瀉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為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黨姦

王莽篡漢劉歆作符命司馬篡魏阮籍作勸進文王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禪議大儒名士何不受其羽毛若是

量人蛇

廣東瓊州有量人蛇長六七尺遇人輒豎起量人長短然後噬之土人言此蛇於量人時鳴聲曰我高人亦應聲曰我高蛇即自墜而死

果下豹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果下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羅浮山巔有獸小如獼猴名果下豹

### 城隍

城隍二字始於秦之上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祈於四鄗宋災用馬於四鄗鄗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赤烏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於六朝如北齊慕容儼以祀城隍破梁軍是也他如韓昌黎張曲江李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五代錢鏐有重修牆隍廟記以城為牆者避朱全忠父名也其封城隍為王者見於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其夫人者見於元文宗天歷二年洪武初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封京城隍為帝開封臨濠東平和除為王府為伯爵縣為侯至以神鬼為城隍者見於蘇絨傳絨殉節於邕州交州人呼為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為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為灌嬰杭州城隍為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為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為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為城隍諸如此者不可勝紀按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傳為治陰間之事則又見夷堅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為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為築城之始云

### 白鴿標

粵有白鴿標之戲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為母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以次而降四字以下為負其法以二文八毫錢為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

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板罨。小板罨。河汊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乘鴿。鴿則鴿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鴿。而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

### 種痘

種痘始於宋真宗朝王旦。其後各相授受。以湖廣人為最。今西洋夷醫必哈。改善種痘法。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見點。比時行之痘。大兩倍。免無所苦。嬉戲如常。夷言本國雖牛馬亦出。恒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不應驗。於是其法盛傳。然又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誠善法也。又有所謂神黃痘者。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簫瓦火焙去黑壳。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為期。半歲服半粒。一歲服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為度。

### 金蘭會

廣州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甯。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能禁也。李鐵橋廉使溘。令順德時。素知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塗父兄目。鳴金號眾。親押女歸。以辱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 三江賦重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官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絜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寔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減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祖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絜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槩加以重賦我○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為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為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於民田之賦竟指定為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絜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為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絜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為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即以蘇松鄰壤東接嘉

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暘溢旱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告以普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渾不似

琵琶古名枇杷又名鞞婆昭君常用琵琶壙令胡人改為之而小昭君笑曰渾不似後訛為胡撥四又訛為虎拍思又訛為琥珀思紛紛聚議其實即琵琶一物也

迎陵填詞圖

陳其年填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表文達公日修五絕句其一首云卷中諸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潘貌雲郎讀之忍俊不禁不意此老亦風趣乃爾

王紫稼

漁洋山人稱李琳枝為真御史李巡按江南日有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王紫稼者即龔芝麓吳梅村錢虞山陳迎陵諸公所詠王郎者也

李郎

畢秋帆尚書沅李郎之事舉世豔稱之袁大令趙觀察俱有李郎曲而袁勝於趙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釵第一峰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寫得有景有色溧陽相公呼李郎為狀元夫人真風流佳話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介甫東坡

王荆公極其佩服長公。見尖叉雪詩。詭曰東坡使事。乃能如此神妙耶。指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二句。以示其壻蔡下。下曰。此不過形容雪色耳。公曰。爾何知。玉樓肩名。銀海眼名。並見道書。故佳也。又荆公在蔣山。有人傳東坡表忠觀碑草藁至。公熟讀數過。謂座客此文係何體。葉致遠曰。不知其體。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荆公笑曰。諸公未知。此太史公二五世家體也。蓋於文字之間。沈澁如此。後因字說。漸至齟齬。遂爾成隙。荆公固執。坡翁亦多所狎侮。坦白人遇忤刻人。安得不賈禍耶。

明妃詩

明人昭君詩有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高季迪以為絕工。王阮亭以為村學究語。兩朝詩老孰非孰是。

因詩得婦

明王子宣自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斛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得妻甚奇。然亦正復不愧。

薦書

四岳舉舜數語。千古薦書之祖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格格姦。帝詢以天下之才。岳對以匹夫之行。後世奏章如此。鮮不以為迂矣。妙在堯立時。俞允以為父子兄弟二倫。確乎可信矣。

於是妻之以二女。復事之以九男。以觀其夫婦朋友。二倫然後進於君臣。由是五倫備矣。乃歷試諸艱。昇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後知大聖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尋常如此。

伶俐不如癡

向在友人家見一陽羨砂鉢。孟用以為水注。旁綴一綠菱角。一淺紅荔枝。一淡黃如意。底盤一黑螭。虎龍即以四爪為足。下鐫大彬二字。設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不倫不類。莫知其取義。後詢一老骨董客。謂余曰。此名伶菱俐荔不鉢如意癡螭。時大彬王元美舊有此製。乃知隨處皆學問也。

狐仙能畫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曉嵐紀宗伯在灤陽。寓樓頗多。聞有善畫者。先生盛具酒脯而禱焉。禱畢。鋪箋紙三十幅於几上。并附一詩云。仙人自古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越三日而登樓視之。則已設色完好矣。遂攜而下。復以酒果祀之。

長生殿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詩稿。徧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為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傳。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



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惹以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之句。樊榭老人嘆為字字典雅者也。

考差會課

京師考差之年。各衙門諸老先生。亦有詩文會課之事。亦猶士子之鄉會試也。道光壬午。余寓京師蘇子齋姨丈宅。一日先生邀同部七人晚飯。約以日晡即至。各作試帖一首。題為左右惟其人。迨上燭線卷。僅有四人。內於公克襄一首。記其中四句云。輔也還兼弼。臣哉即是鄰。是誰肩殿辟。惟汝翼斯民。以肩翼二字貼左右。何等渾脫大方。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在疚記

宗彝

同姓

治中

脫十孃顧二孃

六女

鞞破鼓

上舍

桂花新

輓聯

文莊奏語

孫徵君語

誌哀

竹枝

胸襟

廢紙

父子異趣

兄弟異趣

居官不聽子弟言

溫伊初

柏相詩

喜鵲

魔漿

紈袴傳

馬坡巷

私蓄

帝王言動

難博學

蒙古兒

清勤堂隨筆

黃蓉石

狼巾

樂氏棗

嫁娶

惜陰

操北音

無題詩

下體

張南山

公孫

避諱

行路歌

砵

缺文衍文

返魂梅

贈酒資

喪服

詩與景合

銘

不好玩物

縣令念佛

醋瓶畫匣

識字

四忌銘

段拂

欲富貴

桐花閣詞

緩葬

魏野

吹阜英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一 上海場葉山房石印

紹興

餽鮑湯注硯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素淚江山

岳忠武硯

異產

楚姑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潮州樂府

湖膠

秦檜鑊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家教

古甄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無題詩

寫榜史

字無對

周槐

碩人

逸書

宋主荒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註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詩人工對

黨姦之尤

廁詩對

小人

蝦蟆給事

弟婦

余

綴

丁拐兒

笑柄有本

代寫書

治眼齒

奚鐵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問家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江甯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五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北里之陳向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任專諸巷

###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為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庠生林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艾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誣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即免李斬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眾劫新會鄭佳俸家樓時有女鄭蘭孃胡鶴孃胡寅孃胡帶孃寥寥孃鄭妹孃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牝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

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蒼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敘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聯輓

姨大蘇子齋先生繹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為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按訃命壬為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太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焜。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尚能親舍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 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上。一日。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鴛湖陸琴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闋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

道累未果。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逋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悵秦緩來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不及矣。

化鶴飛鳥。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

小杜。謂嗣君晉竹考廉。真無憾處。盡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訓。知君一去

無依戀。淒涼殞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壅。只寡鶴孤鸞。據牀

啼瀉。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閒。蒼城署廳之類。曰寄白堂。拈

紅會散。六十二句歡縱。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太翁夙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同榜。君又與呈棧家兄同年。

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籐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閉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為而發蓋譏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晚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為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曆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今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荆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為相儉約自奉弟祁為學士游燕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為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為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兗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免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情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于其鄉是科先君分校秋闈其房師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

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古耕

翩然大師復如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罄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

竇晉國驚。悉索敵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

里。哀憐敵邑許之平。溯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有詩 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廁伯徒

虛名。漫云匹夫不可弔。豈知大國甯敢輕。空皇蒲胥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右廣次第駕。上

軍下軍迤邐行。莒蕨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堞再登。井湮水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

兩驂絳。炊鼻下車一足蹙。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瘠豚能儻。始信雞鬪雄先鳴。

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更敗。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于庭。止戈為武繹古義。散殿馬

牧之郊坳。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 訪雪魔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

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柏相詩

柏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 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

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鬢愁

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

花滿眼闌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

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五

四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 喜鵲

明東阿于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為相。其孩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 紈袴傳

三原孫枝蔚約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敵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鉉批曰。此詩可為紈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駸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夬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為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大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隱忍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餽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堇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為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兩般秋雨盒隨筆

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考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考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兜

市井以為銀之隱語。按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為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齋云：「蒙古兜，覩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紬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為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達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賸閭閻，居鄉則事居閒，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墜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賈禍者，即藏名人字。

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為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靡。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靦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紳士多承其教焉。

### 黃荅石

番禺黃荅石孝廉。玉階弱冠。即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荅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讀鄙。湛若赤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興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瑩女本無夫。山坳冷笑啼鵲水。面含沙怯短狐。頹代鬪髀柳。釀酒尚留時節祀。盤飪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瑩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驚心齊指亂峰閒。十去征夫九不還。黑日暗霾人鮓鑿。陰風寒徹鬼門關。鬪髀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點蒼鷄啼碎後。變烟蛇霧有無閒。李白巖邊急亂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衝無

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暮。漢斷哀猿咽上頭。絕頂  
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溢無邊。衝臯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家上花沈玉笛。蠻溪陰雨暗  
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年。流落人間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寒裳去。有  
恨靈均繭足來。百粵已從鳴鉞老。諸蠻留取著書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雄頓挫  
綺麗羊綿。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設林編修公。以圍碁決賭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  
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為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  
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為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姓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  
合號雕蟲。靈化猶鷺織。作工韞雀結。房嫌綴密。薄蠶成繭。欠玲瓏。誰紐越客千絲網。疑隨仙樵一翦  
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為張岐山少尉問菜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  
生駕部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  
宇記。以對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為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為嫁娶之法。

###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基酒。公私皆辨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刹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竦然。

###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年。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窈窕人。子。調語偏。吶。好學。堊。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栊項橋。先為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僂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折無片段。遂誦一過。即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免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韆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雖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輕之甚。余荅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為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遂字圈贊。邱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為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燭營。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藏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峰。見瑜珈師地論。亦曰罕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憚子居稱其文為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為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

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戀岫雲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載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萬頃春苗綠到天。閒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籍水西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敦青樓享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兆麟讀經雜說云。豳風公孫碩膚。孫當作如字。公為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更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啟。改康為泰。改安為甯。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為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腳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砵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五

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珣詩。珣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珣，謂履石而渡也。

缺文衍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為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菘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西燦、奚丈鐵生同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椽，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織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為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于眾，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絕漆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窘于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甯歸，贈以酒資，賦即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樓，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為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為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為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

兩般秋雨盦隨筆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	--	--	--	--	--	--	--	--	--	--	--	--	--	--

縣令念佛

樓功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為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尚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聞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于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鮮矣然擣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宋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倘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點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五

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段拂

段拂字去塵。米元章之壻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祿宏直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夫相也。見樛齋漫錄。此言最砭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為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縛。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峰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整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氣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為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為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于風

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人子當哀窮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錙銖入壙。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不則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皆取便于事者。使張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為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云云。又儀封張孝先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



為安。非為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于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為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為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為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憫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為。乃方且羣有詞曰。某家之嗣。某墓之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淫瞽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擇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簞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夫士大夫之矜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為吾濟之詘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版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為安也。而獨于其父母則異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蠱。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心之權厝于低垣淺屋中。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睦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為之圖。令

民族葬。昭穆為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擇地之術起。于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衰數畝。而為彼術所棄者。僅立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祔之祖塋。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窀穸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至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家平平無恙。尚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苑枯。分焉。壽數之修短。異焉。則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者也。嗚呼。此等逆憶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為痛哭。可為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青鳥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鳴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為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為足矣。營其壙。以堅以固為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為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愧。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祐其雲礽者。吾不信也。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冥漠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谿刻其心。儻薄其行。龍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為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光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秋陰命筭與。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關作報書。簡傲似更出魏上。

吹阜英

閨中女兒。以筆管吸阜英水。吹五色泡為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軒先生以信賦釵頭鳳一闋云。春歸悶。眠難穩。閒來吹箇團團暈。虛空界。圓光謫。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唇吮。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軒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肯。明月懷中。明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等等。燕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翦梅。盧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瑟瑟思悠悠。月挂眉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隃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暎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為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之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楊子揆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字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萼鄉歸興輸張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棲難穩老蠹書成字半欹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黃楊厄閏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楊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按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語氣多不類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濯鮮花讀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道古似率更無題署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甯裔也按明紀子甯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越兩般秋雨盦隨筆

境或緣瓜蔓鈔避難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稜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親常入闥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騎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 岳忠武硯

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溜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章畫皆適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聲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履和于都門市上得之

###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毬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懷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

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鐫成字樣，為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即姑葬處。見縣志。

###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棗，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姦回。其怙惡之心，即小可見。

### 張胡子

頻羅庵集雜言云：洿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人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宋高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 侵宅詩

宋楊尚書玠致仕歸，舊宅為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尚書翁住宅旁地為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些過免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為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戒遷葬也潮俗溺于風水妄思趨吉避

火之兵之瘞骨以禪名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幸死後寤

壞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斲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

狐搯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界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覲覲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斤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

多故矣異姓亂宗顯螟蛉子多奚為曰以保族撐門楣老無免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毋傷人抵罪李

代桃平時養同豕牢給貨行商涉洪濤割蜜飼蠟酬其勞性命謬相託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

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凡訟養子不肖者稱螟孽三曰女兜布傷乖離也潮俗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家多寡其極

道衰夫婦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女兜布產棉陽采葛深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烟非霧含風涼

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嫁女一匹少為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

今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懲械鬪也潮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

條教所禁口舌所輸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咸能動輒鬪殺名曰打怨家非克允濟區區補救奚為乎是宜如何懲也打怨家有怨何不訴官衙睚眦爾兵相加

丁在前老弱後藤牌鳥鎗卒然湊今日關明日鬪彼洞胸此絕脰一閔紛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寨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無常旋構隙小懲

大戒終何益嗚呼安得十萬糗糧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懾伏民無爭五日

買輸服良被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指告懦而富者為索錢計欲壺既滿大

富者誰歟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鬪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

是乙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軀慳囊破出無奈何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

饑鯨饒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街六曰穿白鴨憫頂兇也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

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宰白鴨鴨羽何離襪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

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

錢項兇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為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漉三尺及哀

哉性命輕於毛勸君牘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日速吊放惡擄贖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結黨

虛至死者被害訴牒必籲曰速吊放以人為速吊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老爹如不來

阿總亦可使潮俗稱官為老爹速吊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吊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婪肚飽窮魚

脫網鷺鳥嬉不加誅誣官何為試看被擄人鳩形鵠面生理推虎狼之穴木鴉積成堆擄人者每以

錫其足名八曰阿官憲諷游治也潮俗富家子弟習于浮薄好弄鬪靡爭妍取憐恰不為怪土人目

也阿官憲荒於嬉趙先生難為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蓬密昵



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嬖復呼。妹潮俗小名幸以某嬖某。或色寡人防抱。

背。九曰打花會。做賭博也。潮俗賭風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以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打花會。花門三十六。

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眾人慕。坑盡長平那。

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廠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

打花會者。寫批設廠。並按曰。存記廠中有開名。目故諺有紙棺材之語。謂好之者必自斃也。十曰鶯粟瘴。歎鴉片也。向由西洋來。本取鴉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內地亦有種。

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為鶯粟瘴。是可歎也。鶯粟瘴。難醫治。黃芽青草。眾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

簫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鰲黑聳兩肩。眼垂淚鼻。

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呼。田中鶯粟。尚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過。采風者可以觀矣。

###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銀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百聚散。

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薌城九齡有詩紀其事。

### 秦檜鑊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益今亡。傳是。

秦檜之鑊。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况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

不必為之辯也。

###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乞為者，輒命壬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藁。無集可歸，敬為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先炳美。迨元天曆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于東門街。萬曆中，知縣蔣時楷復遷于縣西。萬曆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培誤聽形家者言，折毀舊學，更立于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選格定之，卜地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舊礎殿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夫殿楹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竝皆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以卜我國家駸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秉鐸茲土者，教諭興甯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菁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艷稱。劉球之弟。玘。令蒲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輒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輒。於斷垣敗壁間。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為孫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霽吉。曰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壁。為古錢又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覽居士云。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為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郊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酌酹。羣兒入座便圍樂。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煮將鞭筍饒風味。愛得絲莼帶雨香。中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儂花相媚嫵。癡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劍南

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鎌。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帶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於學。故不能十分沉澁。其實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臬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為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傳。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荳蔻。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鑲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賸雨中。一種纏綿百番癡。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五

十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珩柱。情味甘于蜀荔支。湘竹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總  
被封姨妒。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  
喬。楊柳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選夢疏窗下。甲前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魔。眼底  
紅牆即絳河。東宿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珮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  
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認雨了無痕。多少屢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崑崙。早  
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龐吠洞門。為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  
泣江皋。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剪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白石通門路  
認取他時泛小舫。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羞。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為蝴蝶夢南華。九疑山  
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為唱羅  
敷。死央自是頭相責。烏鵲空憐尾畢逋。已冷情腸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鑪。鑿箋百幅都題徧。脈脈  
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後合。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  
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新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  
谷鳥新聲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皺水。已看情比  
綠波深。半泓清淺即蓬瀛。玉佩明珠未可憑。縱許畫簾飛紫燕。那堪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  
三里花迷霧一層。隔水盈盈誰駕鶴。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丸冷  
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灑向西風黃葉

天已向菩提證懺除。可堪綺障又縈紆。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年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溷太黏濡。此身總被牢籠誤。慚對簷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况有中閭鴟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藥。麝死留膺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闕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鈎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為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蒼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

周槐

華山槐相傳為周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歸。攜其一片。贈邵東籬姨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松皮並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而竭者。謂眾子中有竭然健以武者也。言眾妾多士。而莊姜之無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二筆云。說文於速字下引虞書。旁速儻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速方鳩。或古人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左氏桓二年傳。惟匹偶字異耳。

宋王荒淫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城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手。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晉祁勝與鄆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是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至處。

獨可步塵表。聖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說其兄曰。吾正需傭。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為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 高懷

方正學偕葉夷仲輩。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月而歸。以為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洪穉存太史題壁詩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程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兩般秋雨盦隨筆。



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玉

秦會之人尊為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為師王。二名可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祁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為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嫵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爪未破。夜夜微酣抱花卧。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策。高築層臺貯

小喬綠波一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烟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李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尚書劍鳥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為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觴政八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葦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為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為尊。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為允協。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遂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甯。不肯鑄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

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弑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温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滔于善滑稽。蓋庸峭訓挺拔。而又為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運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贄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為谷永作。而以楊雄為大賢。夏竦贊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姦之尤者也。

廁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顏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心。閻沒女寬稱之于相。後乃為廝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中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玉。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遍。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為鵝鴨諫議，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早上言禁捕蝦蟆。湯若士目為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政欲為此公垂不朽，與鵝鴨諫議作切對耳。上見閒燕常談，下見萬曆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戴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為之諺曰：長嫂為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余

人在水上曰余，人在水下曰水。沈去聲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余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為合。座客皆稱善。有頃忽問者：歛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于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余蓮花經也。于是諸人均大悟而撫掌。

蝦蟆

以手量物輕重曰蝦蟆。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各處口談，尚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脍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兩般秋雨盦隨筆。

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為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濬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二泉有樹竿曝衣而插于木礫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于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備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縋綫。偶為木之所絀。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絀。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政相類。

代寫書

代中幘寫家書。虛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腮。猶言解新買小了頭。

倒是箇活脚蟾兒。作事且是溜。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也。初到週身僵爬兒風是也。余曰可。

改竄乎。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君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

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嬌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孺子。又閱閱。

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翦脚上骨出。上兒音脫。支兒音脫。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其。

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霍賴兒娘。傳語霍賴兒爺。霍賴兒自爺去後。真是忔。

忔憎。每日恨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溫吞躉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

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

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岡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為畫所。

掩。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家為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

父並相結契。所夕過從。先生性嗜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或少。所白眼者。故人恒忌之。晚年遭回。

祿。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子伯玉茂才潤為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樵先生洛為之追摹遺。

像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為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蒙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為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公亡。其時壬也。尚童穉。未獲杖屨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樊榭有瓣香。先生之畫擅眾美。衣鉢徐山華岳兼陳几方環。先生鐵筆恣奇古。後先丁叟林伯仲黃松先生大隸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更磊落。一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矧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闈市舍俱罹殃。先生三子並蔚起。鳳毛麟角森光芒。一時玉樹共摧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嬌女亦蘭蕙。遺書莫授悲中邱。逾年又被祝融虐。爐化籤軸兼縹緲。移家方遂卜居願。又悲老母終萱堂。嗚呼人生匪金石。那禁連慟摧肝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何豐遇何嗇。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長。虎頭居士公老友。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攜冊示我索我詠。展視佳什紛琳琅。羸庵諫庵伯祖旋園接山叔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爽傷。請識所聞具如右。作歌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沈存中以為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鄙風也。椒聊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齊風也各各不同。又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詼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可有考否。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姪封王。故設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說。亦未之見。更不敢置喙。後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一條。即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為物色也。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為紙家棄于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帶鞞囊。問之。具以告。院子恚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郎。即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而鵝鳥龜蟹。則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馬逆風而行。速皆物性之異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五

三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愚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為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千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摩詰詩云。客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荊公詩云。道入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餈。乃煎米粳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膈魚蟹。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後貌。曰糖。攪此熬糖為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餈。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摭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僧圖寶云。浯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以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于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詠者。尚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甯王灼有糖霜譜。大歷中有鄭和尚者。來小溪之織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

歸。一曰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于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為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 詩書次序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啓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章可乎。

### 讀書

宋裴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自上為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若不讀書。今文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見古君臣文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又涑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

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哉斯言。隋帝李主是為殷鑒。若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目錄

聖人

分字

端硯

瓜子夢

鼎甲同榜

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陳恪勤詩

河豚贖本

目出

琵琶亭

司成受拜

牡丹鸚鵡

到

兩相對聯

先臣告養

唐公韻事

指爪

粵歌

射潮

媒竹

迷坑

祥酒帘

綠郎紅孃

集詩襲詩

隋鏡

蠅異

小蛾媚

二劉妃圖

沒字碑

集慶寺

十五魁蒼

夢中反切

一把雪一把連

軟玉珪

姦雄喜怒

妒女泉

三敬仲

公在乾侯

生壙死軒

古今異俗

鐵槍

詩冢

以宋比周

黎女

廚孃

骨董鬼

蟲達印

高穎樓

相似

加高

問宅詩

鄉試命題

曾點

仆碑

招牌對

西江古蹟

稱壽

姚金孃

書地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一 上海希業山房印

女侯

九折臂

少君

丁鶴年

縣郡

老伯

左氏錯簡

左氏創解

梅花詠

詠鹽詩

胎生

秋香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兩狀元

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洗福祿

響鈴墳

温銅刀

蝴蝶會

朱錦山

李笠翁墓

燕臺小樂府

管杏花

鐵馬

家書署姓

馬闌子

陽明之學

笙磬同音

活孟子

不倒翁

不能詩

六和塔

姬姜被難

名之顯晦不同

王墳豆

鷓鴣米

諱

經解可噓

封神傳

真字

書卒異詞

徒法無益

孔子刪詩

麀蚤

韓公帕蘇公笠

毛詩酒令

孟子始尊伊尹

水晶

市井食單

殿寺新名

念珠鐘聲

和尚破葷

任翼聖

武弁臨終詩

膽異

聚珍版

優劇

鮮魚生蔥

戴記

富貴詩

三十而立

三陣

急急如律令

逼人太甚

燒尾宴

輓聯

硬記

縮骨癆

燒香

王荆公

蔑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	--	--	--	--	--	--	--	--	--	--	--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聖人

左傳御叔曰焉用聖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看聖字身分本不高疏證極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聖人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其言殊屬夢囈鄭箴膏肓以為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武仲述聖亦復何據陸稼書先生三魚堂賸言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補釋云抱朴子辨問篇云善圍碁之無比者曰碁聖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特者曰書聖衛協張墨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曰木聖張衡馬忠有木聖之名焉又鄉飲酒義云俎豆有數曰聖足知聖為通譽可旁證也似較鄭說于義為長

字分

曲阜孔谷園先生以書名家歿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其遠族人無所得乃從本家乞得一巨幅碎裁而均分其字焚琴斲杖情屬可嗤然考米襄陽志林所載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圖機書一紙翦開字字賣之至樊鄉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則古人已先有為之者矣

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應吳石華學博蘭脩從事於斯著說硯六則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茲並節錄之。○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歷後所開。內分四洞。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鵠洞天清錄。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畫。明成宏間。端石有老新之名。即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于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非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珍硯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巖子坑。據此。則巖仔坑。又即宋之下巖也。宋下巖。塞自崇觀前。今水巖開。自萬歷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絕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為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為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麤。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暈不欲結。如溜塵翳於明鏡。如墨瀟著於溼紙。斯絕品矣。一魚腦。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如紅下矣。一蕉白。如焦葉初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黃而焦藍而灰下矣。一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者上也。陰而晦下矣。青花者石之榮。魚腦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榮無質。必傳他質。而著之。傳于天青者上品。傳于魚腦蕉白者無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一。曰冰紋凍。白暈縱橫。有痕無迹。冒如蛛網。輕若藕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綫。適損毫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唐詢硯錄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內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為墨掩。常可睹也。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其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圓暈。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睛見而眼適中矣。再磨則眼去。愈磨愈小。層亦愈少。皮

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睛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傳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宋明俱有硯貢，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錄。

### 瓜子夢

無錫鄒子度忠倚，幼祈夢于忠肅祠。夢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枚，因名忠倚。後聞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第一，遂符夢兆。

### 鼎甲同榜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子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後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傳，更奇。

### 半邊紅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却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吊以詩云：楚歌千古怨蘭叢，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茅檐諸父老，負暄閒說半邊紅。

### 唐子畏墓詩

商邱宋杜仲先生，學撫江蘇時，曾為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招魂用典恰切

陳恪勤詩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彪炳一代而詩極瀟灑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抑何旖旎也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其詆諧特妙

目出

左傳荀偃瘳疽生瘍于頭及著維病目出錢唐汪季懷瑜曰靈樞經寒熱病篇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日本名曰眼系瘍生而傷其脈絡目無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權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為建白太傅祠肖唐橡祀其旁

司成受拜

新進士受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未天門蔣丹林副憲

祥輝為祭酒一甲一名為蔣陔筮修撰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為佳話。

牡丹鸚鵡

粵東黎美周客揚州鄭氏影園與詞人即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虞山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壘賚之。後美周過吳下人皆呼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醺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時鄭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有句云。舞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轉朱櫻。又曰飛瓊闌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烟。一時傳誦有黎牡丹鸚鵡之稱。

到

廣東順德人謂欺曰到。案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人。故謂欺人曰張到也。

兩相對聯

相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高宗賜對聯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公薨。賜對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可謂備極榮哀矣。

先臣告養

乾隆中先文莊公乞假養親。賜菜衣書永四字扁額。又賜詩云。翻祝還朝晚。卿家慶更深。天

兩緞秋雨盦隨筆

卷六

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語朧摯。可謂極矣。又嵇文恭贈對聯云。花宴瓊林。温仲舒由大魁秉政。堂開畫錦。王文獻以宰相養親。亦堂皇有體。

唐公韻事

吳縣城西北有桃花隱。舊志稱為宋章崇別業。唐解元寅築居于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文待詔。天啟中楊端孝大滌。改為準提庵。○國初宋中丞肇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來。墮廢靡遺。嘉慶八年。善化唐陶山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焉。并賦七律八首云。綺羅絃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新。縱酒地為澆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宅。何必逋仙有後身。燕麥兔葵芟別盡。絳桃依舊占芳春。第一風流自愛名。佯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逐嚴夫子。搗鼓真同禰正平。半偈悟禪空電逝。小樓讀畫尚花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衢後數尤奇。牢落悲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灑淚。尚書紅杏舊題詞。謂高邱街碑土近要離家。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豪齊下馬。況傳華胄備官司。荒烟蔓草賸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蹟夢墨遺編付刻藤。表墓式閭吾豈敢。名流好事寫韓陵。白玉樓成隔兩塵。水村山郭幾番新。未知若箇眠雲處。想見當年荷鍤人。蘭若舊藏題後碣。菰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聲館。合與芳園一例春。荒邱冥漠不書名。訪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孤月出。侵尋黃壤亂雲平。一坏馬鬣新封大。三尺雞碑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臨兜率悟無

生菱芡重重鼎俎奇。橫阡設祭暮鴉知。唐風賸有毛萇傳。楚些曾無宋玉詞。崇禎甲申毛子晉嘗封邱中丞時未曾議及地以滄桑沈斷礎人於伏臘走叢祠秋來雁稅從新占憑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業照元燈。墓碑仍題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記老僧花隴吟樽延客賞石湖釣艇許吾乘城開更注千年漆松茂長攀百尺藤疑冢却媿銅雀妓空教賣履望西陵事既風流詩尤雋雅可謂韻矣

指爪

唐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為貴。相傳鑄錢時呈樣。貴妃指甲誤觸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貴妃爪印也。又禾中橋李有半月痕。相傳是西施爪印。二美人俱以指爪傳甚奇。

粵歌

粵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折者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豔。情必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乃為極善。長者名摸魚歌。三絃合之。蓋太簇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六

四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筍箕。筍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賸空籠挂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瓢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死央怎得不相尋。有云大頭竹笋作三極。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瞭花。敢好言如此類情深詞豔。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峒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 媒竹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即成夫婦。俄而果合。遂成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

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廣東廣甯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筍者一一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甯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其山橫亘十五里。

祥酒帘

長白祥藥圃。胤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傳呼為祥酒帘。

綠郎紅孃

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男。郎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孃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詩襲詩

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節南山詩句也。不慙遺一老。十月之交詩句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詩句也。說見路史發揮五。此當是集詩之祖。又母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凡兩見。可見詩人亦相蹈習。則曹孟德之呦呦鹿鳴四句。其生吞活剝。有以藉口矣。

隋鏡



友人得隋宮鏡索詩余賦二絕云。六代繁華影事徂。菱花鮮暈總模糊。不知大業深宮裏。曾見君王好頸無。當年粉黛此泥沙。尚指團欒說帝家。便使隋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鈞斜。

### 蠅異

嘉靖間御史三水何維柏。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小蠅。朋飛薨薨。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出郭十餘里。乃散。抵京入獄。蠅集如前。見屈翁山廣東新語。夫以蠅之可惡。詩人譏之。而示異如此。可見嵩之讒譖。并蠅不若矣。

### 小峨眉

錢唐楊西明星耀於市。購得一石。高尺有半。徑倍之。質白而潤且堅。起二十四峯。形如束筍。邱壑畢具。識者曰。此蜀產雪精石也。蓋峨眉之積雪凝結而成。因名之曰小峨眉。楊君有詩答王淑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心忡忡。雖無負郭之田石。尤婦却有奇書萬卷詩。千箇手植海棠二十載。年來作花百萬嬌。春紅。疏花細草各有態。紙窗竹屋交相通。往往夢游峨眉與天姥。焉能舍却布被陟險支。枯筍。峨眉之神。嘉余頗嬾散。特遣一峯縮入長房之壺中。壺中靈氣不可測。幻出二十四朵青芙蓉。昨在西蜀今吳東。欲與鷺嶺爭雌雄。山神或恐兩損失。不如及早歸宏農。主人得之大喜。歡置之廣徑傍古松。恍疑來自龍王宮。水氣沁入雲濛濛。又疑三代以前古積雪。雖有扶桑烈日鍊不融。徧身苔蘚青三冬。獨有一峯不染如禿翁。其餘眾峯環抱如屏風。一峯蜿蜒起伏如游龍。一峯微露圭角無尋蹤。疑是排衙石。羅列埋荒叢。又疑吼山觀魚之奇境。中央臨水萬頃涵清空。此乃峨眉分支。

排衙吼山之變態。奇妙只可歸天工。雲間王子亦好事。走馬出郭遠過從。相與合掌各拜倒。自謂如此奇石真難逢。明日寄詩煩奚童。磊磊落落與頗濃。我豈海嶽君坡公。君家飛泉之石。我昔寓目殊玲瓏。淑亭有英石名飛泉。余昔賦詩。自昔宋人寶燕石。只可譬之綠珠歸石崇。世俗茫然不顧等。蒿蓬石兮石兮吾將與汝成始終。詩頗恣橫。

二劉妃圖

宋高宗有二劉妃圖。潘悅題詩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語含諷刺而詩特清婉。

沒字碑

謝太傅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墓碑無字。穢德醜行不屑書也。檣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一執筆者見彭大冀山堂肆考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集慶寺

寺在靈隱寺之東。宋理宗閭貴妃香火院也。初建時貴妃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屋材。僧元肇號淮海。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移松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朝。香火極盛。與雲林相埒。相傳二十八諸天首中。各有寶珠一粒。乾隆中為一海甯人取去。自是山門頓衰。今惟斷垣四面。古佛一龕而已。

十五魁卷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十五魁巷。宋名石烏龜巷。舊有寶奎寺。宋相喬行簡故第。後捨為寺。喬自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表。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見齊東野語。

夢中反切

唐張鎰為工部尚書。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云。任調拜相。寤而尋繹不解。外甥李通禮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是也。俄而白麻果下。見薛用弱集異記。此等圓夢。真是匪夷所思。

一把雪一把連

韓世宗在軍中。獨騎馳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趨捷善走之人也。見蘄王神道碑。一把連。明宮中近御太監。凡入侍則抹布小刀。一一佩帶以備上用。名一把連。見葉某明宮詞注。

軟玉珪

李鹿茸協揆。舊藏軟玉珪一事。可以屈伸。如玳瑁明角者然。協揆開府粵東。一夕署不戒于火。珍寶悉為煨燼。此珪忽促取出。因觸物碰去一角。嘗考杜陽雜編。唐代宗于興慶宮複壁。得軟玉鞭。蓋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鎖鍛斫。終不傷缺。據此則觸而碎者。尚非寶物也。

姦雄喜怒

秦檜子嬉。狀元及第。李文肅賀以啟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答免。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

見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汪彥章賀以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見沈作喆寓簡。同一頌揚。而言對仗。則汪尤勝于李也。姦雄喜怒。其不可測如此。

妒女泉

劉氏妒婦。津人人知之。唐張泌妝樓記云。并州有妒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云是介之推妹。則真無稽之談矣。

三敬仲

齊高儀諡敬仲。公子完諡敬仲。管夷吾諡敬仲。三人同諡。蓋皆小心謹慎。不矜才使氣者。然而卒成伯業。九合一匡。諸葛自比管仲。其出師表云。先帝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本於謹慎者也。

公在乾侯

左氏解經。惟鄭伯克段于鄆數語。如老吏斷獄。字字風霜。其他則長於敘事。而略于詮義。至公在乾侯兩傳。尤屬差謬。昭公由齊而居鄆。鄆潰而適乾侯。鄆魯地也。於鄆言居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逼君之勢也。乾侯非魯地也。於乾侯言在者。明以為如不在也。此無君之心也。誰尸其位。誰奪其權。一字之誅。嚴于斧鉞。而左氏乃曲為之解。一則曰。非公且微過也。再則曰。言不能外內也。三則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於魯侯苛三尺之條。為季孫開一面之網。長亂蔑倫。孰大於是。且安見三十

二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外內。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用其人乎。然則左氏之說。第回護其所作之傳而已。烏足以言解經也哉。

生壙死軒

古今人多有營生壙者。余曰可對死軒。宋畢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

古今異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櫬。今則移而至于候潮門矣。又言居人多于天竺。祈夢求功名者尤甚。今則移而至于忠肅廟矣。案餘杭門即武林門也。

鐵槍

王彥章號王鐵槍。今其蹟猶存。又舊五代史王敬羗傳。能用鐵槍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鐵槍也。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嘉慶中阮芸臺協揆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號張鐵槍。協揆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鳴太守。倖倖徵。協揆以此人薦之。故太守之緝捕有聲于江南。

詩冢

陶篁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以宋比周

陳孚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香山黃宗大畿論學云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手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見略同

黎女

黎人婦女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己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是也

廚孃

廖瑩中江行雜錄言京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姿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就中廚孃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廢費也大約此風後來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盲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繪園先期延一有名廚孃至問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將何等之從問其所以異曰席之上者須羊五百隻中席三百隻下席一百隻他物稱是主人曰上太費下太簡中可也如言備物以待顧觀其如何處分及期廚孃至從者以百十計已則珠圍翠繞高座指揮諸人奔走刀砧悉仰頭氣先取三百之羊每隻割下脣肉一斤備用餘皆棄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於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聞者錯愕

其奢濫如此

骨董鬼

凡作骨董之業。吾杭人目之為鬼。以其將贖作真。化賤為貴。而又依權附勢。必憑藉乎貴人。蓋以鬼  
 賊之謀。行其鬼狐之技者也。姑就其大者言之。宋徽宗立花石綱。而以朱醜統之。凡民間之一草一  
 石。悉輦歸內府。故江南士庶。以家藏異物為不祥。見宋碑類鈔則朱醜者道君之鬼也。高宗好搜訪古玩  
 恨未辨真偽。畢少董良史載古器書畫。赴行在。帝大悅。月給俸二百千。後權知東明縣。又搜求古書  
 畫。載赴行在。人呼為畢骨董。見三朝北盟會編則良史者思陵之鬼也。賈相當軸。收古銅器法寶所鑿。畫有  
 悅生堂小印。皆譚玉辨驗。見三朝野史其書籍則門客廖瑩中為之刊校。見癸辛雜識及居易錄案鬻書者人亦目  
 之為鬼。則譚廖二公者秋壑之鬼也。韓侂胄建閱古堂于臨安。其圖書皆向若水所定。若水即以蘭  
 亭殉葬者也。見癸辛雜識及硯北雜志則若水者平原之鬼也。嚴世蕃建聽雨樓于京師。半截胡同藏弄珍玩書  
 畫。其門下湯勤實鑒別之。即戲劇所謂湯裱褶者。是則湯勤者東樓之鬼也。其他比比指不勝屈。此  
 輩炫炫。往往創為不經之論。而言葬器則必商周。言磚瓦則必秦漢。言字畫則必晉唐。喪志耗財。莫  
 此為甚。謂之曰鬼。其實并鬼不若也。或曰若輩所售。皆前代手筆。及邱壠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  
 謂之鬼。於義亦通。

蟲達印

昨歲游湖上。汪小米攜示小玉印一方。上鐫蟲達二字云。一揚州人藏之。寄索題詠者。案蟲達係漢

高功臣亦封列侯。然漢書一見而外，他無可考。自來名士鉅公，其手澤流傳，或贗或真，業已充棟。因尋此極閒極冷之人，造為古蹟，以誘重價，使人諒其萬萬無作偽之理，而不知其正以作偽也。山鬼伎倆，一何可笑。

### 高穎樓

憶在塾時，錢清高穎樓先生，第以自輓詩及告存詩寄徵先君題詠，蓋訪隨園老人例也。業師何星橋夫子，娘謂余曰：穎樓殆將死矣。余作而對曰：此等風流，本不可有二。矧文人游戲，厥事正多，何必作此印板文字，以唐突先輩耶？若竟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未讀禮乎？王制云：八十月告存，簡齋先生年臻耄耋，故用此二字。今穎樓年未盈四十，而亦為此，是趙孟矣。其能久乎？俄而果卒。

### 相似

曹孟德之橫槊江上，似溫太真之擊楫中流，頗有義勇氣。韓平原之定議伐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頗有英雄氣。秦繆醜之自操箏奏，似陸宣忠之手繕諸章疏，頗有忠蓋氣。賈秋壑之幅巾鶴氅，似葛公之羽扇綸巾，頗有瀟灑氣。桓元子之挂袍石上，似羊太傅之流涕山頭，頗有名貴氣。巖介溪之讀書山堂，似范文正之斷齋僧寺，頗有苦節氣。王介甫之囚垢詩書，似朱晦翁之寢饋章句，頗有道學氣。馬貴陽之半壁笙歌，似文信國之故鄉聲伎，頗有豪邁氣。然而非其人，則謬以千里矣。

### 加高



今杭俗飲于酒肆。今當墟換酒。率曰加高。奈耐得翁都城紀勝。酒樓名為山一山二山三。牌額寫過山。謂酒力高遠也。

問宅詩

余因先人官事。羈滯嶺南。夢繞家山。益生惆悵。故鄉人之流寓于此者。酒邊談次。以余住宅為問。因

成七絕答之云。花市營邊井字樓。竹竿長巷巷西頭。到門卻請君回首。湖上青山點點秋。當日先臣

綠野堂。文莊既貴始卜居于此而今零落賸荒莊。試從和合橋頭望。望見農家薜荔牆。宅中牆四面皆薜荔木

瓜香過木樨生。堂前後有木瓜樹一株老桂七株皆百餘年物也花草平泉舊有名。閒說玉山堂外事。對門有客淚柴荆。玉

草堂願瑛讀書處也。余家為願且菴侍御舊宅。今其裔孫適安先生尚住對門。酒社詩壇蹟已虛。當年裙屐樂何如。瓶花紫竹都無恙。幾箇

兜孫讀舊書。余家書屋顏曰兩般秋雨盦。先高伯祖菴林編修嘗偕陳太僕句山厲徵君樊樹吳尺

先生齋名紫竹山房。花記籤名樹記牌。雲林片石鮮痕埋。山舟學士性極愛花。凡蘭菊諸品悉手自

乃一張姓名。至今門外行人過。猶指襄陽寶晉齋。海棠庭院極清幽。我祖當年著作樓。插架尚餘殘

稿在。何人更續魯春秋。先祖共庵府君著左通一書未竟而歿。共分八門。今所刊者補釋一門耳。青青三徑最情牽。北徹南帆絕可憐。為

語數鄉知己道。江湖憔悴十三年。屋後猶餘園一區。有松有竹有粉榆。這回歸臥柴門法。添種梅花

一

鄉誥命題

吾浙鄉誥。例不出大學題。以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犯者。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

一章。其理有不可解者。

曾點

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曾點係聖門高弟。豈無故而發此狂興。必當時居喪無哀戚之容。治喪多僭越之禮。故為此諷諭。亦主文譏諫之流也。王青蘿云。孔門多樂道。然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可謂名言。

仆碑

仆韓愈淮西碑。而用段文昌韓遂以仆碑得名。仆鄭樵南園碑。而用陸務觀鄭反以仆碑免禍。人之有幸有不幸。亦文之有幸有不幸也。案南園記。韓本以屬楊萬里。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韓恚。楊遂臥家十五年。見餘冬序錄。據此。則楊之高。見勝陸遠矣。

招牌對

紀文達公嘗集京師招牌。為對甚夥。如誠意高香。細心堅燭。學經蒙並授店僧道俱全之類。俱極工整。案老學

菴筆記。載臨安扁榜對。有乾溼腳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代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可謂無獨有偶。

西江古蹟

都督閻公壻滕王閣序。是其宿構。得王子安作。遂匿而不出。可見古人服善。意其文亦佳作也。惜稿不傳。潯陽江琵琶一曲。千古豔稱。然此婦姓名莫攷。蔣苕生太史四絃秋傳奇。以為花退紅。想亦寓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言十九。余過西江作二絕云。落霞孤鶩數奇才。紫蓋青旗暗奪胎。可惜當年佳婿稿。不曾留付後人來。夜半琵琶發曼聲。青衫有客淚縱橫。空江一箇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

###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為數。至吾杭有以九為數者。嶺南及江西甯都。則以十一為數。魏禧謂前十年。必加一而成。後之十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也。于禮為宜。

### 桃金孃

桃金孃。粵中花草也。花似梅而微銳。色似桃而倍赤。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粵歌曰。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孃。案留求子。即使君子也。

### 書地

今人詩文酬答。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為嶺南。攷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為廣南東路。廣西為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為東乎為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為嶺南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為海北道。瓊州為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為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

以為法。

女侯

漢陰安侯高帝伯兄妻邱嫂也。臨光侯樊伉母呂嬃也。婦人封侯始見於此。

九折臂

左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詞惜誦章九折臂而成醫兮。蓋文異而義則同也。

少君

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繩祖曰少君即小君。猶小卿為少卿。昭三小寢為少寢。哀廿六

之類。杜氏世族譜以少君為南子號非也。案蒯賁有殺母之心故輒有拒父之事亦業報也。

丁鶴年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號友鶴山人。家維揚。後周官南京翰林。以詩寄揚州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集者老問之。方知丁鶴年即友鶴山人。元末隱居。建文時沒於成都。王以此復周見堯山堂外紀。夫從來前身之說或由自悟或由人指點。未有以己告己者。豈佛家所謂身外身耶。

縣郡

漢書地理志始皇變封建而為郡縣。顧氏日知錄歷引左傳國策史記以駁之。為郡縣不始于始皇。不知當時諸侯私立郡縣。大國有之。小國則否。至胥天下而為郡縣。何嘗不始于始皇。不過其名不

自秦始耳。不然班氏豈未讀古書者耶。春秋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郡大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據此則郡縣之名自周初已然矣

### 老伯

令人於父執率稱老伯。舅氏華春濤先生。岑松則必比較年齒。長於父者曰老伯。少于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昔米元章與人一帖云。承借贖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記此以博一哂。

### 左氏錯簡

左僖二十五年傳。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當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見高郵王伯申師經義述聞。

### 左氏創解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雖身敗軍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師解曰。王已傷矣。尚安能殿。亦當為不字。形相似而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若作亦字。於上下文義皆隔闕矣。○莊十四年傳。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注。裏言無納我之言。師述庭訓曰。裏言謂不通內言于外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內外之言，即所謂無裏言。○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懸絕。顧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定宇補注曰：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師解之曰：杜以藐為縣，藐諸為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斯為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藐，小也。孩，小兒笑也。俗本脫一孩字。惠遂以藐為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為小是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諸者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爾雅釋魚：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亦者也。藐諸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耳○僖三十二年傳：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注以其深險，故師解之曰：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爾即死必于穀之藪，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汝於是，事與相類。○宣十一年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楚大夫縣尹皆僭稱公。師解之曰：縣公猶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貴官無如令尹司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齊縣大夫亦稱公，則非僭可知也。不然，則公尊于侯，齊君但稱侯，而臣乃僭公乎。○成三年傳：荀營之在楚也。鄭商人將置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褚為何物。師解曰：褚，裝衣也。王褚衣之囊也。說文：褚，囊也。韻：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子產，恥之，褚可裝衣。兩般秋雨盦隨筆

亦可裝物說文於幘也又曰幘載米於也繫傳曰於囊也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賈子春秋篇曰囊漏於中通俗文曰裝衣曰衽則褚衽於也並字異義同褚可裝物亦可裝人故商人欲實褚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類○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或如字師述庭訓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為蹤蹟之蹤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義始明白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眾之不反者多矣故曰不復徒三句相對為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整旅亦指徒眾而言此以上七則並詳經義述聞竊愛其創解謹節錄而恭識之

梅花詩

山谷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而不知和靖別有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以棄此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說見茗溪漁隱叢話細玩二聯各有妙處然今人但瞻爇前二句而不及後二句何也

詠鹽詩

曾見詠鹽詩二句云調成天上中和鼎煮出人間富貴家甚新惜不知為何人所作

胎生

世傳鶴胎生其實鶴有卵非胎生也惟鷓鴣却是胎生見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小說家多豔稱之。案南京舊院妓有秋香。後從良。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琴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是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是蓋又一秋香也。

苗夫人王夫人

唐張泌妝樓記云。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皋。婦人之貴。無如此者。然碧鸞即君延賞不識。而夫人獨識之。則其卓鑒。又有夙絕千古者。非尋常巾幗可比也。又元載敗事。其妻王夫人博聞強記。朝廷欲令為宮中女史。夫人曰。十六年太原節度使女。二十年宰相妻。誰能更記得長信昭陽之事。主司上聞。俄亦賜死。其氣節亦高出乃夫上矣。

蔡氏兩狀元

蔡宗伯升元傳臚詩云。入對○彤廷策萬言。句臚高唱○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蓋一謂蔡公啓傳也。一時傳誦焉。

摸龍阿太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墮溪。手摸石滑而蠕動。負姚上。兩目如鏡。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知為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呼之謂摸龍阿太。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人隔天河

乾隆乙未○朝考詩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先生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閱卷者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于是眾議始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朝士贈詩絡繹毘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曰金燈花下滿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云人似隔天河蓋調之也

洗福祿

常州風俗臘月二十六日浴曰洗福祿二十七日浴曰洗啾啾啾啾即祓除之意也

響鈴墳

嘉禾梅里俗傳南宋王妃時雲卿墓人上其冢有鈴聲名響鈴墳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云紈扇珠襦一夕捐松楸今屬野人田可憐委骨埋香日已是殘山賸水年王鈞一樣怨秋螢此地猶傳有響鈴絕勝寒瓊拾幽草西陵夜夜哭冬青

溫銅刀

漆其鞞以銅飾之銅其莖以銀鏤之莖得周尺七寸六分弱身長三其莖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莖不寒故名溫銅傳為明戎政尚書陸公完學遺物思陵賜也汝南許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肴二碟釀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詠

朱錦山

錦山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手口及頭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拇戰等聲亦臻其妙自言嘗給事故相邸中敗後辭去復還吳中以素業餬口云近廣東亦有所謂鑼鼓三者正謂與之相類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緣山構屋名曰層園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圯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家人沈德昭修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為券藏于家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燕臺小樂府

京師奢靡甲于天下而詐偽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小樂府五首黎園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陌巷此時脆管出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屋頻頻滾絃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歡聲滿就中誰得秋波轉曲罷翩然下坐旁猶留粉暈與脂香憑將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高閣閒泛鵝兒弄翠尊不容鸚母窺簾幙承顏伺色再聰明射覆藏鉤靡不精欲即偏離拋又近情無情處動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夢裏溫柔鏡裏人甘心竟為他憔悴憔悴青衫興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底秦宮活誰念車傍范兩般秋雨盒隨筆

卷六

叔寒。贗骨董云。世間何者為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為真靈。日星河嶽賢。聖經彼食肉者。何僉父以假作真。新作古。遂使市井售利徒。窮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罍。阿房宮軔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戴高老牛韓幹馬。湘簾翡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虞夏。平視羣材高索價。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言用器惟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羲皇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足惜。君不見貧兒乞食善解嘲。原憲之杖顏回瓢。又不見奇珍從古無世壽。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熱車云。雷聲書書長安街。九遠大路揚塵。靈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旁之僕秀且明。窄襟秃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闔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輪蹄為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離羅綺開筵地。會向氍毹選色場。色圍香陣銷魂劇。鎮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看他襤褸行。直為炎官效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縹塵我亦驅馳客。敝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騁而先者毛羽豐。真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為雞口為牛後。跋而及者牛馬走。未免歎車如雞棲。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候開無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寶。開在當時轉如草。挽回造化信有之。斲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不須翦綵方隋宮。不須羯鼓搗春風。頃刻千紅兼萬紫。雲羅霞錦開重重。京師女兒美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鮮耀日。頗有羅帳夜橫陳。暖炕薰籠慰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舊。

玉骨香桃可憐瘦。自是英華早發舒。面痕容易觀河皺。矧茲弱力植無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縱有十重金步障。難留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逞妍。若使名花都有壽。何人肯費買春錢。八角鼓云。十棒花奴罷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說亡是兼子虛。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數。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風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孃舞劍器。有時累丸擲空中。痾瘦丈人承蜩功。須臾座中響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儘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費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謔新諧倍有情。穠歌豔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即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鐵馬

簷鐵曰鐵馬。向不解馬字之義。偶閱唐馮贄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帝為作薄玉龍數十片。以縷綫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馬。

家書署姓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十五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山舟學士嘗見諸城劉文清相國與其父文正公家書末署款云男劉墉百拜趙味辛司馬曾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蓋當時風尚使然今若效之便譁然矣

### 馬闡子

今人以皮為交牀名馬闡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便于取挈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遠行攜之如摺疊倚蓋即此之權輿乎

### 陽明之學

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為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高明而議者極意詆訶至謂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賊而亡于陽明是何言歟黃黎洲云今之敢于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為之主是猶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 笙磬同音

沈无咎字子慕烏程人少工詩性疏傲嘗以鶯魚為業所居有漁莊畝許得魚則跣足入市所需值不二言又善結絲珠為燈挾燈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門商素聞其名還其燈以白金一鎰為贈无咎大怒委金于地曰若較賈值吾不怪牧豬奴何知而令我受腥羶物耶毀其燈不顧而去客武進一時士夫多與之交其詩名夢花集女子湯朝武進呂氏侍兒也字蕉雲亦能詩見无咎詩而好之因題四律以示无咎遂聘為妻於是朝詩益進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磬同音

###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白沙初應聘至省。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計。井市婦孺皆稱為陳道統。入京投翰林院檢討。以養母還山不仕。憲廟升遐。哀詔至。先生賦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家居嘗戴玉臺巾。玉臺山名扶青。玉杖插花。巾中象之也。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裏影。至今猶帶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其風流如此。白沙弟子六百餘人。以林緝熙光為最。白沙歿後。湛文簡露祀之於衡山。嶽麓精舍。其後文簡卒。因以配享焉。

###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胡舞。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 不能詩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非不能也。不過稍遜于文耳。唐張道古名晚。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眾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則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唐張鷟耳目記。

### 六和塔

吾杭江干開化寺塔。曰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于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宋紹興兩般秋雨盃隨筆

二十六年。僧智曇重建。案四朝聞見錄。衛溼字清叔。自僉模奉召而不入國門。翱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沅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令之轉音。今北人口音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係元僧楊璉真伽哀宋陵骨而成。實非也。哀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即此詩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已刻去之矣。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侍自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則在大內。是又一白塔也。

### 姬姜被難

宋共姬待姆不至而死于火。楚貞姜待符不至而死于水。婦人之義。守禮大於避害。二夫人之事。相同。皆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後之議者。謂其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誤矣。

### 名之顯晦不同

郭翼雲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張穰。乃錢唐妓。頗涉書史。拓臯之役。俊發書囑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施彥執北窗爇課。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忉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先生名爽。賜號冲晦。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冲晦。盛稱梁紅玉。而不及張穰。亦有幸有不幸也。

### 王墳豆

九曜山下有隙地焉。相傳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為孝憲太后之父。舊稱邵皇親墳。杭人謠為邵

王墳其地產蠶豆甚佳俗呼王墳豆此可與東陵瓜同作邵氏典故

### 鷓鴣米

漁洋山人居易錄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盃而香滑異常問米所從出云四川以歲例進貢者米生于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其事甚異先伯祖諫庵先生有鷓鴣米歌云鷓鴣鷓鴣吾問爾爾何不學雄雞自斷尾胡為苦喚行不得猶護尾中二粒米鷓鴣向我鳴鈞輒請對以臆知是不白鷺縷青鳳裘鷓鴣翠翎雄雉頭徵取羽毛助文采山林搜捕遭危殆可憐更有觸網羅燔爇煎烹調鼎鼐豈若米自尾中生不勞播穀頻僱耕各以二粒充玉食香淨突過長腰秬但使年年來去無羈縛予尾脩脩予亦樂

### 諱

書傳之論諱然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與盧抱經學士論諱書及書諱辯後二篇極賅博精核爰敬錄之書云伴來辱書是前月十日所發毘陵至杭僅六百里奚遲滯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諱引據精核先生之論詳矣然竊有疑焉即以天子諸侯言之周襄王名鄭而不聞鄭國改封魯廢具教二山而有公孫教衛襄公名惡而其後有大夫齊惡何以不諱齊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孫平公名成舉諡則犯名諱名則廢諡宜何如諱且有子孫與其先世同名者高圍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晉惠公名夷吾而靈公名夷臯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蔡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公名姑容而文公名益姑莒渠邱公名朱而犁比公名



買朱鉏若夫武王一代之宗也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茲  
輿期莒之祖也而後世有茲平公及展與庚與季勝趙之祖也而春秋有趙勝戰國有公子勝平原  
君亦名勝陳完田齊之始祖也而陳成子有兄曰完凡此豈得援舍故諱新之例以為詞耶又有以  
祖父之名為氏如杜世族譜鄭氏族略所載者則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復諱亦不必入門而問矣是  
皆愚昧所未解願先生再誨之書後云舊唐書譏退之諱辨紕謬豈以李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為是耶王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策願結交李賀執贄造門賀覽刺不  
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輟軻乃知毀賀者微之也惟稱祖  
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裴氏集解謂車通避漢武帝  
則不諱輟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不同音杜度見晉書衛恒傳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  
聲且犯高宗正諱即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辨中似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皙字文化  
及逆黨孟秉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非孟景以秉與曷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  
璿璣玉衡以璣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許勢秉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諱自天子迄士大夫  
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于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  
踐退之此辨殆借以諷世歟至周密齊東野語引諱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  
修短之目不聞布帛為布皓賢賜為賢修今文無之此乃顏氏家訓風操篇語弁陽老人誤以為  
韓文也

解經可噱

羣儒羽翼經傳。而間有極可笑者。桓六年經書實來杜注謂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故曰實來。此解原屬牽強。蓋從闕文之說為是。而家氏鉉翁引子皮實來。鞏伯實來為證。以為天王使人下聘。毋論聖人不作此庾詞隱語。且作經未成。而反引未來之傳以為註解。有是理乎。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為成公夫人。穆姜為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獨疑其詞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成夫人。歟。宣夫人。歟。而何休直以齊姜為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見為姑。穆姜後卒。理宜為婦。夫姑後婦歿。婦先姑逝。亦修短之數。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經。殊屬可笑。又魯定公母不書薨。遂引仙傳以為服五加皮致不死。羊舌大夫以盜獻羊。埋頭事發。掘舌為證。因而得姓。可謂不經之談。

封神傳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亦由此也。

真字

十三經無真字。蓋正字即古真字也。正鵠正月雨無正。皆是。今廣東各藝招牌。如教識正銀正山水。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六

十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皆不作真字。尚有古風。又經書少假字。皆可假借解。蓋真假二字。古悉用誠偽也。

書卒異詞

凡人死曰卒。曰歿。曰疾終。曰溘逝。曰厭世。曰棄養。曰長逝。曰捐館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棄堂帳。顏魯公徐府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又曰啓手足。獨孤及獨孤公夫人韋氏墓誌。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權德輿杜岐公誌銘。十一月辛啓手足。京師安仁里。梁肅皇甫縣尉誌銘。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宋李宗諤石保吉碑。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又曰隱化。陳子昂為其父元敬誌銘。隱化于私宮。又曰遷神。柳宗元崔敬誌銘。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駕。見唐許長史舊館壇碑。曰遁化。見顏魯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遷神。見李志陳唐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塔銘。曰捨壽。見唐濟度寺尼法願誌銘。僧卒曰遷形。亦曰遷化。見禪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徒法無益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酒之禁。何至其嚴如此。蓋其時朝歌化紂之俗。酗酒太甚。故特設厲禁。以止之。所謂刑亂國用重法也。明洪武初定例。及吸烟者。殺無赦。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亦以此為酖毒。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葉而戶抗奇矣。竊謂鴉片之禁。近日愈嚴。而行愈廣。余謂不及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菸旱菰而後止。地日產其戕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傷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刪詩

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非孔氏手定也又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說亦有未可盡通者如茅鴟河水新宮饗之柔矣等篇獨非賦詩也乎今則全篇逸去其他素以為絢兮一句唐棣之華四句見于論語北云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悒悒六句見于左傳昔吾有先正五句見于小戴記緇衣篇魚在在藻六句見于大戴記用兵篇國有大命三句見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無詞狸首亦然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刪動亦未見其允當大約或篇或章均係舊逸而單詞駢句尚錯雜于簡端孔子定詩時則竟刪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謂古詩三千而刪存止于三百則馬遷傳聞之誤前人辨之詳矣其說殊不足信惟墨子公益篇有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諸子之說固不足盡信然鑿鑿言之不知即此三百篇耶抑別有所謂三百者耶

麾蚤

禮器不麾蚤舊注訓麾為快謂祭不以蚤為快也其說殊屬晦澀杭堇浦太史世駿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所謂手容恭也蚤與搔古字通耳似較舊說于義為長

韓公帕蘇公笠

廣東潮州婦女出行則以阜布文餘蒙頭自首以下雙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遺製也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笠周圍綴以綢帛以遮風日名曰蘇公笠眉山遺製也二物甚韻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宜男此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稱伊尹之任辨伊尹之志論伊尹之出處明伊尹之見道統七篇之中屢屢言之而孔子口中絕未論及邠野之師桐宮之故事為其弼功罪俱難言之也聖人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盡信者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水晶為千年老冰然此物出于廣東潮州潮州烏得有冰且有黃晶紫晶綠晶茶晶墨晶髮晶之別其非冰也明矣考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青山崩裂出水晶則是石中所產無疑又案劉貢父與一弁員同座偶言及水晶係是何物貢父曰不過多年老冰耳冰兵同音蓋戲語也本不可以為據

市井食單

猪耳朵名曰俏冤家。猪大腸名曰佛扒牆。皆蘇人市井食單名色。

殿寺新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樣。而光武洛陽有卻飛殿。見七修類稿。寺名多取安禪祈福字樣。而蜀中成都有相思寺。見香祖筆記。

念珠鐘聲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此名數珠。乃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瓦釜漫記念珠凡一百零八枚。蓋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其曰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鐘聲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義。而擊之法各處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紹興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師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張獻忠攻渝。見破山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若唐僧人某。但願鵝生四腳。籠著兩裙。人以為俊語。又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二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來人以為灑脫。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

### 任翼聖

任翼聖憲副啓運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極慮。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蛇。一霎八卦劃然開朗。始甦。蓋如卧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兆麟有竹齋集。

### 武弁臨終詩

明杭吳東昇武弁也。年八十卒。臨終詩曰。囑咐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信山家吉與凶。杭人奢于喪而緩于葬者。當奉此詩為金圭玉臬。

### 膽異

諸物之膽。皆附肝不動。蚪蛇之膽。隨日而轉。分上中下三旬。熊膽隨時而轉。分春夏秋冬。象膽隨月而轉。分十二建。蓋象具十二肖肉。如正月建寅。膽在其虎肉是也。

### 聚珍版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為活字版。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銅為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頃廣東新製活字版一付。以黃楊堅木為之。現已有二萬餘字。隨時增益。大約至五六萬字。可以用足。吳石華蘭修曾勉士釗兩學博儀墨農孝廉克中主司其事。將來可成一鉅觀也。

優劇

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譚作為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秦檜當國和議既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于朝堂假寐誤墜其中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于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于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鏤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鏤一人直前將雙鏤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鏤丟之腦後可也韓尼胄當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史彌遠當國威福日盛凡有黃緣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劇一人扮顏夫子喟然而嘆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余謂伶人之慧心壯膽固屬可嘉而諸帝之側聞謫諫如聾如聵何也

鮮魚生蔥

東坡仇池筆記以徐問真啖鮮魚生蔥為異人古人蓋未知食鮓之說所謂鮓者特乾魚片子耳今則南中以鮮鮓為佳品矣至生蔥之味美實過于熟蔥北方人人啖之南人亦十有五六尤不足奇也

戴記

讀戴記刪喪服本無此法必不得已檀弓三年問二篇不可刪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六

王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富貴詩

作富貴詩而用金玉珠璣字樣。此大忌也。宋李旣方句云。書標卷數金泥字。樹記花名玉篆脾。寒乞之相。反令人不可耐。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題云。兩個十五年。雖有倚杖而不坐焉。又釵釧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譚。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湍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別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即出此秘解也。

三陣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名半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織。得地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去此三者。其何以戰。高宗深加嗟賞。對策上第。見唐劉肅大唐新語。愚謂此數語。不但詞理正大。兼有以消其握奇逞諂之謀。而動其休養仁愛之念也。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道家敕語也解之者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以為此然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給內侍云云此檄梁師成得之以入石然則急急如律令乃漢之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沿用五字道家得其祖述耳

逼人太甚

卿宗與崔杼遠近如明公之于陳恒天生此一對篡賊卿宗與蕭何遠近如明公之于曹參天生此同時相國此不過一時相諶之詞耳若陸機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云如君于盧毓盧珣此則逼人太甚矣宜其賈禍也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可謂捷給矣

燒尾宴

燒尾之義向但知鯉魚將化龍過龍門惟尾不化天火自後燒之乃成龍去又一說云燒尾者虎豹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二說不同又燒尾宴唐書大臣拜官獻食于天子名曰燒尾宴而小說所載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燕之名曰燒尾宴二說亦不同

輓聯

輓聯不知起于何時古但有輓詞而已即或有贈與二句者亦其項腹聯耳石林燕語載韓康公得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六

二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為相四遷皆在熙甯中蘇子容輓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中此則的是輓聯之體矣

硬記

小兒讀書勉強背誦名曰硬記亦可謂之熟記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縮骨癆

葛秋生姑丈以病瘵卒身首漸小醫者云此名縮骨癆其病罕聞按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呂縮叔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此其是歟

燒香

尚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攷之禮焚柴秦壇周禮并煙燔牲首則是祭前燔柴升烟皆是求神定儀初無所謂燒香之說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近人崇釋氏多好用香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焚香以示潔淨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行三上香禮郡邑或有之朝廷則無是宋時猶存古也今則又不然矣

王荆公

公久居樞要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疏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仁廟嘉納此官直是沒得說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蔑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考惠娶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為隱諱明矣。愚按此說不然，諱有改文而無刪文，況為地名尤無筆削之理。且歷考春秋，莊公名同，而十六年書同盟于幽，二十七年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五年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六年書戊申隕石于宋，五壬申公子季友卒，丙申鄆季姬卒，二十一年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書壬申公朝于王，所成公名黑肱，而十年書魏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襄公名午，而六年書壬午杞伯姑容卒，十年書甲午遂滅偃陽，十七年書庚午邾子慆卒，十八年書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六年書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壬午許男甯卒于楚，二十九年書庚午衛侯衍卒，三十年書甲午宋災，定公名宋，而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某某于召陵，六年書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十年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奔陳，宋公之弟辰暨仲陀石彊出奔陳，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陀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書衛趙陽出奔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十五年書鄭罕達帥師伐宋，俱直書不諱，何獨于隱而異之？若云隱為首公，亦諱始祖之意，則紀載之文宜歸一例。閔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哀三年齊國夏石曼姑帥師侵我，何又不諱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為穿鑿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目錄

古今人比擬

陳三元

思歸詩

土司妻

太白小像

義髻

重拜花燭

振振

祁陽竹枝詞

醋溜魚

徐聞縣

三垂岡

出關詩

黑螻

桃源詩

下第詩

太太

詩中之時

夫已氏

大連少連

珠江竹枝詞

瞽人填詞

羊腎羹

參商

土坑

余椒雲

閔子弟

青

文字

平山堂

江西

五大夫

嶽廟對

武廟對

侍郎林

親戚

餞優詩

撕

賊亮

老

荅

烈皇慘訣

一壯

四壬子圖

名姓之誤

先臣先妾

顏子

大明湖釣突泉

先大夫夬庵公傳

雌雄牝牡

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詩

象膽懶肝

左右

者這

制義礙詩

西域詩

行狀

履歷

阮亭司寇對聯

名字之妄

謙語成讖

相士

相門對

毛西河

僧道

侯元經

賭空

絕命詞

金烏玉兔

爺爺

趙秋谷

十萬卷樓

三字獄

文冪酒

挂冠

詩占身分

藥別名

圓夢

懷羸

葡萄

頭

檳榔

文士淺陋

林撫軍奏疏

東周

斫

破爪

口采

偷書官免

明左藏

避諱

公牘

隋唐演義

言可樵

父母稱呼

殺人

函丈方丈

無稽之談

佛誕

紙褥

女媧

敗子

達語不可為訓

銀槎

定風螺蜈蚣劍

耳誦

櫻桃青衣

聖穀篇語

楊認庵

米價

東坡行二

測字

朝鮮詩

驚燕

賒抵折

詩魔

須臾

張懷詞

一丁

釐毫絲忽

太太

題驛詩

稱名

命名雙聲疊韻

四書令

晉文公夢

宋孝宗

異才戾氣

大行

汲冢書

酒盧

化鶴

子呼公

酒價酒味

二形二聲

精靈

王介

互用典故

經語詼諧

安吉

卑之無甚高論

望帝



--	--	--	--	--	--	--	--	--	--	--	--	--	--	--	--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簡孔暉以絲比王安石。其論曰：絲名重，安石亦名重。絲圯族，安石亦圯族。絲湮汨，安石亦湮汨。絲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嬖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為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庵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末路則皆不振。宣王車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勦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詰臣守齋，癸酉解元。嘗夢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詰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坡岩下有石如砭，向離岩二尺許，識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為李侍郎宗瀚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公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鶩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天極柱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識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剝復天心未易量。祝融掃蕩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地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沆及陳繼昌。皆予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榜。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蓉鏡開。薦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 思歸詩

方坦庵官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為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牽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為誰留滯在天涯。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不法者。○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

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為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即掌于其妻。呼為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即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龕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令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裙逐水流。因貴妃以假髻作首飾。而好服黃裙故也。見太真外傳。假髻曰義髻。二字甚新。

###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為障日者。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中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藍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禱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花雨。般秋雨。盃盃隨筆。

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為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婦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 振振

螽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邱之會。桓公振振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 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詞云。鷓鴣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哥。風致絕佳。

### 醋溜魚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四遠皆知。番禺方椽坪考廉恒泰。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壖。每潮汎洶湧。聞者震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名徐聞縣。方椽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巧對。

###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柰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鵬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嘯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英侍郎慶句云。羣山盡作窺邊勢。大海能銷出塞聲。筆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 黑蝶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蝶。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為黑蛾。蒙古人呼為額爾伯克伊。

###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河。難人壽俟時。清星散少微。高長鳴棧馬還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殘燭在。搬薑自笑鼠徒勞。和平中正。宜其擢魏科。亨盛名臻耆耆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後又尊為皇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人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看花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闌時。此無可奈何之時也。

夫已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已氏。餘杭邵學士晉涵解云。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適當己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若亭林顧氏引彼己之子。作證為確。

大連少連

二子見于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元照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詞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為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兜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港洲也却回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漲錦麟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花開夾紫微

替人填詞

陳孟周替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調為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不數日即填憶秦娥詞光陰瀉春風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鉤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腎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闕伯于高邠遷實沈于大夏一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輿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煨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煨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字耳

余椒雲

余椒雲司馬漸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好談詩即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愧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旁立二主乃閔子兩弟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况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為青案戴記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之於文皿蟲為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字筭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然卒不以文為字也。以文為字始於秦始皇瑯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斯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禹約出音降而為韻矣。李斯程邈周禺沈約

###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尚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頽。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篁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牆圍萬柳條。棗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更遣長廊接畫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煙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楹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大守之飲與眾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况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

雨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五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 五大夫

秦分泰山松為五大夫。桂末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墓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末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

古城有顏回墓。墓有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此以親戚為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親戚為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為父兄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為妻嫂也。

### 餞優詩

梁石癡樞順德人。工畫而懶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與優人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強就。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送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眾睜眙而俱擱筆。

###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已有之。

### 撕

以手離物。俗謂之撕撕。即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詁。斯。離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兩般。秋雨。盃隨筆。

卷七

開析之。然此猶假物以為用者。呂覽報更篇。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朶。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物之證。

友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人稱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為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答

古無答字。合即答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叔牂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為解其衣換之。且手擊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禎宮祠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為一撞。謂其墳起如撞物然。而不知非也。埤雅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者為壯人。當以此為數準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耳。

四壬子圖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螽鑄島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刑為名。非真名也。漢將黔布以刑為姓。非真姓也。乃姓譜收黔為姓。而今武人有名孫再臏者。可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之園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夬庵公傳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盧抱經學士所撰敬錄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龔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為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矐北侃侃然。君則閤閤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築之勞。維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彊壯。不為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害俱發。卧牀未幾。即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信為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編修設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常人處之。不為裙屐風流。則為裘馬清狂。以遊戲徵逐為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孱守之。故名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珙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眾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證攷。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為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績纂者尚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林。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

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為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祖思孫。曰紹壬。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為君重。但為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雄鳴求牡。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迷離。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紉。以男女為雌雄。奇文也。

###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儉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為卿設點心。

### 朝朝寒食夜元宵

俗諺豔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為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伴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食禁煙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 序班詩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為之。河間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為此職。有自嘲詩。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云秀才每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二道紅。更有待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懶肝

諺曰人心象膽。世事懶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分屬偏體。故以比人心。言難見也。懶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言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尚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特者邊者圍者之為言此也。今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愍佩觿集云。以迎這之這為者回之者。其順非有如此者。

制義礙詩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蘧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諸筠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八首序云璋備員史局八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

諸書考索印證紀○聖朝之疆索闡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

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盛烈竊附于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此建領

地為額魯特公族噴爾丹多爾濟之昂吉天戈萬里下風霆山圍藩類分西谷漢蒲類國地治雲護沙陀拱北庭唐為北

護府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上新建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圻伊犁云

人驅風雪獸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為漢烏孫建廷處烏海氣萬重吞麗水亦曰伊犁水西北流入

巴爾喀什連山容三面負祁連伊黎為計騰格格里山即古祁盤雕紅寺朝鳴角爾札兩廟散馬青

原夜控弦紀績穹碑銜落日前後勒銘伊黎碑英靈班鄂想迴旋臣鄂容安盡節于此雅爾云多

邏川外夜吹蘆雉蝶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三葉護唐三姓葉護地在北邊風猶動五單于漢呼揭

藉振閭郵支名藩甲捲煙消漠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兵追阿木爾撒納健將弓開血灑蕪巴圖魯

五單于地制勝于此不是○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墟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勢憑陵瀚海迢遙過白登

鈐澤風高奔怒馬今烘郭圖淖金山雪暗下饑鷹拉譯言金山曾傳舊壤開都伯舊為都爾伯特游

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都伯僅見降王保策凌都爾伯特有三策凌者四部蟲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吹云

梯空勁旅倚孱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選出盤鴟落鴈間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爾急

唐碎葉水也風雲高護格登山千屯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十箭當年阻玉關

唐沙鉢羅唎利失可汗分十部部碎葉長川流不極吹河為唐猶懸邊月照潺湲哈喇沙爾云風雨

投一箭曰十箭居碎葉東西境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猶疑鐵騎也。至今沙戟有遺痕。焉耆鎮啓龍遊遠。唐設焉耆都會府為四鎮之一都護城縣烏壘尊西境為漢烏壘

西域為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王古爾漢輪臺地劍磨蒲海射晴曠。南有羅卜淖爾為古蒲昌海河源至此潛行戍樓高處分襟帶。

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木素峰高朔氣多。城北有木數爾嶺多水雪回語木數爾冰也壕上射生

城落鴈軍前。饗士帳鳴。東紫姑墨千年磧。阿克蘇東塔里木河北岸為古墨國地南走于闐一綫河。和闐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木河

待把方言垂竹筆。回人用竹筆阿蘇温宿謾承訛。阿克蘇為古温宿地毗沙府號古于闐。和闐為古于闐唐

倚蔥嶺蔥嶺千盤積翠連。大乘西來留法顯。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重源東下問張騫。漢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

秋採河邊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即今玉隴哈喇哈什諸河也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曰額里齊曰玉隴

爾拉曰塔克曰克勒底雅唐家風雨漢家煙。八詩風格高騫。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狀其生平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今既不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又宋人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聖賢。竊比前人。于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識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給父公。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荅曰。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荅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話。客偶閱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為怪誕。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冢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相傳張文端予告歸里。榜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歲月。○紫宸黃閣。看吾免燮理陰陽。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書門聯云。看免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安風月。愚謂此皆是謝大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侯元經

侯元經嘉繹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為庫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

筆蓋屬之。即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  
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俟出  
而即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 賭空

今酒令猜枚。輒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  
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富。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  
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墮碎了龍鳳冠中白  
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  
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  
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兔耳。

###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背面啼。爺孃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為爺也。今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北人呼祖為爺爺。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爺爺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為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關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 十萬卷樓

蕭山王穀塍先生，宗炎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斬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摸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為是。

### 文冪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冪酒缸，可與覆醬瓿作的對。

###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啟

中林祭酒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于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鵬翻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圃有恭朝考春蠶作繭詩  
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甯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  
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麴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玉甘遂曰隨陽給事中  
酸棗仁曰調睡參軍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霍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牀子曰建陽八座半夏  
曰痰宮劈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鬚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  
寇曰牌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夾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  
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  
知音者矣

圓夢

蘇人於况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  
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為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為貴  
君之卒已渡河今秋佳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



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嶠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曰為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嶠果以濫致命事見唐于逖聞奇錄此等圓夢極有意趣

懷羸

晉文公取懷羸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間紊亂已極較之乃翁丞齊姜乃弟丞賈君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城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萼絲末下鹽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李威謝果食一頭奴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杵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蠟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檳葉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為稱其

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膿血吐檳榔。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唇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耽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間一效顰。則覺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其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問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尚可支持。歉歲即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國帑多靡。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踴躍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為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兩般。秋雨盪隨筆

卷七

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糞。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糞。而米粒已酥。上糞即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叅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以才力不勝。立予叅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為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綿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况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

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常有。而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醜顏。乃蒙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况臣受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君父。即為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天庾正宗。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催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卹。臣即復行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為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兩般秋雨。盦隨筆

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為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為我○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則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辦漕遲誤○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

縱能即晴。趕曬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足。絲綢銷售亦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為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尚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書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眾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顛連。尚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况○天心與○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和。長使○兩般秋雨。盪隨筆。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為東周乎孫履齋齊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豈肯復為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頗勝

斫

斫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志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斫為坎此音之訛由來已久

破爪

樂府碧玉破爪時即為情顛倒破爪字為二八指十六歲時也談苑載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爪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爪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用之

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為誰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見揮塵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閱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雜助編中興君相俱沾沾于讖語之吉凶如此無怪近日

杭人動輒須討口采也

偷書官兒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臚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秉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繙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熹廟時已寥寥矣。嘗于六月六日奏請晒晾。王音卒問曰。嘉靖間偷書的楊姓官何處人兒。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與聞于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頗盈。即闖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末造之貧如此。王露滑譽昌崇禎宮詞注。魏闡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然彼亦未為福也。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闡不以告。而思陵憂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葉文敏方齋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為○。聖諱。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謹字。文敏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深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傷也。恣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喜應楊滋圃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十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驗關咨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為承。

###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敘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敘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戡逼帝。朱貴妃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敘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脚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記。三記皆韓偓撰其敘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理常侍言旨。鄭祭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尚焜。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林戰。秋氣逼成江海潮。

### 父母稱呼

稱父曰翁。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即罷為最奇。稱母曰媽。曰姥。曰孀。曰嬭。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為最奇。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彼則有翻譯也。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睿宗為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

稱明皇為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韋太后曰大姊姊。此一時習慣不可為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之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二曰授徒。三曰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謂席間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訓。曹共公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以彌子瑕為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卻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為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良其無罪。以豕易之。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十七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為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為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為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瑤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為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為伏羲后。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為伏羲婦。風俗通以為伏羲妹。而路史稱為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為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為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裨。裨所以害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為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公謂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警及借人為不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胸。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款識具在。不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用享。豈聖人超然遠覽。不能忘情于一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為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創浮雲蔽庭之談。而不為碩果芭桑之想。是烏可以為法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于壙內。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于生前。則真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敬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款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秋士明府。嘉樂莊芝階舍人。仲芳吳子律。衡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兩般秋雨盃隨筆。

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關。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  
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  
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  
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墀。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綱治玉。濮仲謙治  
竹。歸懋德治錫。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鈞治圖  
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齊名。而手澤留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 定風螺蜈蚣劍

孫兩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係蜈蚣巨殼所為。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  
皆質庫中滿出者。

###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  
應貞牛肅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 櫻桃青衣

湯玉茗。卽鄂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蕩夢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  
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穀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為玉圭金臬。

楊訥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穎濱得粹然之氣。向山先生以為名論。

米價

愧郊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樵傳。永甯宣撫倉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為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浩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元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為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腳。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胥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富貴。閭巷兒人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

以為狂既而果一一皆驗乃知○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待衛狼曠頌○孝昭皇后尊諡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十首余于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春思云江南殘日夢慊慊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艫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艫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為詩者何以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低因風飛動以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無貨則賒貫而予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閱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筍爭滕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已極然猶有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束塢

竹藏雲商易深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解頗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者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俟屈降也其說未免牽強

張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于粵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閨俱無閒言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夫人啟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甯余以新年而兼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屆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馬在門母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翦髮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灺未免有情因賦張懷詞四章云紅銷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干喚奈何月在雨前微有暈風行水上易生波椰兒酒熟迷么妹棟子花開逞孟婆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桃花流水碧沈沈知比愁深比恨深齒濺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剖脾已見蜂腰斷到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迢迢銀漢兩般心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撒李又尋桃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翦刀銜木鵲巢欹不穩冒花蛛網溼難穿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宗合歡強弩末難穿曾縞空箱秋忍棄齊紉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聞說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二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釐毫絲忽

釐。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兔毫也。十毫為釐。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為一忽。

大太

此二字廣東始興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大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大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邨。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即欣然沽飲。而主意卒不能平。復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蠶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輩永不識太行山。是老儒之言。頗有意味。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

題驛詩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行山。則二字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間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  
豪氣頓消

稱名

林穆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丘韓子之荅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真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夷犁來濤塗彌明彌牟滅明由余餘姚皆雙  
聲也彪降臺駘鉏吾圍龜且居髡頑州仇魁壘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為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為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  
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云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孟子自范之齊以追爰孟子自范之齊以追爰范會  
計當而已矣反其旒倪倪計昔者公劉好貨晨晨門曰劉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  
行蕭蕭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  
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  
勝此極反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繫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晉文夢伏已盥腦以其有文德之

兩段秋雨盒道筆

卷七

二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教能自警戒故能敗楚此說極其迂闊

###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言正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黃緣宮板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糞船旗號見宋稗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

###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為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諡法也天子新崩尚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識

###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率與經史相反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弑季歷則以大聖人而誣以弑父弑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惜

出秦火之後

酒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銀盧。所以溫酒者。文君當盧。黃公酒盧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熱拆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千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為。故黃涪翁次韻蘇翰林出遊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為公。陸賈呼子為公。蔡京呼子為公。蔡猶帶呼。晁陸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數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季靈帝末年。有司酒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醅酒。

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為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醞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鏽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

### 二形一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痴遺教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叉牟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叉

### 精靈

宋盛大監勲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為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頰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象睽車志宋楊戩為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右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間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偃息在牀偷兒驚墜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筴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為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為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中有洩昨言于上者亦領

之而不責也。見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所謂星精僧者。並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婆大鼠。祿山豬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譔東林寺舍利碑云。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並用。故以為文之錯綜耶。

經語詼諧

閒談以經語詼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間取几上謝帖巽之。俗以紙巽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

閒糟塌。一張謝帖。旁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

兄。遽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七

二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濶者杭俗以座  
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閻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  
直黃州同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今人以為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  
高論令今可行也張因陳秦漢間得失文帝稱善蓋文帝懼釋之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  
卑其語而勿煩高論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為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鳥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  
自以功德高下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  
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思帝非帝之化鳥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目錄

太字通世

忽親

陰壽

首陽山

左傳對

奈太君

戒殺生

山魃焦僊

願為人婦

蔗蟲

徐中山女

野合

寓錢

步

三蘇祠對

腹葬

鬼畏桃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鬻粟

袍

尖頭韉

頻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河東山西

雙聲

黃雀銀魚

土饅頭

罷官詩

饑婦吟詩

百花冢

翰苑吏

西施封神

朝儻

郭汾陽

通文

家弟家孫

李東白

物理

舉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十二時

薜荔

朱儒

對聯

妯娌

妻作夫誌銘

帳

葵扇

柴窰

呵評

詠旗亭畫壁詩

秩

任城太白酒樓詩

硯瓦

太公

行酒之法

兩般秋雨盦隨筆

目錄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鄧會

伏波

壽堂

姬

馬精化蠶

白髮

蘇小小

邱嫂

吳日章

進士不讀史記

口語成讖

虎狼

後身

同氣之異

阿蠻

妒律

史閣部書

萬歲

鋼

修竹楊家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蓴菜

繡帳錦帳

禽獸殉難

帝王別號

成語對

粵僧詩

文人詩

動物出土

公牘

誤出經題

錫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答縣官

諱

學生次序

匹克

日月燈

拾遺記

尚主

臺閣詩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陽朔縣

典故歧出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太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太心作樂世心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太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華終生等並稱太子

忽親

今俗乘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昏娶見于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為婚嫁者諫官將又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父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為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者俗呼喜喪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為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絲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八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闕駟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寘軫之隘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陟山湯伐桀升自陟注在河曲南寰宇記云堯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陟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道有福能勤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余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展之女世以為折太君

戒殺生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闢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

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為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鈎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熱。鵝之掌。至為慘毒。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魃 焦僥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焦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焦僥。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焦僥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魃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焦僥侍立如無人。先生出游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魃扶。焦僥趨趨猶提壺。先生貧極焦僥瘦。山魃搖搖如學究。焦僥喜山魃愁。笑唬幻作雙獼猴。山魃立。焦僥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魃一嗽焦僥驚。忽如天半聞雷聲。焦僥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焦僥山魃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魃文。焦僥趣。詩謔而僥。

願為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

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五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諠也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憲嘗賦二律詠之其次首云蘊隆連日賦蟲蠶濁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蠱蔗生原可慶斯蠶凡草植之則正生此蠶出也甘蔗以斜似誰生所謂庶出也呂惠卿對宋仁宗語折節吟腰細笑彼銜花密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蠻風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為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為婚則為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犂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即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閩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燦手筆。見周櫟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避黎生發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峒谿織志。比較之天葬、火葬、鳥葬、水葬，尤為蔑倫絕理。真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殯除桃茷。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楸。注：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齋方夫人為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宮。宜其福與慧兼。為吾杭閨秀弁冕。是卷學士沒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亟莊裱以供珍玩。後吾妹右紐適方。堂明府懋嗣令郎。實夫人之

從孫婦也。遂以此卷勝之。詩云：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榜曾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也復遇賓興，主眷如斯得未曾。揮翰玉堂千氣象，感恩金闕夢觚棱。公答客詩云：他生願作銜環雀，飛上觚棱高處來。春風語吉看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徵。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天子知公文福大，頭銜仍賜一條冰。四詩清越夏瑤瑤，才算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不為科名。已傳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買，得隨杖履拜恩榮。猶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真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適逢其啟篋曝書，手詩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篤，盍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校讐甚覈，丹黃點筆，意義燦然。首顏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翥仲舉填，亟觀跋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闋，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為余友金君繪貞鈔于龔田居侍御家，余從繪貞令子以甯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苦至食粥，聞其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為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又二行云：近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闋，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

仙子歸來。為誰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可憐零落一奩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鎮相依。夢邊頻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龔氏原鈔本缺。未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悶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為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于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注知猶見也。淮南脩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晉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棄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為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適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多不自收拾。曾為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卍字欄杆亞字牆。玉梅花下小蘭房。金鐸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慣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兩般秋雨盦隨筆



語口生香。銀釭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卻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鬻栗

說文鬻。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鬻栗。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注云鬻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鬻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詠可以上媿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事物紀原。以為始于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于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即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尖頭鞞

釋名鞞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鞞。加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為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鞞。鞞續事始曰。故事皮靴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煒北轅錄。宮殿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長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鞞。又釘鞞。見明史禮志。百官入廟。遇雨皆躡釘鞞。聲徹殿陛。太祖令為軟底皮鞞。冒于鞞外。出朝則釋之。

頻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為所掩。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雋詞獨絕。逸趣橫生。洪楙存太史評其

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為人役書。那堪更為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駕部獨謂其辨香丹淵學士亦以為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條密。神情悽惋。真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艮曾刻入文章游戲中。近廣東有人于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為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元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畿甸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甚。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萼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遣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壘。其實中皆黃白鰓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更警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行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媿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媿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為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于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

為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為西施閻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劉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為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 朝儻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儻。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勲空前絕後。則伯濟之蹟不足言也。

###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雋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為藻飾。而又鉤輒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卧。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逵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八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禾結實于野。而粟缺于倉。蠶珥絲于室。而絃絕于戶。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龍目昧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虬聽以掌。螫孕以目。水母目蝦。瑣珞腹蠅。蟻以倒行。蠅以仰栖。葶薺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酸橘踰淮而為枳。樟過贛而化榕。蜈蚣至弱而殺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癩象。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臯陶

呂望舉于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臯陶釣於雷澤兮。得虞舜而後親。則亦舉于釣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真奇聞矣。然周禮地官媒氏

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盧蒲葦也蜃也夏小正十月元雉入于淮為蜃注蜃蒲盧也果贏也禁中大內也囹圄也闌干廊

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葳蕤花也鎖也鷓鴣盛物器也河豚

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

也藥名也臯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譚人為臯陶閨門也國門也擗蒲博具也海蜃也首宿

馬芻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蟀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也

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劍也面也鏡也帳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

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火也珠也璧也月也

酒盃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蠱潤蚯蚓也漢縣名也丹書刑書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

五經聖籍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豐年也玉堂嬖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

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庸峭聳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也酒

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

秋水劍也眼也繡球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

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糲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齒也書簽也參差不齊也笙

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歷法漸密。于是乎日分為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哺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為時。始見于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即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為記也。

薜荔

薜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薜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目連豈腐皆有所本也。

朱儒

人之形貌由于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為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鄭忌八尺，而自媿。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朱儒之諺。朱儒本訓短柱，廣雅作株孺，即祝也。故以況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為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為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巧，不知為何人之句。頻羅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也。自撥牀頭一壺書也。酒也。

妯娌

娣姒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相呼曰築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甯末洛中有人耕于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裡，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御大夫鄉闈，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惟余聞之也，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為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



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為略。豈傳聞異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幬。訓帷。而無以簿籍為義者。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為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為蕉耳。

柴窰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此尚在柴窰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窰盃。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文。為芸臺宮保辦貢。得柴窰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倩可愛。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窰混真。然價二十金矣。

詩評

洪禔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為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關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表八表。又改秩為表。表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官咸秩。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偽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曾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荊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為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鼈鼈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路。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援。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于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釣于隱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渭則以得太公于渭陽。因以名渭。附會涓則又渭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筍為最雅。鞋盃則俗矣。魏國夫人以鹿腸懸于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為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諂事卞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于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辦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于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浙江。山舟學士。于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初為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琴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疵累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為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令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魍魎。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林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為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獨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為姬妾之姬。則失其初耳。

馬精化蠶

千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為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蠶蟄馬齒馬即不食又蠶蛹治馬瘟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千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顛頊女生男為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說郭載有人詠鑷鬢云勸君莫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為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為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為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

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道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畫。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唐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唐門邊去西冷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為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塚之習耶。

###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餐。聞憂羹聲。張晏曰。邱者大也。長嫂之稱也。應邵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塚曰邱塚。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為長。

### 吳日章

七修類藁。吳日章。成化時。澈浦軍人。恒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詩。

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料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界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共鞞極長。取于便鐙。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時謂之沒下稍。宣和間婦人鞞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 虎狼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粹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歷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為丹朱後身韋皋為諸葛後身王曾為曾子後身蘇軾為邵陽後身王十朋為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為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後身陽為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為錢武肅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為錢俶後身真西山為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為覺閻黎後身胡滌為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為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為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為盡渺茫也

###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璧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曜天壤為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蠻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備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八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一年半。判曰：迷網沈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母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答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簿務，似存後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亡，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一夫與婢有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污入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為奴，判曰：豈寇猶含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即蛇蝎以為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叅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為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叅，正斯壺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轉。即曰：關心者亂髮，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沈吟，祇塵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懲，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閨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為深閨計遠。老璫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

難二色。比目何堪。瘤贅並頭。那許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叅帷幄。家有制度。事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巖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按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便偃卧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留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知膠木下逮。方可蝨斯行慶。爾乃烏嗥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苑枯頓異。徒杖有歸。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為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予杖。一凡婦。無子。畏人清議。陽為駁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穫。憎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帷。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一凡婦。見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憐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即欲沙揮泥酒。綺紈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嫗少婦。填谿壑於年年。甘心若教之鬼。甯惜叔孫之鬼。

惡其縱恣律以攘竊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便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足徵鬼域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綢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實為允協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甯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北狐幻術陰謀螺負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籍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惡模稜罰難適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一凡婦歸甯父母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芷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壘笮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留難律杖五十再犯者加一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如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温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封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偕歡因濁酒麤布之謠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匹實為亂羣責有攸歸誰職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

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笋之衝簷。刪其鳳羽。噴薔薇之踰架。翦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鬢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蒂。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違。詔向人言。攘為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妾。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落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魘鎮。或挂己褲於門首。或置棒槌于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殊書宜投。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為虎俵。是蓋幻而無跡。即或殺之。泥蹤者也。淫覲邪巫。痛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茶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

鸞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繙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憤於般若。淫豔妲己。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閨閫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為首禁嚴懲。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鬚眉誤中。其猜嫌伏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忌。是以不言掩鼻。鄭哀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免。武墨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搗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閒。蓋實溺陷死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兵部一凡婦每夜卧。必將牀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布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之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立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駭。一凡婦因夫夜起溲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嗔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答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姙之具。枕邊玉盒。用為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即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逐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鬢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既無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為下陳之材。况羅刹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即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譁擾。不作嗔狀。引例未減。答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

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圖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徼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牕長舌之罪難贖宥以生令猶為寬典○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徒尚陽墜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為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卧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薄儆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卧房妾侍夫寢必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卧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詆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轉一聲更怕鶯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蛺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游水際未免沾濡況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固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詎而逆鱗之怒難批矣縣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搗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顛斷香肌蓋為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

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旦入妻房。妻乃託故啟釁。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於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卧牀。不喫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鬻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釐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為鬼為蜮。業已現其一斑。矧其閉藏之跡。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悄悄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即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答五十。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姿艷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轉而神傷觸目。驚心當歌疑讒。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即實猖狂。冀效跳梁之習。衾裯鼎沸。嫵友波騰。鼓焰無端。答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憤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答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輿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妊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

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徼，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櫺，長舌之罪難貫。宥以生令，猶為寬典。○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徒尚陽墜。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為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卧，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既于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謫，量從薄做，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卧房，妾侍夫寢，必抱衾稠，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卧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誣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轉一聲，更怕鶯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蛺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游水際，未免沾濡。況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脚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固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矣。縣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搗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頭斷香肌，蓋為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



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旦入妻房。妻乃託故啟覺。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綉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卧牀。不喫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黃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釐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為鬼為蜮。業已覘其一斑。矧其閉藏之跡。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悄悄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即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答五十。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姿艷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轉而神傷。觸目驚心。當歌疑讎。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猖狂。莫效跳梁之習。衾稠鼎沸。媼友波騰。鼓燄無端。咎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憤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答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妻。併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

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辱當罏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為從之惡黨。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特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為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還責爾。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答。擬坐以冤屈平民為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視。纓冠披髮。跡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璧。浪指懷春。屈法枉贓。擬徒決杖。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禁即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勿覺。顧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為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狡亦甚矣。罰豈容輕。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肆行強橫。以壓制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閑。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濶。巧令如虎如狼。闐然吠聲吠影。駭當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為主謀。訊明發遣。一凡婦舉動恣肆。因夫稍違。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坐以越訴律。

如汗人名節。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莫握大權在手，先以蜚語螫人。蓋因蠱惑於心，奚啻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醜言播告眾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林偃仰，遂生為厲之階。豈知閨閫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篝之言，指為牆茨。意欲如將軍體備，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釁端，誑誣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甯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一凡婢年稍大，婦恐夫沾染，即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略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菜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賣，允蔽厥辜。一凡婦見婢垂髻，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獨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為揜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一凡婦知妾有姪，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萱萼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為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

覆篋豈容完卵。投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微纒。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十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片言。禪關藍室。允為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嚙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乘。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鬪之聲。脂粉場中。化作鷓鴣之態。百營惑眼。千蠱崇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唬漢女之妝。薄笞少懲。姑免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烹琴。殊虧大雅。況適情引趣。非盡溪水之紗。貽管呈愁。悞認江皋之珮。留之增為韻事。毀之自取其尤。○工部一凡婦置妾衾牀第。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獨卧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萼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美。即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就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賍論罪。杖一百。徒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圓良夜佳期。而老蚌饒涎。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賍跡。雖城旦而兩般秋雨。盦隨筆

猶輕究厥姦謀。迅決杖以發遣。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微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奉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郵。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耻。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示綏福祿。朝廷當侍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聲望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可法旋荅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兩般秋雨盦隨筆

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桷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雞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交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生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徵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帟。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剗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

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天亡逆聞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部咨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啓字蓋印即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擡頭共二十字原書存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之也高宗純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



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烈祖聖度之大。

###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捷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偽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麵中之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次。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州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奠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鑿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於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  
機已見如不可為巨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  
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為廁神所崇而死見柳子厚集赤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為  
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圍  
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  
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牆之念反含  
笑而賜金曾不若圍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鱸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于春至秋則不  
可食何二公皆用于秋云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于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  
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雨般秋雨盃隨筆

卷八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荊公嫁女于蔡下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後已聞于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糜費帷帳至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頽風也

###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貪死唐昭宗蓄一猿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篡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曷蓄一白鷗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于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獸心者

###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為帝王別號之始閱墨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峰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 成語對

劉黃下策我輩登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憲收入別裁此外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

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攬擘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甯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溼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鼯鼠之類略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稚子詩

公牘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大當從大因而構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均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為目為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為雨般秋雨盃隨筆

卷八

布為金。無獨有偶如此。

錫字

嬾真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錫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瑚璉賦上希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粵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為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七十二乃設用于文武剛遇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壽長拚再釣魚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答縣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為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入

有觸之者即怒于是舉州皆諱燈為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于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為笑刻意為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為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筆管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于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某官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哉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賊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 孿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生者為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時一生于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為兄耶

###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八

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中再無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後高熙丁酉題云撫于五長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舍有與張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 拾遺記

王于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媵媚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比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讌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墨之間何等

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為最雅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 尚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尚主為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寃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恃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為婿。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兒。且不可任性。况其下者乎。

###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恩賜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雀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御射詩云。容節中和。天子射。弛張高下。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御製行竈詩云。依山列幔隨疎密。因地為墟各淺深。穿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溉烹鷺。升烟遙結千廬白。移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饗。自來增減重韜鈴。當時為人所稱。孰謂應制體不能工也。

###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于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朱瞻生尚御郭宗臣叔義。贖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即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兩般秋雨盃。隨筆



完聚。遂合登結裝而歸之。比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即平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彈丸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雖相值而不相礙。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為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護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嘗打人。脣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選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真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歧出

閩黎飯後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紀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為據。兩般秋雨盃隨筆卷八終

重刻兩般秋雨盦隨筆書後

竊氏梁晉竹先生著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徵奇攷異抒藻擷芬久為藝苑所珍弄汪氏振綺堂舊板毀於兵燹此書風行海內故各省坊肆皆有翻本然魯魚亥豕惡劣至不可寓目讀者病馬之珽擬重付剞劂屢覓原刻不得適於黃星俞刺史案頭見之驚喜過望知其昔年在蜀以重值購獲者遂商借影鈔醜貨重雕並從汪子用表兄處假副本屬同志分校精審過之閱四月而工竣俾我竊氏著述歷劫猶新且還汪氏之舊是固博雅君子所同為愉快者已

光緒甲申閏五月甥許之璉謹識

--	--	--	--	--	--	--	--	--	--	--	--	--	--	--	--

重刻兩般秋雨盦隨筆後序

夫苕華刻玉異代摹鳥跡之紋安石碎金小史贊龍威之秘不有作者疇發新型弗生後賢固闡塵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咕嗶章句為可傳既棗災梨者以敝帚享金為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半萬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甌浣筆羅雅俗於操觚雪案護觴彙古今而灑墨此余姻丈錢唐梁晉竹先生兩般秋雨盦隨筆一書所由作也先生性貫靈犀手為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茂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榕黃竹豈獸成謠奧埒淄蒲匪徒誌異仿小虞初志而比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綴玉隨之時義大而簡不敢珍秘枕中筆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內奈經動地鼓擊薰天妖孽化茵成溷煮鶴焚琴頓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謬曾魚豕誰為刻翠再辨驪黃先生賢甥許秦北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渭陽慨茲藉之失真集同人而讐校分漢水之一勺剗刷重新溯粵夢于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泉囑為後序義不獲辭雖覩縷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鯨俞審音疾雷不覺其響撥人運斲成風弗鈍於微矧導美在先忍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媿之江郎之綵毫從此復汪淪之舊梓延梁苑之菁華秋雨聲多春風噓暖傳堪附驥樂泚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遙情於江表

光緒歲次甲申季夏姻晚仁和王莖厚山甫拜手謹序于嘉禾舟次